



紫光寺案



紫光寺案

《狄公传奇》之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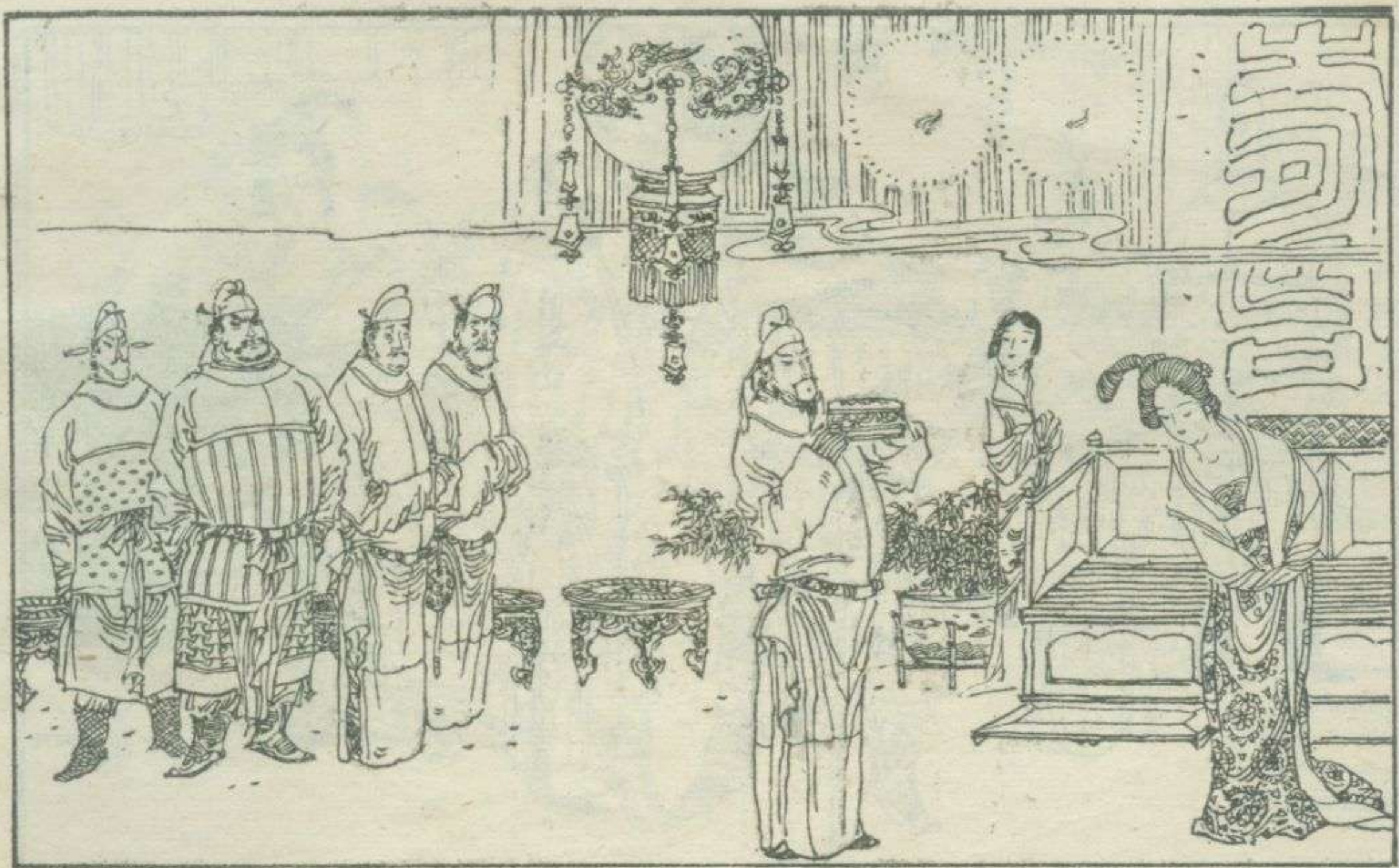
原著 [荷兰] 古利克
翻译 陈来元 胡明
改编 田彩
绘画 杨秋宝 陆嘉英

白云山扫描制作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【内容提要】《狄公传奇》连环画选自荷兰人古利克所写的《狄公断狱大观》。故事描写唐朝宰相狄仁杰，早年任地方官时，遇到各种疑难案件。凭他的大智大勇、精明干练，深入破案第一线，以及深厚广博的刑事侦讯经验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，最后都水落石出，案情大白。因此，狄公被人称为公正不阿、执法如山的官吏，誉为中国古代的“福尔摩斯”。

第四册《紫光寺案》，叙述狄公在无意中购得一只紫檀木盒，发现一个叫白玉的女子，于一年前垂危时，借此盒传出求救信息。经追查，紫光寺中有两具身首各异的尸体，寺内各处都有翻掘之痕迹。原来这一切都与一年前五十锭御金被盗有关。狄公据此深入调查，严密推断，破获一起盗窃杀人大案……



(1) 狄公仁杰任兰坊县令半年后，正值狄夫人寿诞，衙署里上上下下采办布置，忙于祝寿。狄公兴孜孜从外面回来，手中捧着一个紫檀木盒——这是他跑遍了城里几家古董铺才买到的，将送与夫人作为祝寿的礼品。



(2) 马荣将木盒细细端详，盒盖上镶着块白玉，刻成一个古篆的“寿”字，可惜有两处刀痕，十分败相，一边划成“入”字，一边划了“下”字。马荣欲去找个细工木匠将它磨光了。



(3) 谁知打开盒盖，后面还粘着一片纸，上面有两行小字：吾饥渴不堪，命在旦夕，望速垂救。白玉辛巳九月十二日。据马荣推测，必是一名叫白玉的姑娘于垂危中呼求救助，推算时间，已快一年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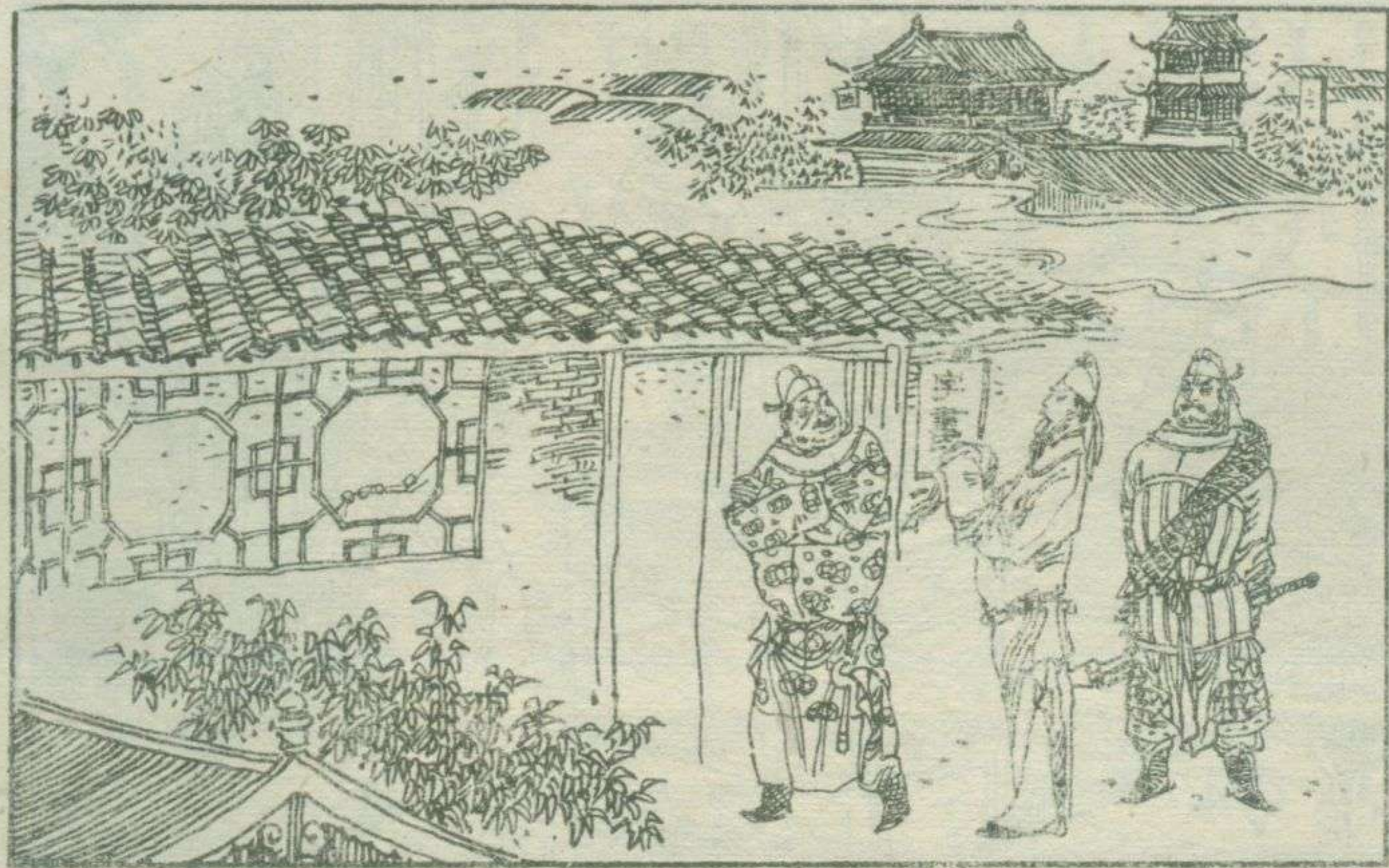
(4) 狄公觉得，这木盒甚为蹊跷，也不是吉祥的寿礼，便立即赶到古董铺另选一件精品，打问木盒的来历。老掌柜告诉他，三个月前从李珂先生手中购得。狄公问李珂是何人，老掌柜答道，是一位画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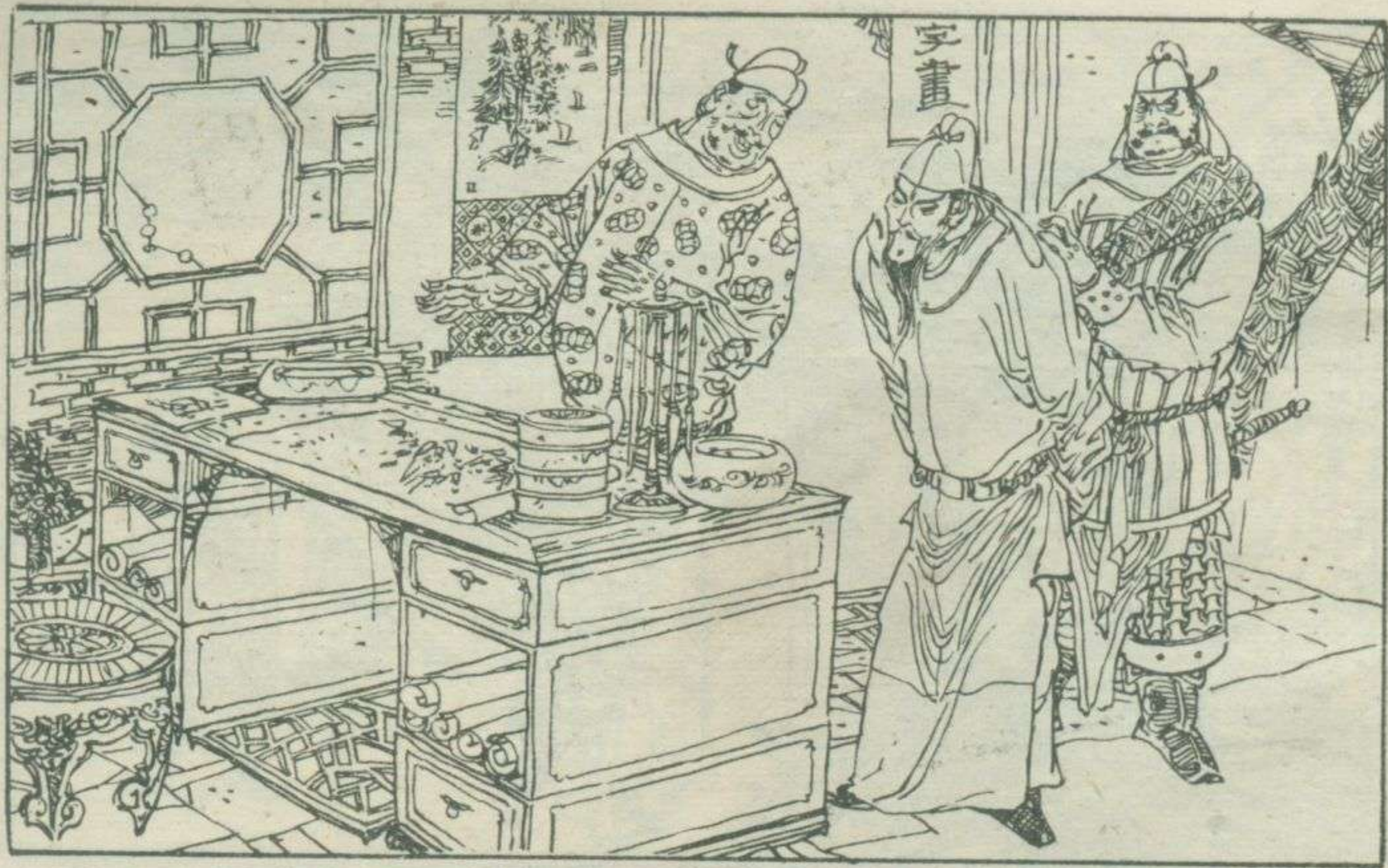
(5) “这李珂现居何处?”狄公问。老掌柜道,李珂住在鼓楼下横街内,穷愁潦倒。李珂胞兄李玫却是个家私万贯的阔爷,东城开着金银首饰号,经营金器、银器、珍珠宝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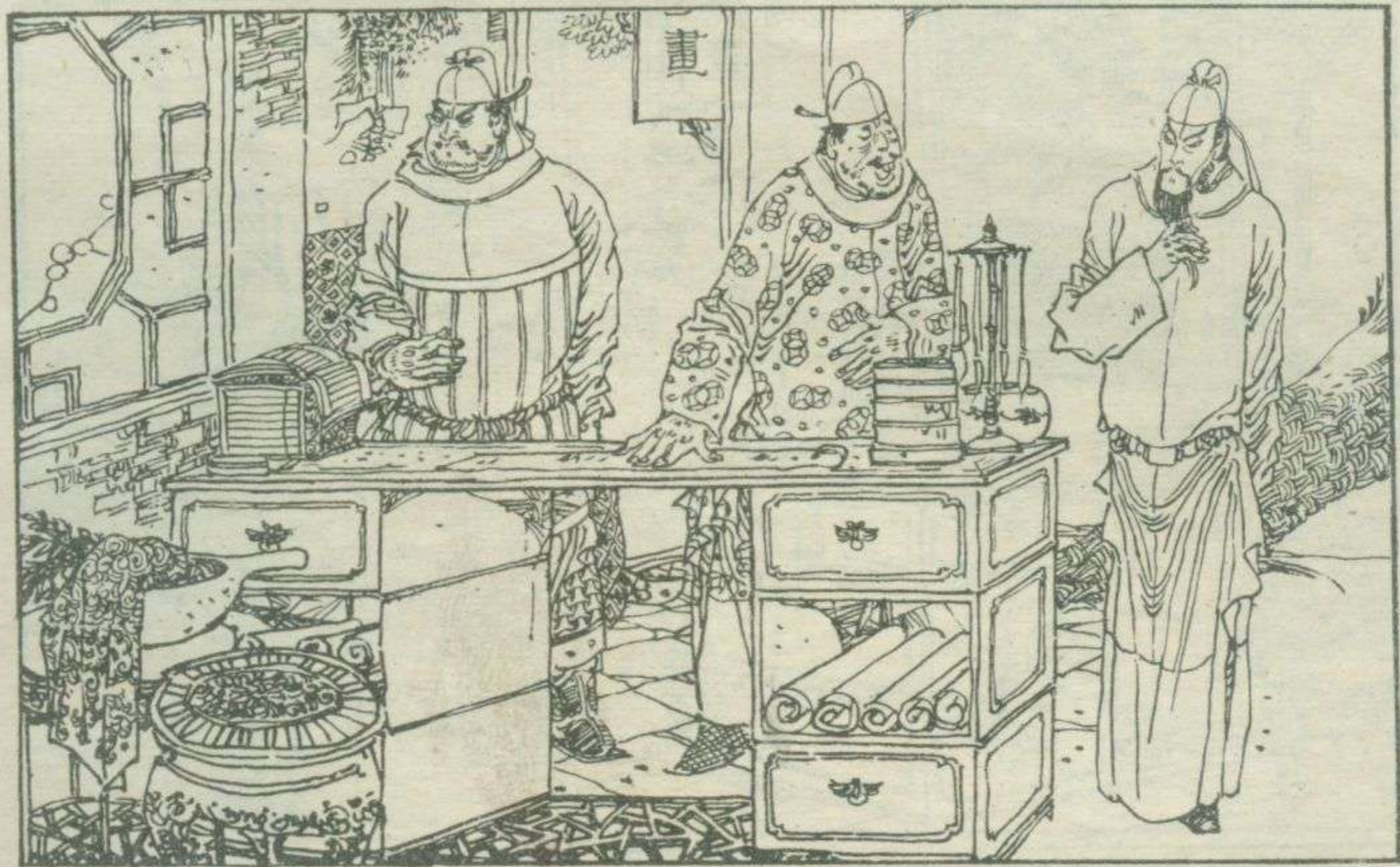
(6) 狄公不解道：“李玟兄弟俩为何贫富如此悬殊？”老掌柜叹道：“李珂行止怪癖，又好赌博，向来不敬重兄长，日子长了，兄弟间自然视同陌路。”狄公点点头，辞谢掌柜出了古董铺。



(7) 古董铺离鼓楼甚近，狄公很快找到了李珂居住的小屋。李珂身材高大，衣衫不整，不似一般画师。他眼睛闪烁不定，敌意地问：“你们是谁？如何贸然闯来寒舍？”



(8) 马荣便道：“县令狄老爷亲驾过访，还不知礼？”李珂一惊，慌忙道：“小人荣幸之至，荣幸之至。”狄公笑笑，顾自欣赏起桌上的画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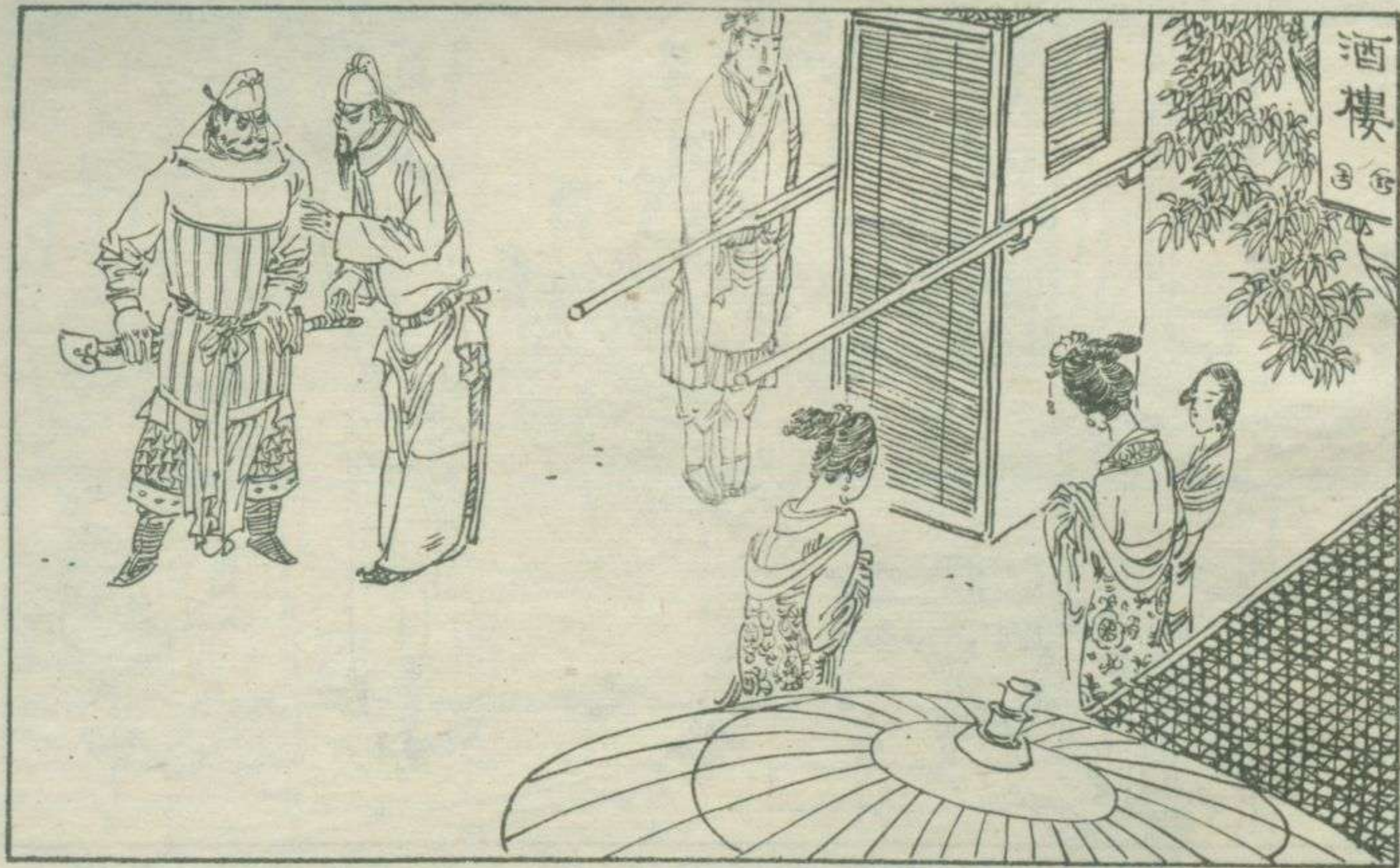
(9) 只见笔筒上的笔尖都已干裂，石砚上积了厚厚一层尘土，一大幅绢帛上却搁着咸菜和碗瓢。李珂见狄公看着这些，很是尴尬，忙掩饰道：“小人雇的帮佣这两日不在，屋里杂乱不堪，望老爷见谅……”



(10) 狄公道：“本县最是喜爱山水字画，特向足下订购一幅中堂大山水，可好？”李珂慌忙称谢。这时，狄公从袖中取出那木盒，问李珂可曾见过？



(11) 李珂注视片刻，道：“老爷，小人从未见过。”狄公微微一笑，将木盒纳入衣袖，又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足下刚才说雇了一名佣工，此人……”李珂忙道：“那帮佣杨茂德也只是做些杂事，其他概不过问。”狄公记在心里，便起身告辞了。



(12) 从李珂家出来，马荣忍不住地说，李珂竟敢当面扯谎，看来此事十分蹊跷。狄公点点头，命马荣在街坊间打听李珂的行止，顺便也问问那帮佣杨茂德的去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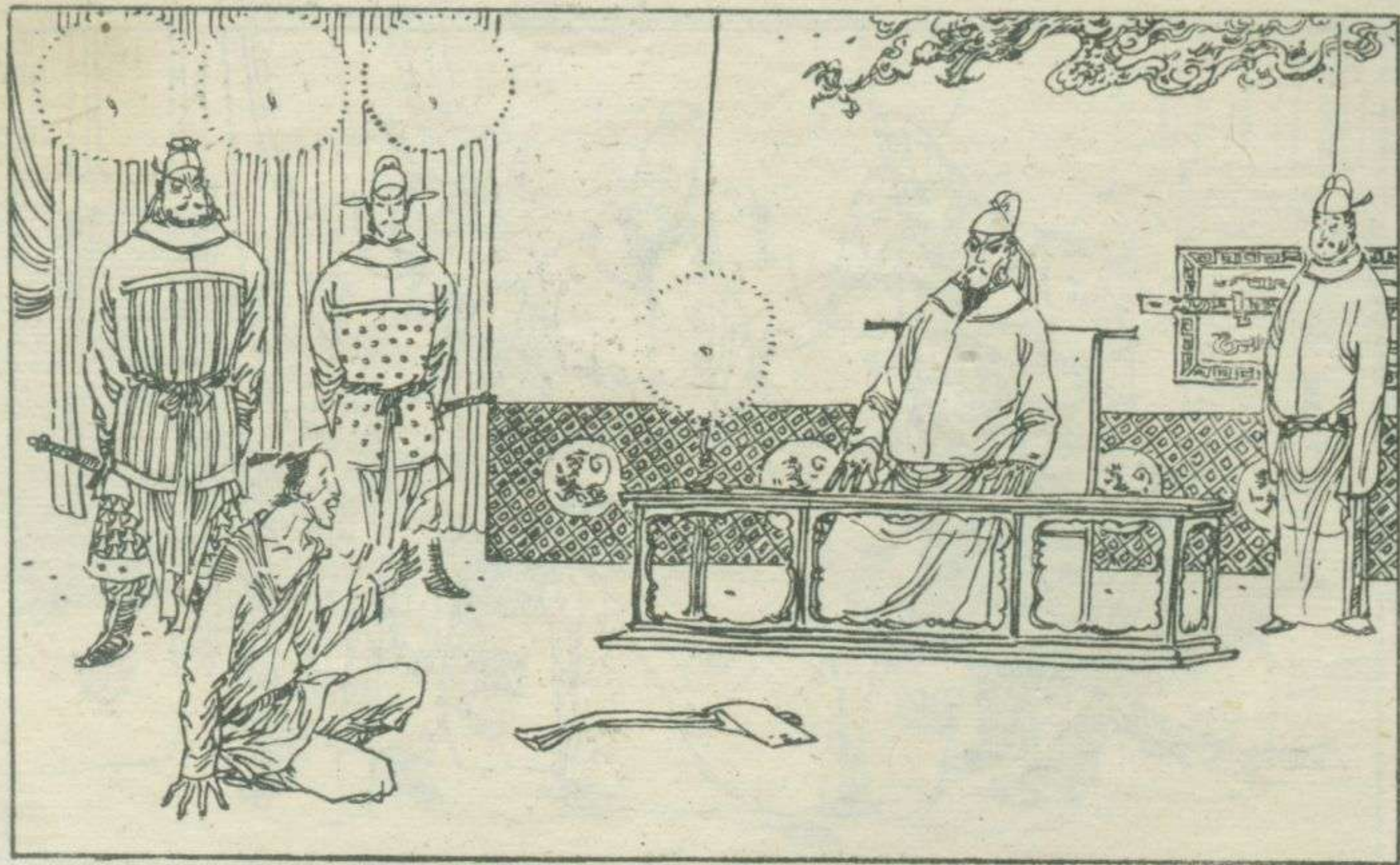
(13) 狄公赶回县衙，洪亮已根据狄公布置，查了县署档案。据记载，去年有两人失踪，一是马贩子的女儿，一是金匠米大郎。只是没见到有白玉失踪的记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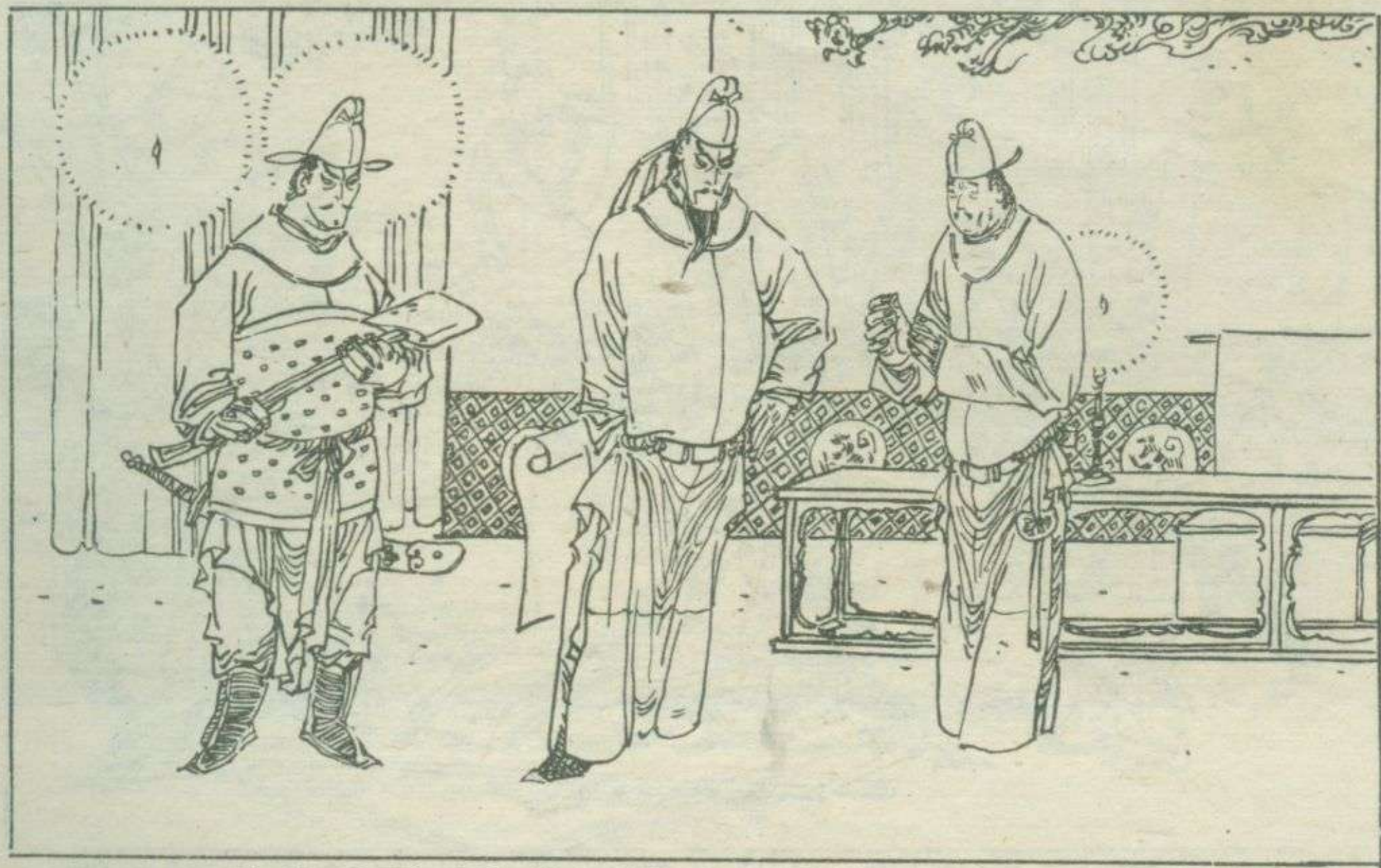
(14) 正谈着，乔泰赶来禀报：“昨夜，案犯阿牛与泼皮沈三一起赌钱，沈三输了钱致与阿牛争吵，扬言去紫光寺决雌雄。今日一早，果见沈三被害，案犯阿牛当场擒获。”



(15) 狄公验看过杀人凶器，这是一曲柄神斧，斧刃上还沾着几星干血。这神斧原是斩妖镇鬼的利器，一向无人启动，阿牛竟胆大包天，用以剁下沈三的头颅，实也罕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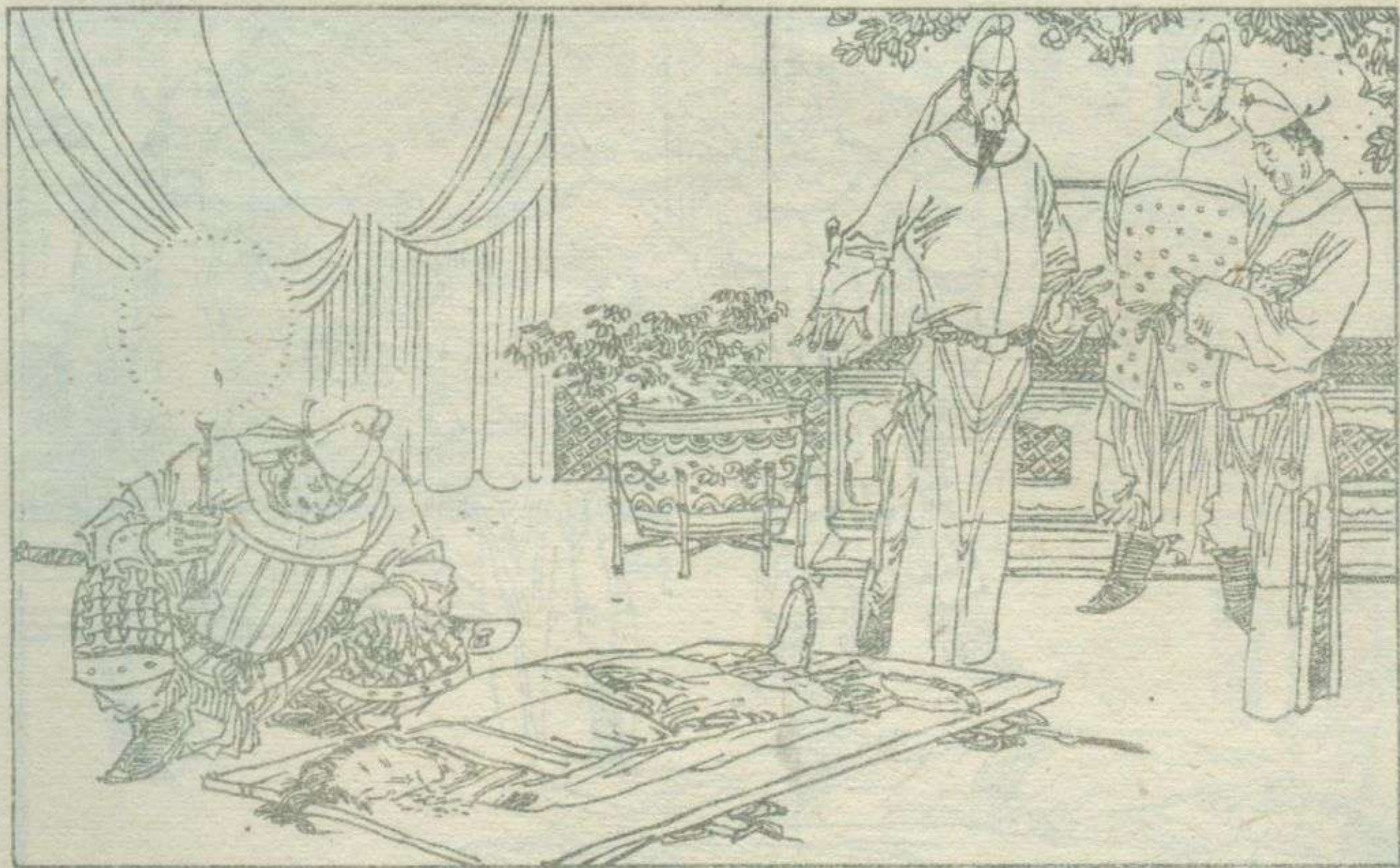
(16) 狄公开始审问阿牛。阿牛说他无辜受了冤枉，昨夜沈三输了钱给他赖帐而去。他喝了几盅闷酒，去紫光寺找沈三，等了许久不见人影，倒在供桌边便睡熟了。醒来时被人拘捕来了衙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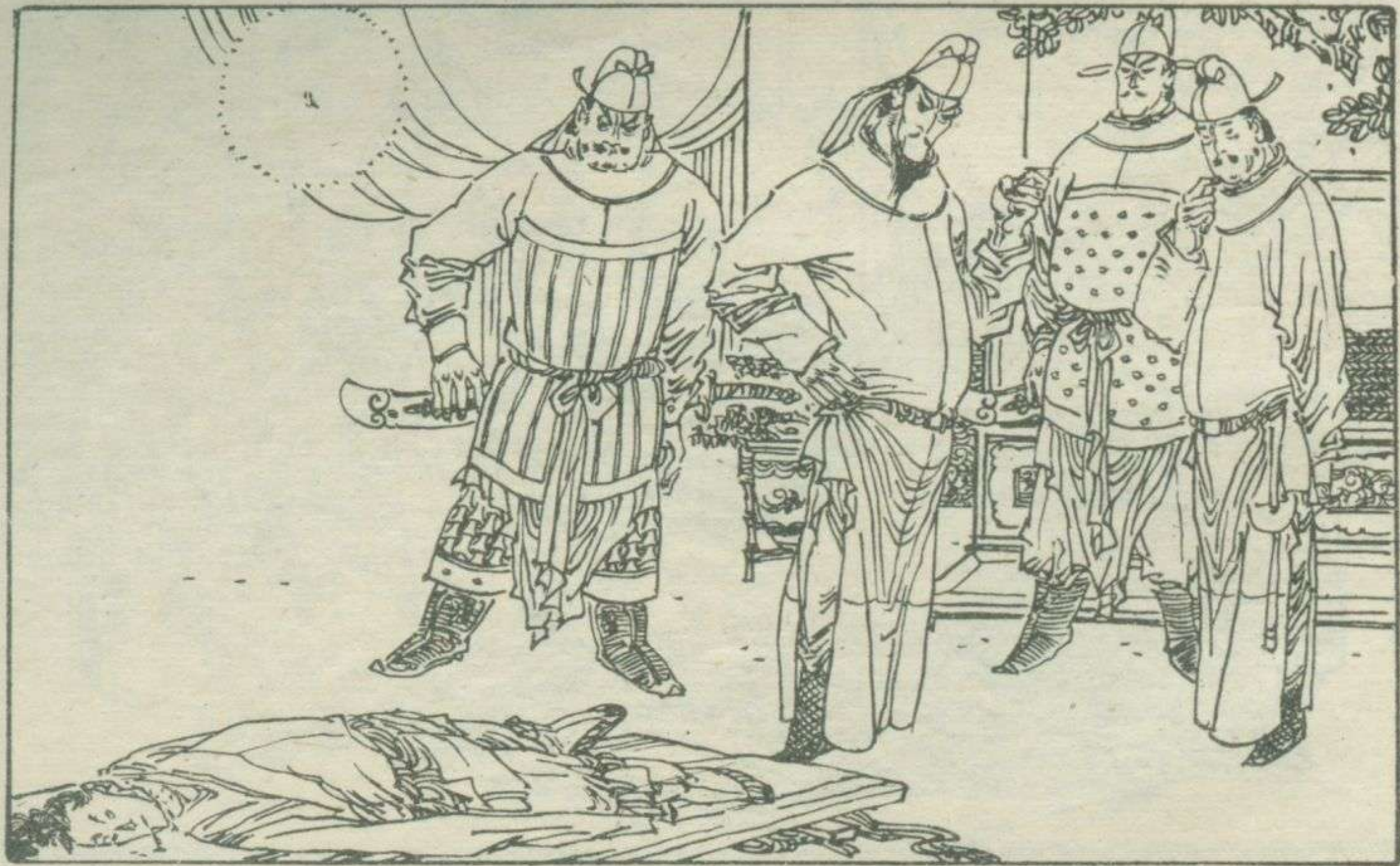
(17) 狄公看了看件作写的验尸报告：沈三身上无斗殴致死之痕迹。狄公暗忖，沈三如何会束手待毙？斗殴失手也不过一斧致命而已，又为何要剃下死者的头颅？看来案情颇为复杂，狄公决定亲自验看过尸首再行判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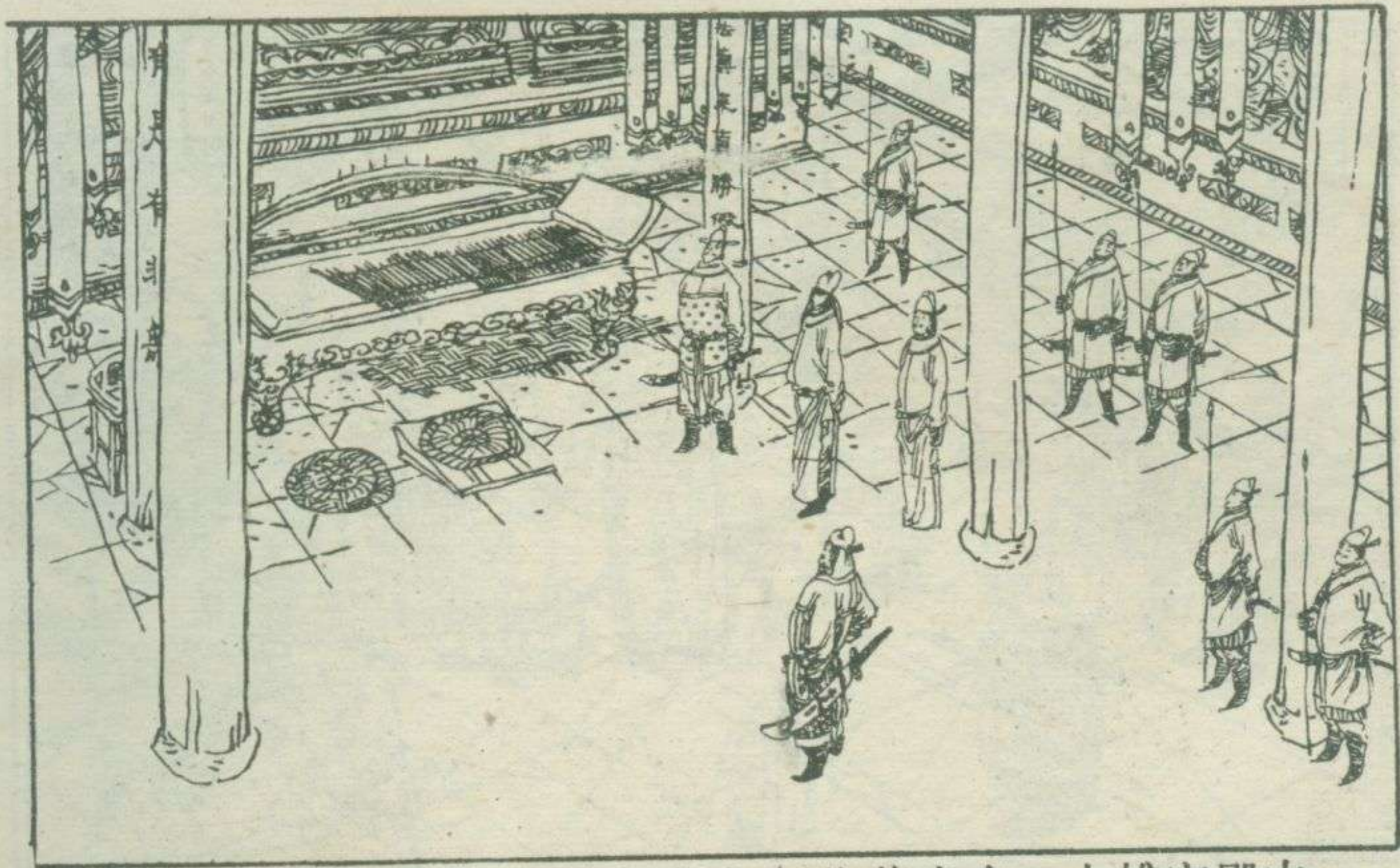
(18) 来到后衙偏厅，狄公让阿牛看过沈三尸首。阿牛细细看后，不禁失声叫道：“这尸首不是沈三的！”狄公端详了一番，果真如此。便命将阿牛暂时收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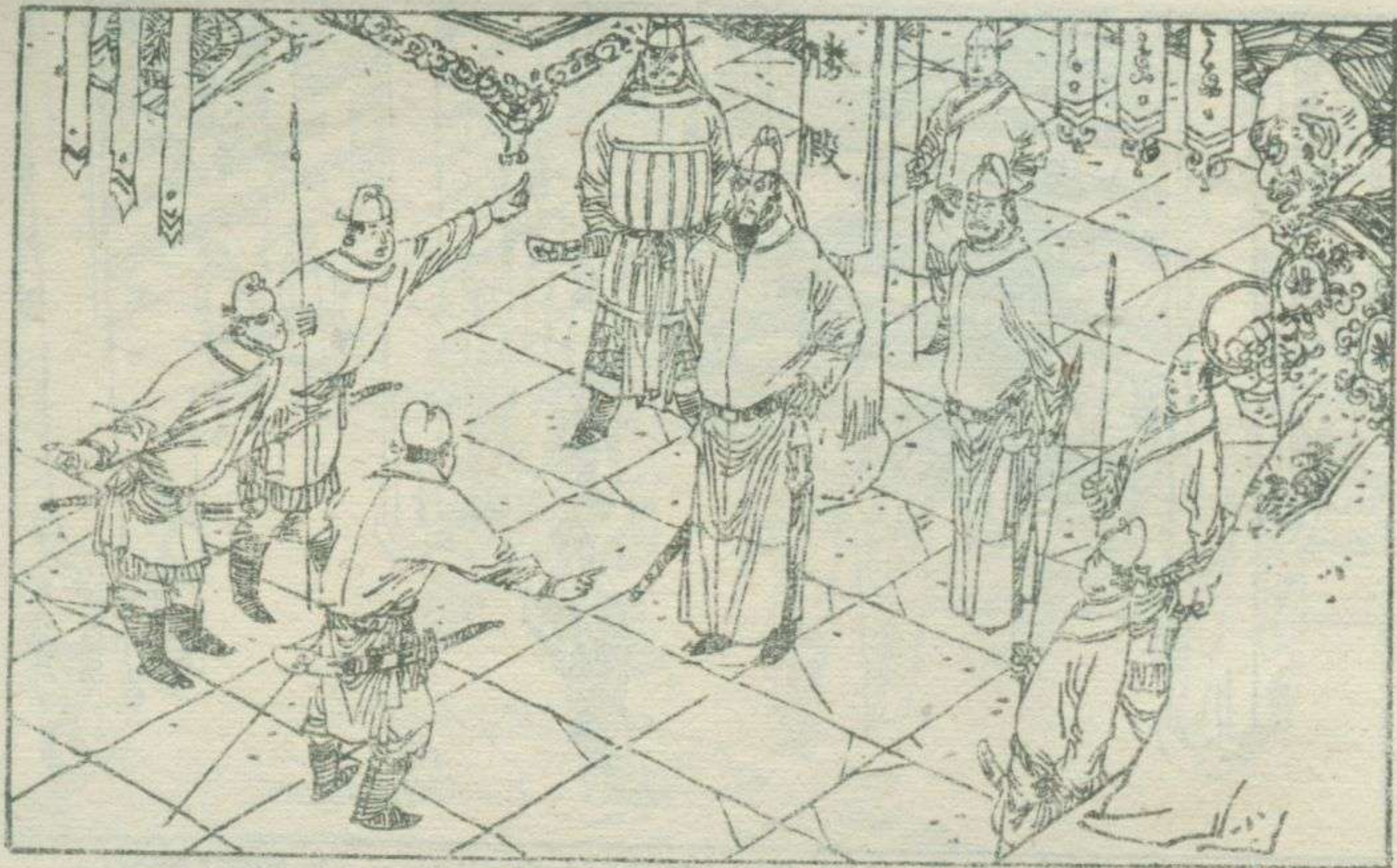
(19) 狄公对洪亮、乔泰道：“被杀的不止一个沈三，而有两个人。这里是沈三的头，另一个人的身子，凶手有意将两个死人的身首调换了，藏匿起沈三的身子和另一颗人头！”两人听后大吃一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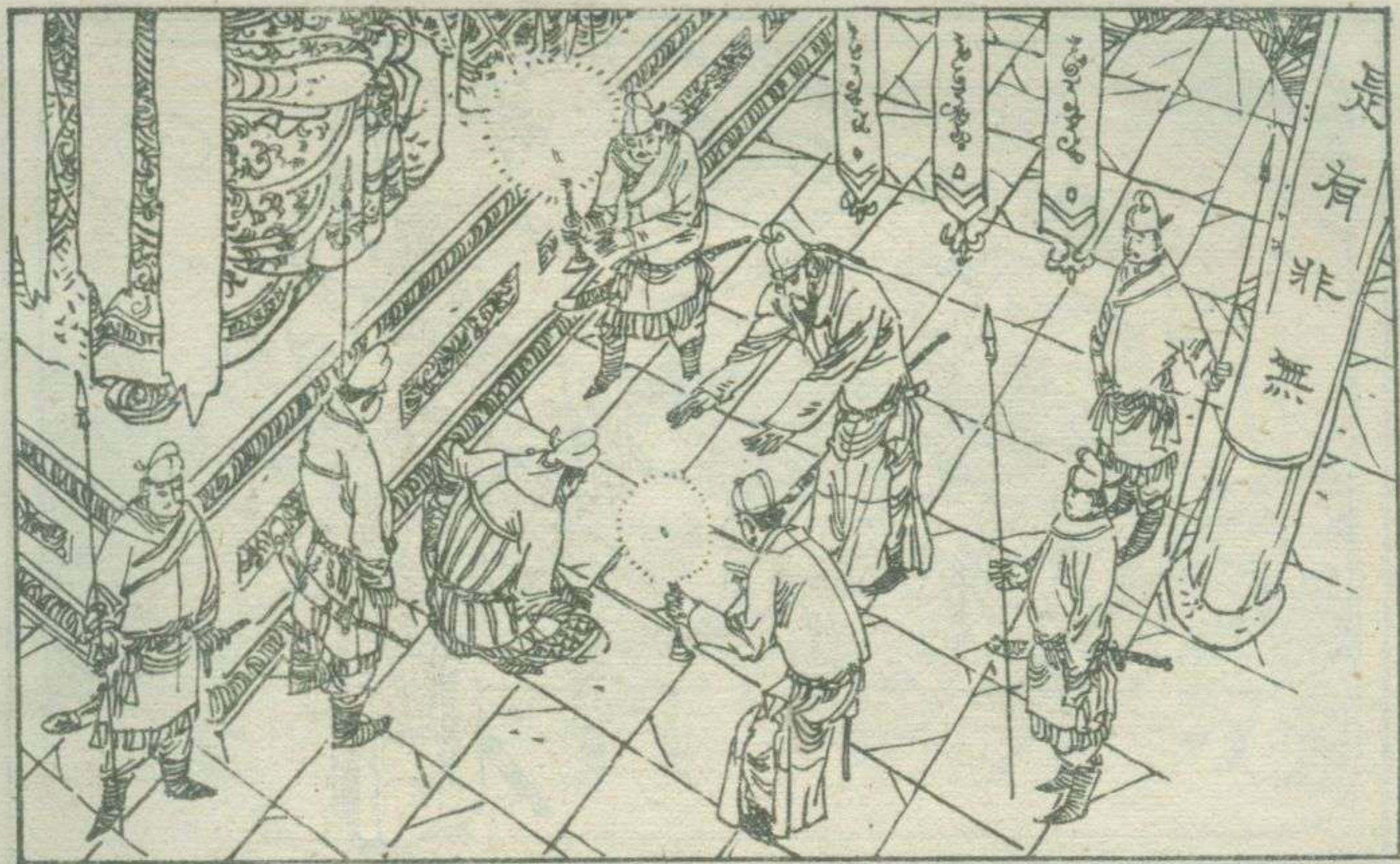
(20) 两人猜不透凶手为何要这般做。狄公分析道，凶手移花接木，将杀死沈三栽到阿牛身上，以掩盖他杀死另一人的罪迹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沈三的尸首和另一颗人头。



(21) 吃过午饭，狄公便匆匆赶往紫光寺。大雄宝殿内，除十二根巨柱外别无他物，佛座前供桌上铺着条破草席，那是沈三的床铺，也是他死的地方。案桌周围足迹紊乱，不象是沈三一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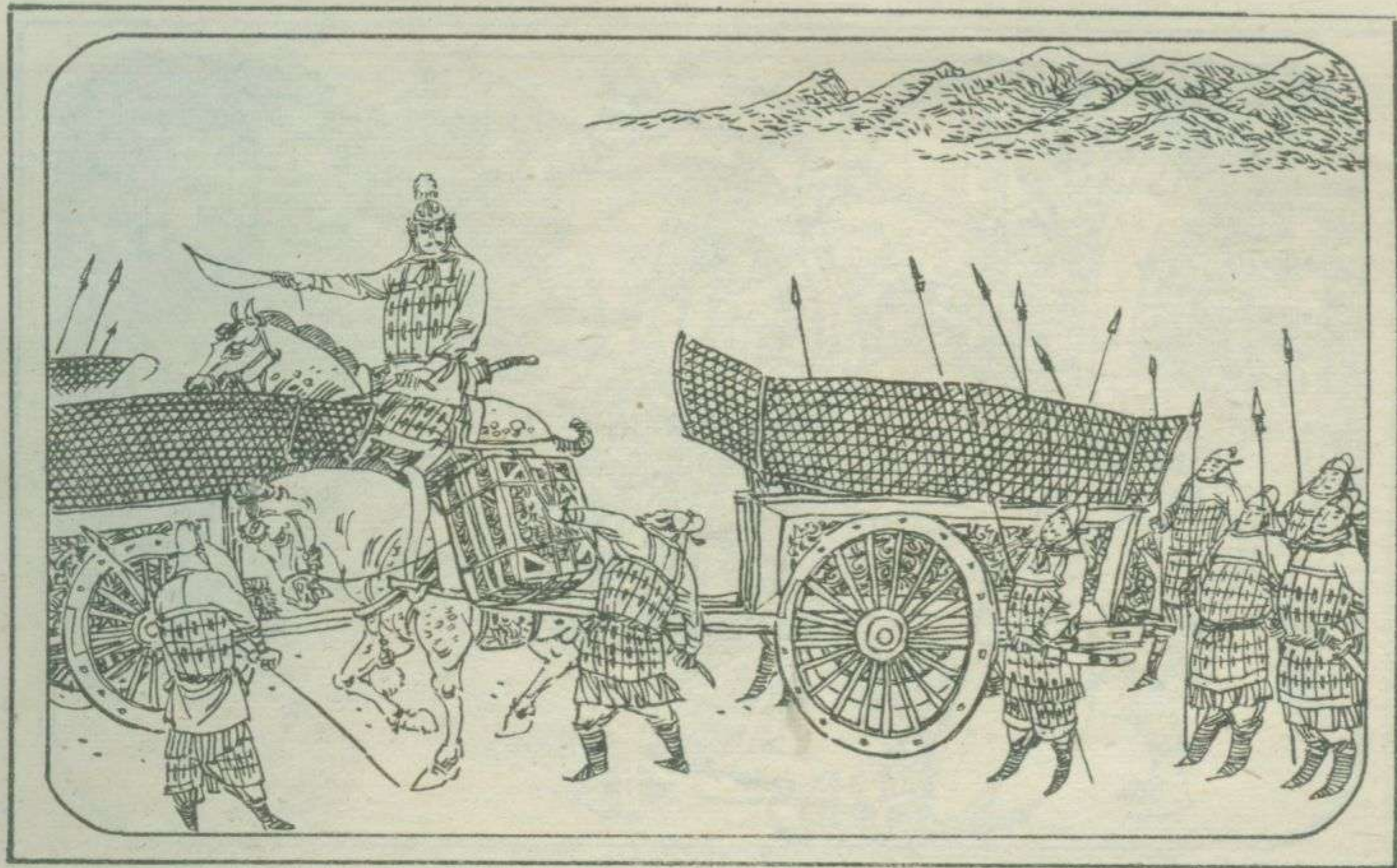
(22) 然后，狄公命乔泰率衙役搜索整个寺庙。半晌，衙役先后来报，各禅房的墙面石板都有翻掘之痕迹，西偏殿的莲花地砖几乎全部翻掘起，新近似有人在此认真搜寻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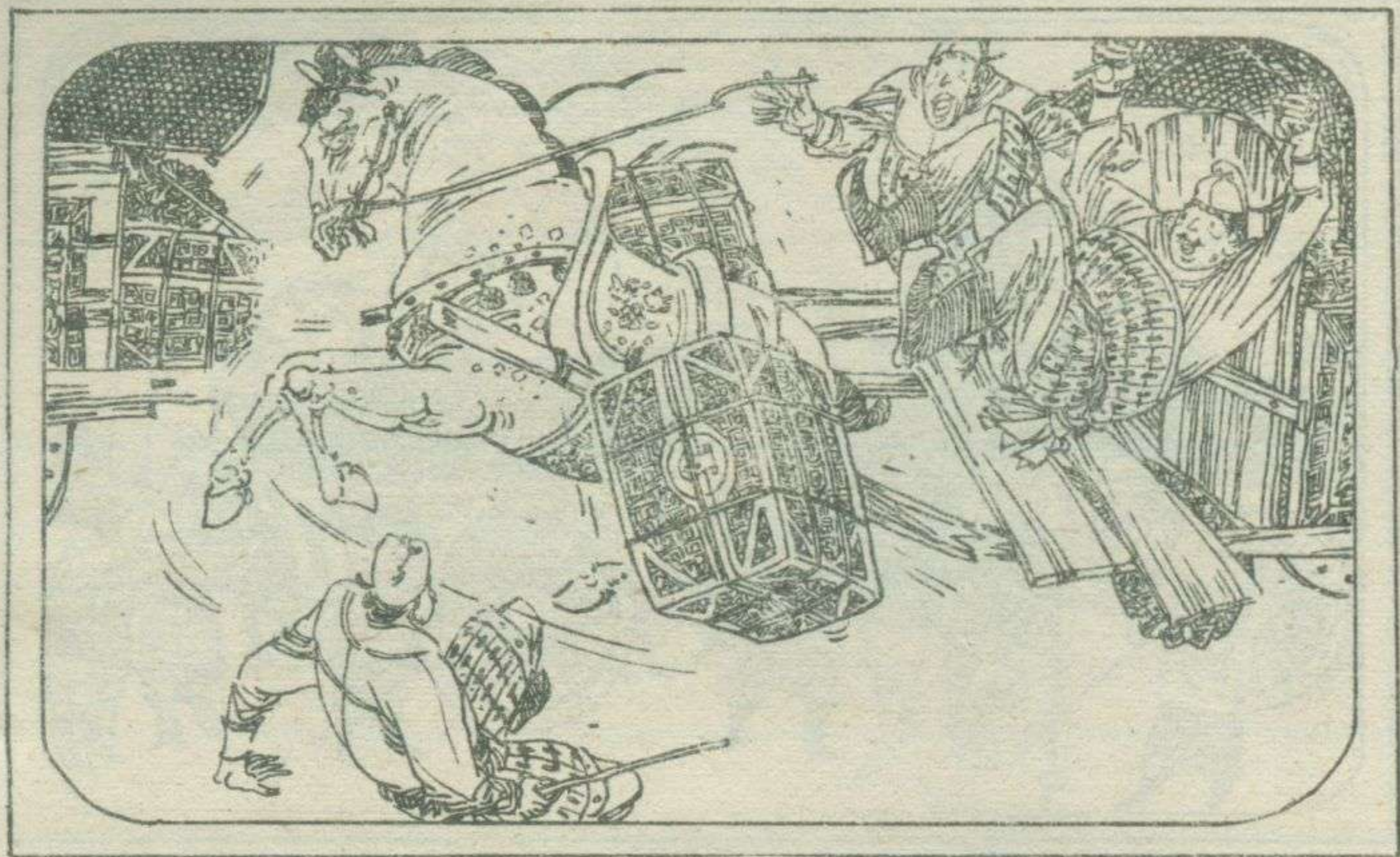
(23) 狄公随衙役去各处查看，地砖掘起仅五六寸，破墙凿壁不深，由此可以推断，有人来此搜寻恐不是为了尸首和人头，而是在找寻金银宝物之类的东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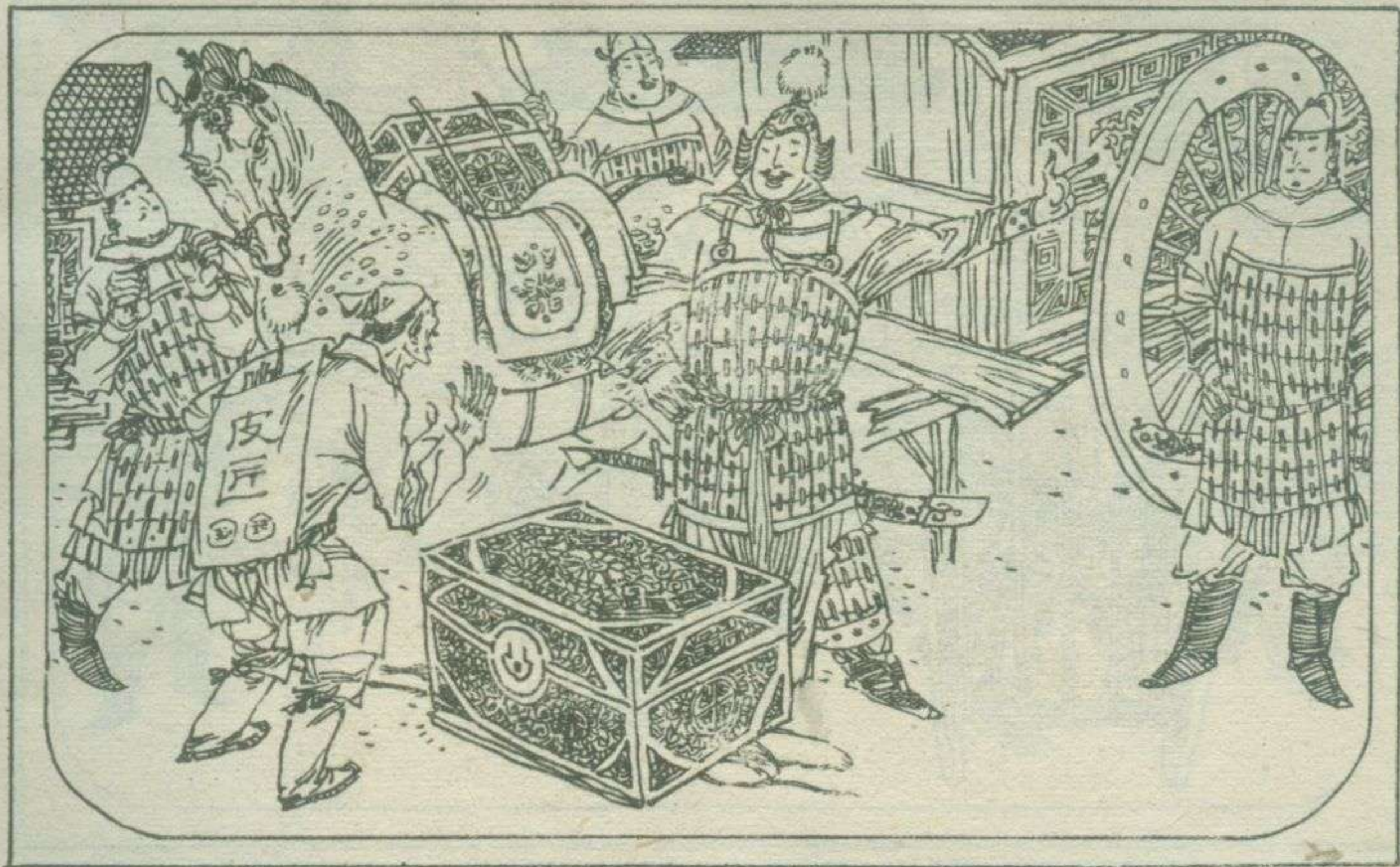
(24) 狄公由此还推断，寻找宝物的不止一人，至少有两个，恐是沈三与另一受害者在寻宝物上与凶手发生瓜葛，终致被杀。案情变得越来越复杂，狄公陷入了沉思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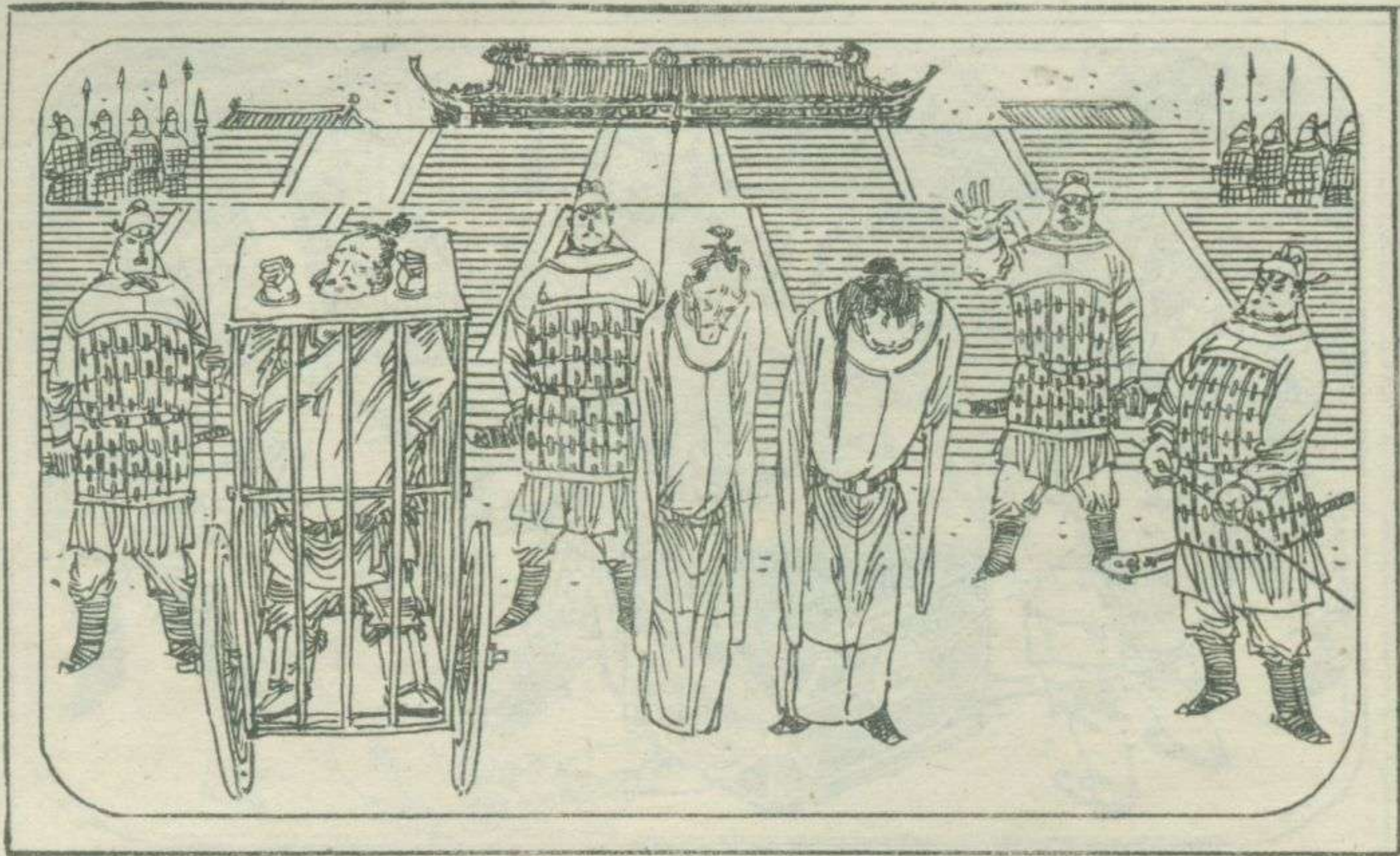
(25) 去年，兰坊曾发生过一桩大案。京师司库邹敬文携带五十锭御金，奉命去沙陀国采办御马。邹敬文用三个一般轻重、同样大小的皮箱作掩护，御金锭藏在哪一个皮箱只有他一人知道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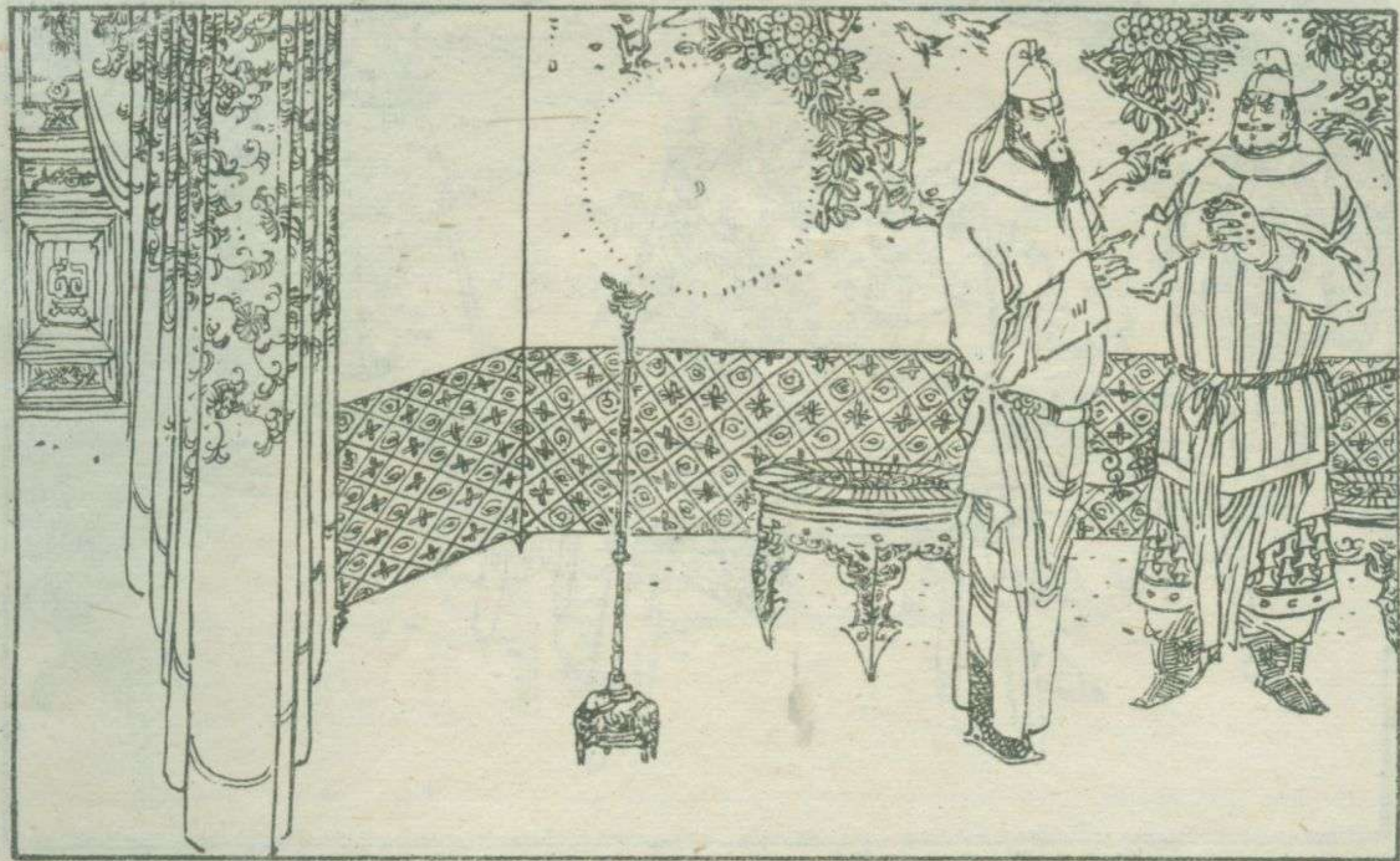
(26) 途中山路颠簸，偏巧那个藏金的皮箱摔下了马背，边角裂了一条口子。到了且末镇，邹敬文命官驿差役去找一名皮革匠，连夜修好皮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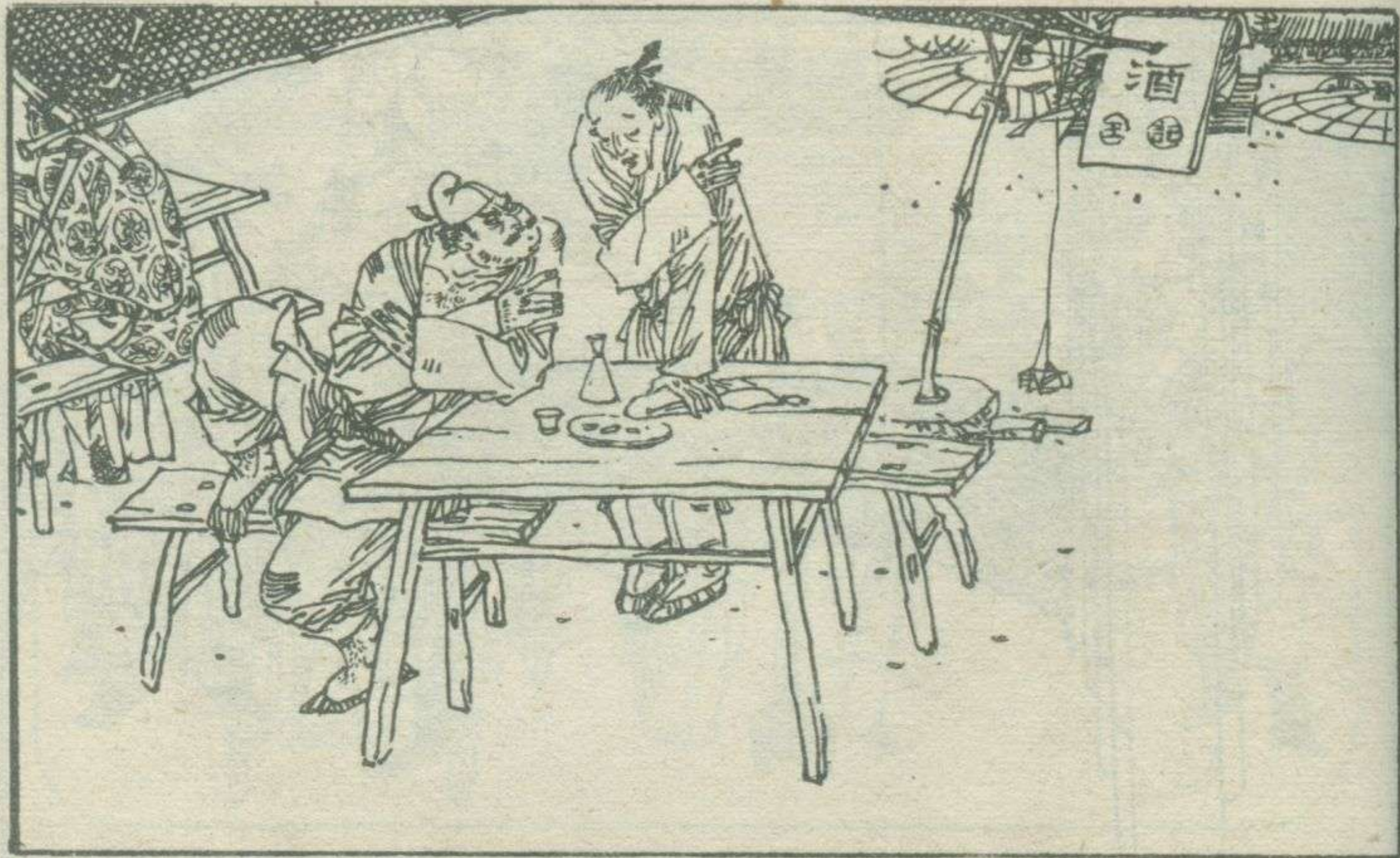
(27) 差役找来了皮革匠刘善龙。他在检查皮箱裂口时，隐约发现箱内装的是黄金，推说须从内角缝合。邹敬文心中犯忌，只答应在外面将裂口缝合。两个意见不合，皮箱没修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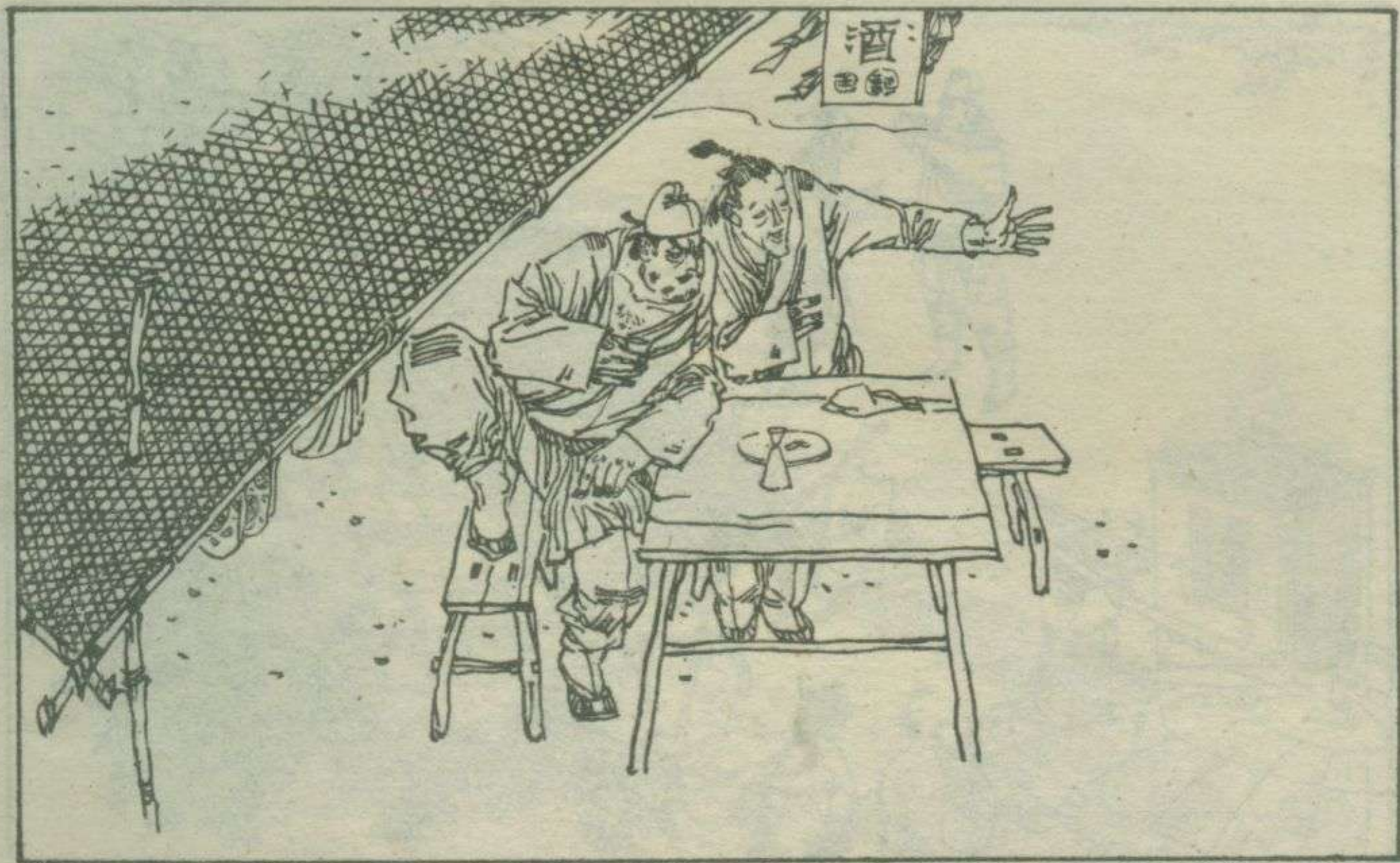
(28) 不料，邹敬文到了兰坊城住宿时，一夜之间，五十锭御金变作了一堆铅条。金锭被盗后，京师派来官员严密追缉了三个多月，一无所获。邹敬文渎职拿办，关入大牢，户部两名大员被革职，举朝震动，天下闻知……



(29) 想了许久，狄公难以理出个头绪，遂命马荣在城内找一找乞丐头目，了解沈三、阿牛的底细。又命他今夜再去紫光寺侦察，注意白天没搜索到的地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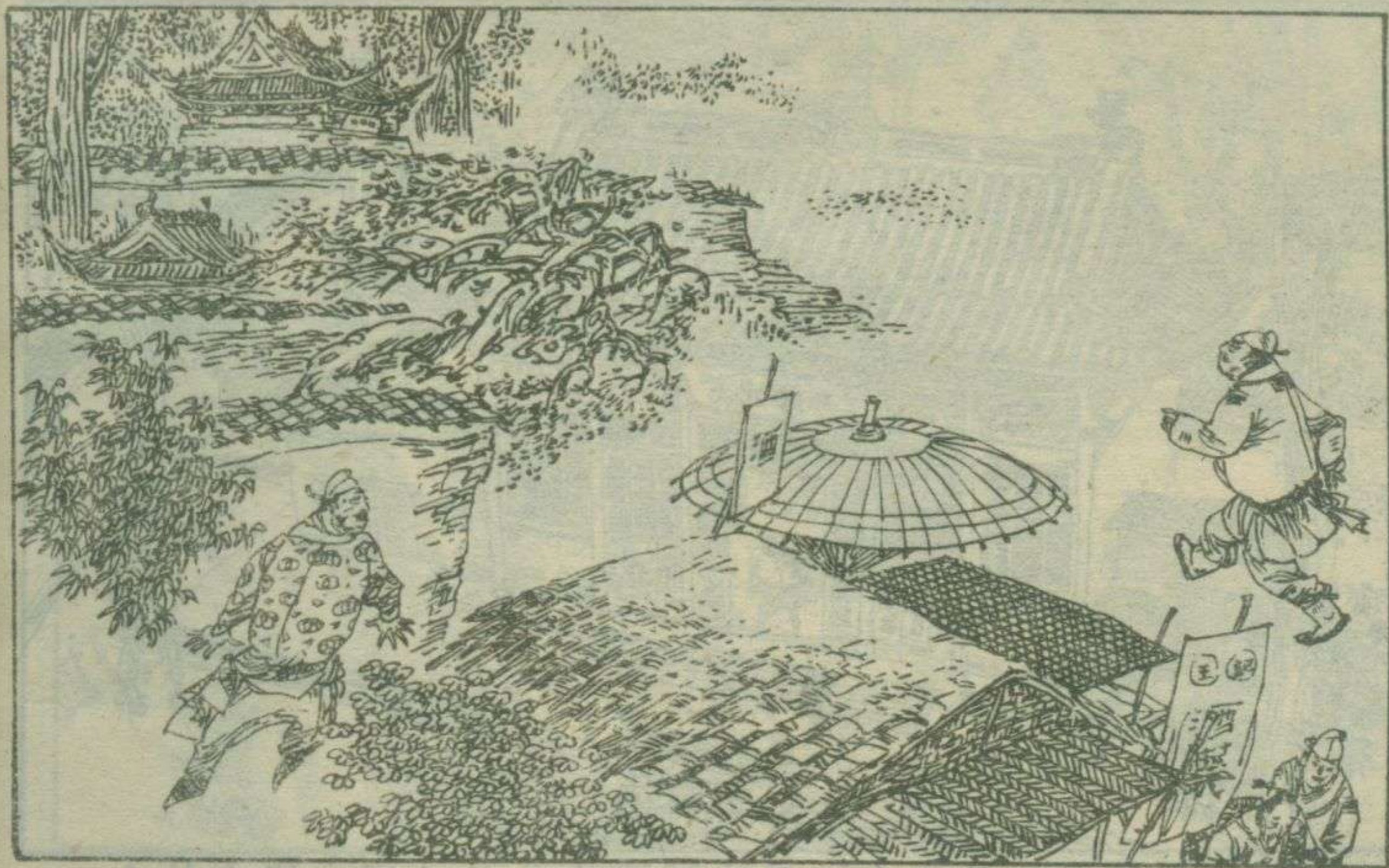
(30) 马荣先去将军庙附近一家小酒店，从掌柜那里探问沈三的行踪。掌柜道，沈三总是在这里吃酒，一盏半盏的，不多吃，也不赊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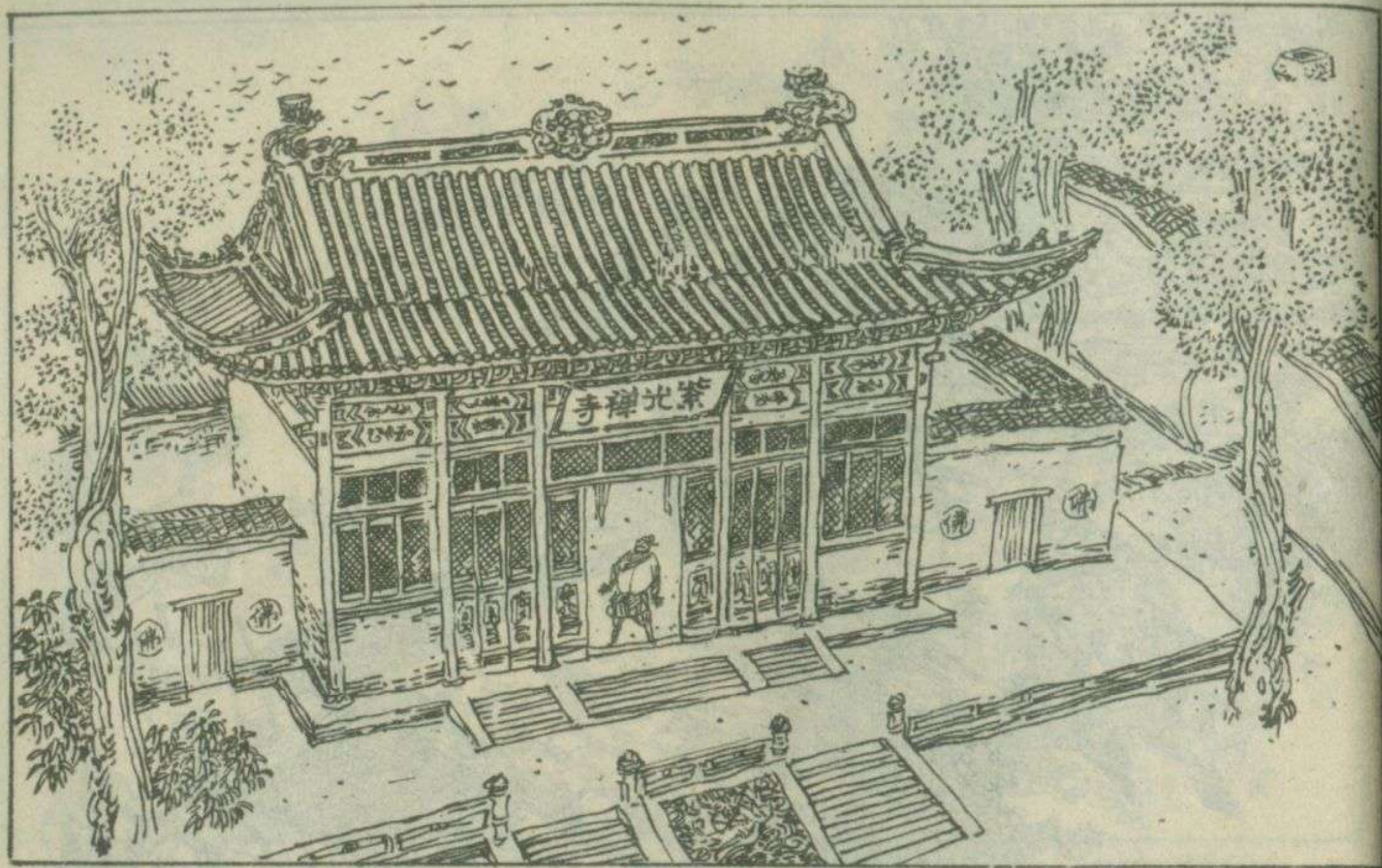
(31) 前几日，沈三竟连吃三盅，得意非凡，口称就要发财了！马荣问道：“这泼皮闲常住在哪里？”掌柜回道：“没个准儿，东门外紫光寺最常去……”



(32) 马荣转又问，城里乞丐团头是哪一个，住在哪里？掌柜皱眉道：“听众乞丐管他称‘和尚’，住在哪里不甚清楚，客官可自个儿打听去。”马荣听得明白，道声谢，扬长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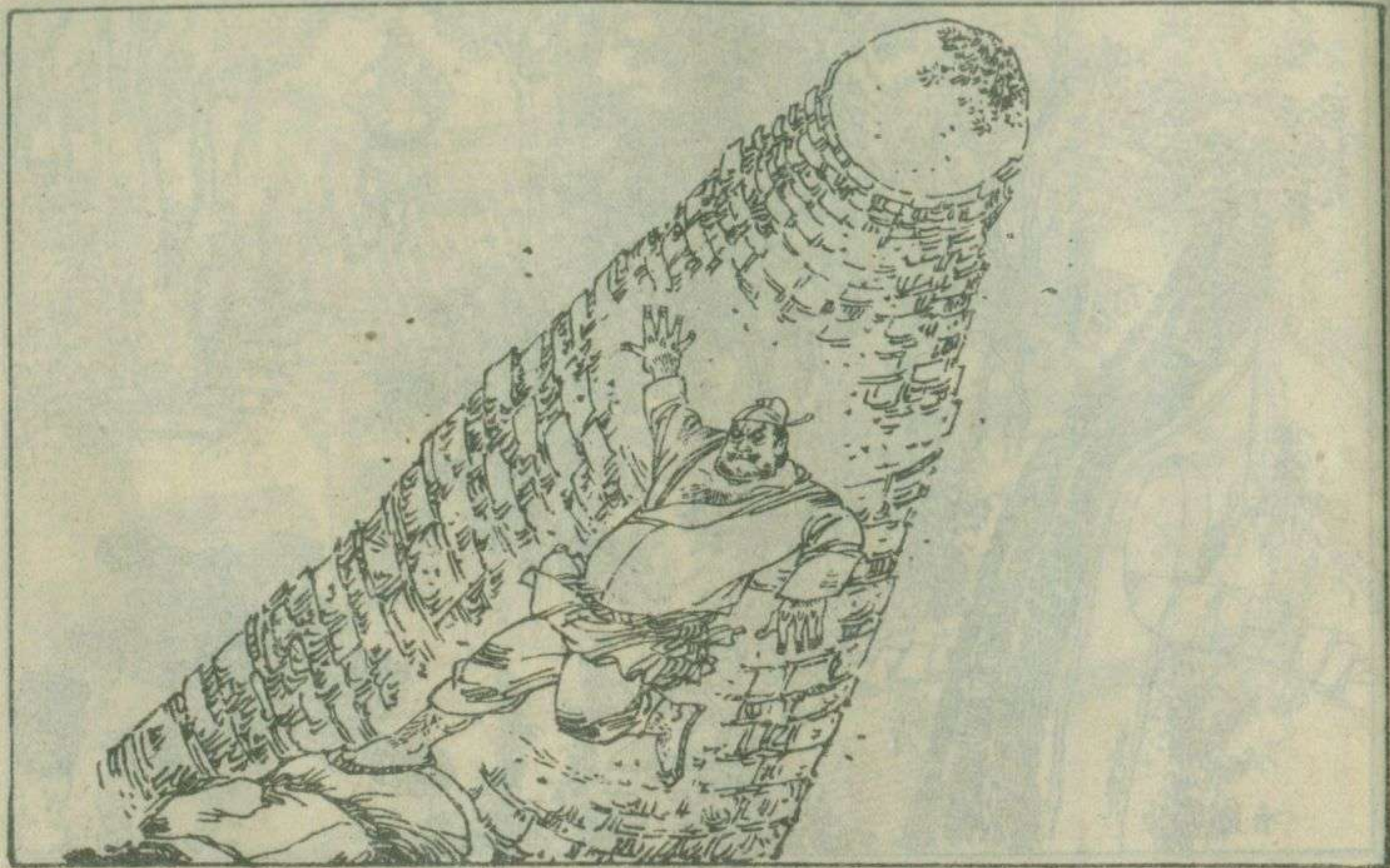
(33) 马荣刚转出街角，走上了去紫光寺大道，迎面遇见李珂，李珂见了马荣，便趑入附近一条小巷。



(34) 马荣赶到紫光寺，见大雄殿内一片漆黑，没有什么异样。绕过大殿折向西墙，见有一处豁口，跨过豁口，墙外是一片密树丛。



(35) 马荣一面掰拔绕足缠膝的蔓叶枝藤，一面蹶足走向树丛深处。突然，在一棵树下，他发现一口古井，走近细看，井台上下都有血迹。马荣不由一喜，暗忖：这枯井恐是藏尸之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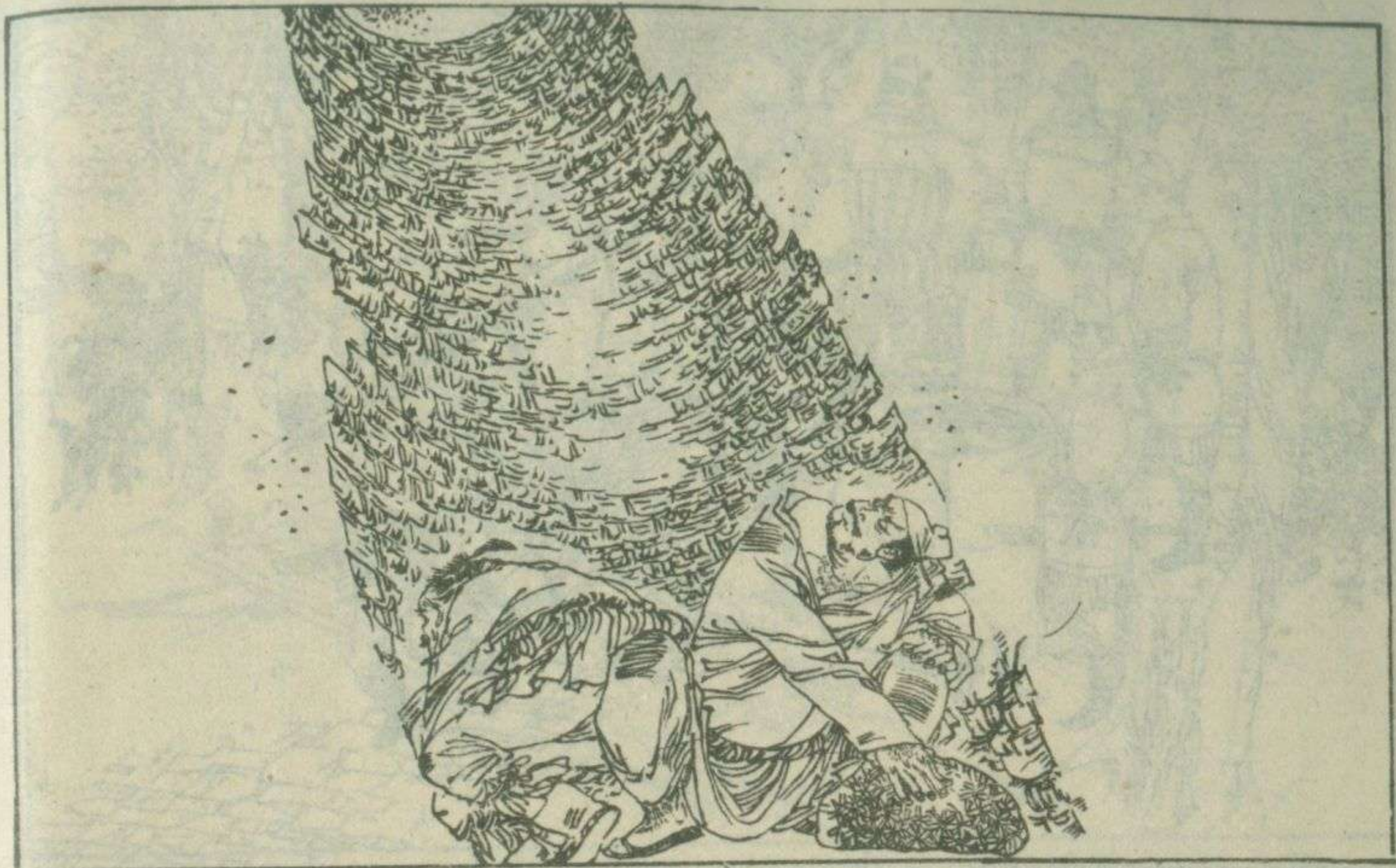
(36) 他慢慢摸入井底，忽觉右脚正落在软绵绵的东西上，伸手一摸，竟是一具无头的尸首，形骨壮健，右肩胛后有一道紫黑的深刀痕。马荣料定，这尸首应是沈三，那颗人头恐也在这井中。



(37) 忽地他发现井壁下端有一凹陷，大石边压着一个蓝布包。他正待解开，“砰”的一声，一块砖石打在井圈内，弹到他的左肩上，跌落井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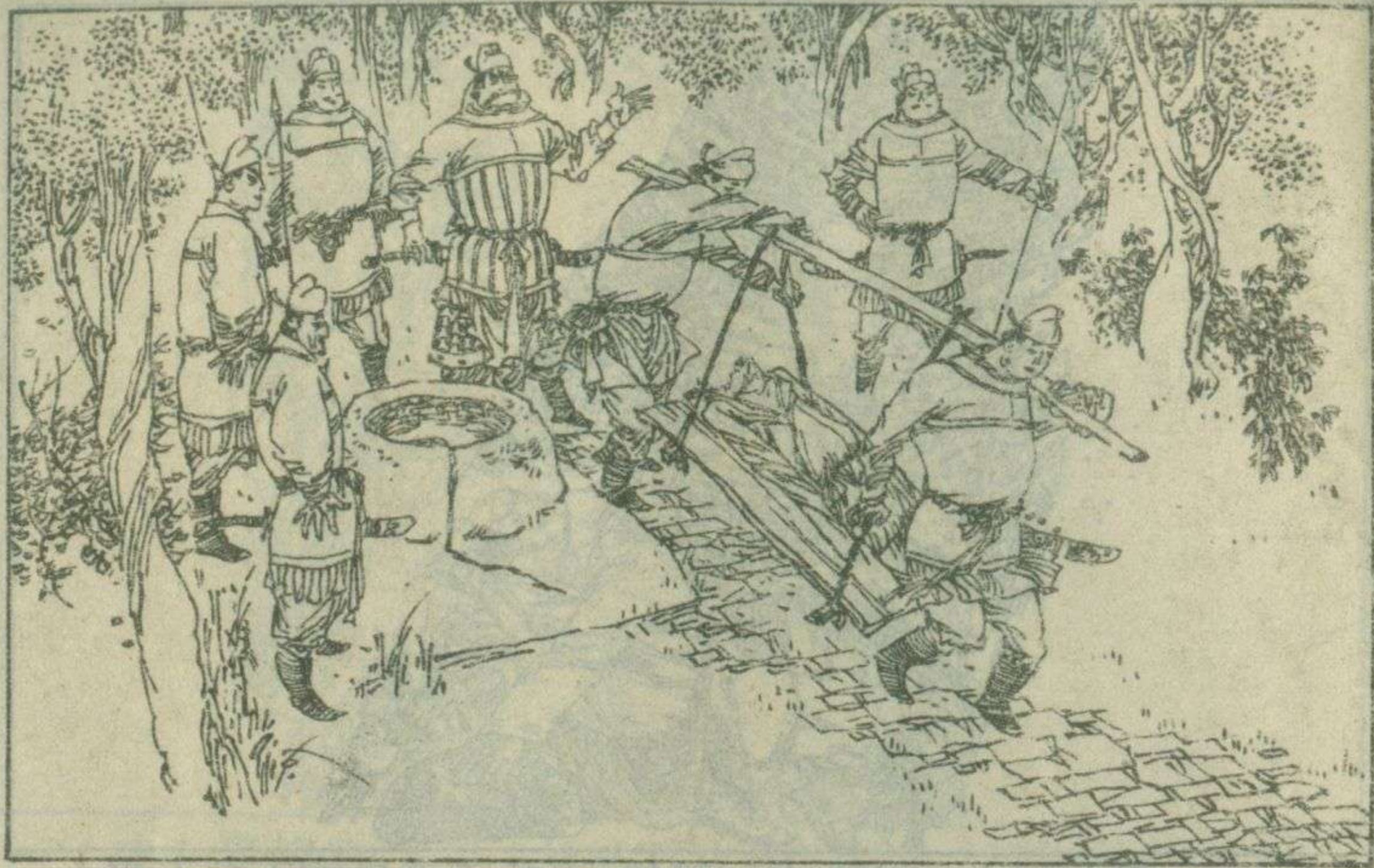


(38) 紧接着,又见一块砖石从井口掷下,马荣急忙躲过。砖石一块接一块从井口飞下,吓,有一块正好打在沈三尸首上。马荣趁机惨叫一声,佯装被击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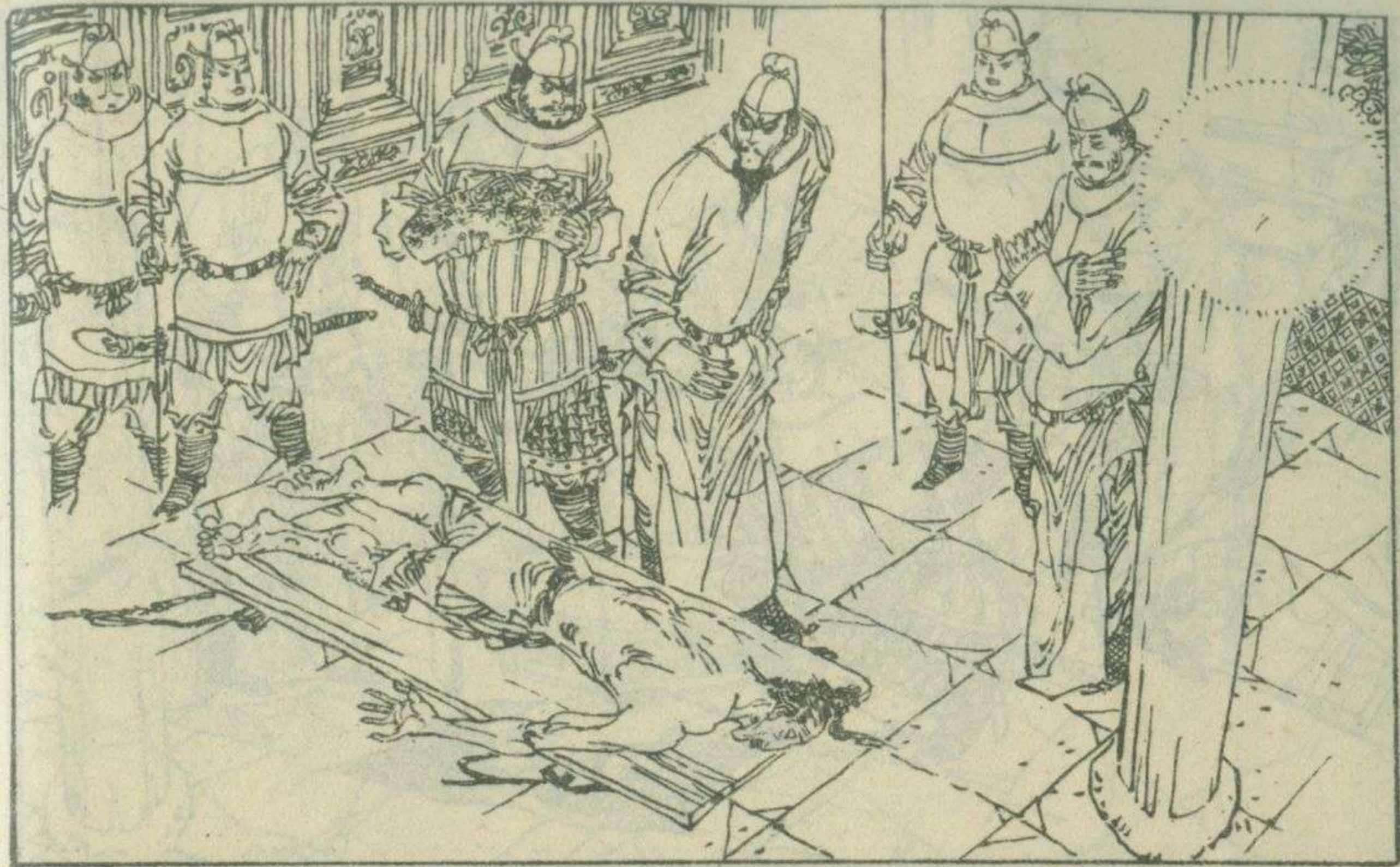


(39) 马荣屏息不敢出声。果然,半晌不再见掷下砖石来。

外面一片寂寥。



(40) 马荣这才大着胆子悄悄钻出井口，疾速赶回县衙。随后率领衙卒去那口枯井，将沈三尸身及那蓝布包提了上来，抬到后衙偏厅。



(41) 狄公检验过沈三尸首，确定沈三毙于后肩刃伤，而另一被害者则是被绳索勒死。看来，凶手和沈三以及另一被害者，是为了争夺紫光寺里所藏宝物而动了杀机。



(42) 狄公立即命马荣将那蓝布包解开。谁知内里只一条黑夹裤和一双破旧的毡布鞋，看来是另一被害者的衣物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



(43) 狄公命人端来一盆清水，抓起夹裤用力搓揉，只见纷纷扬扬有尘土细屑落入盆内。顿时，水面上浮起灰土，盆底却有几颗深色细粒。



(44) 狄公用力碾碎，是赭石细屑，这是画师所用颜料，穿这套行头的必是李珂家的人了。李珂声称帮佣杨茂德出走，莫非是他不成？狄公见案情有些进展，欣喜不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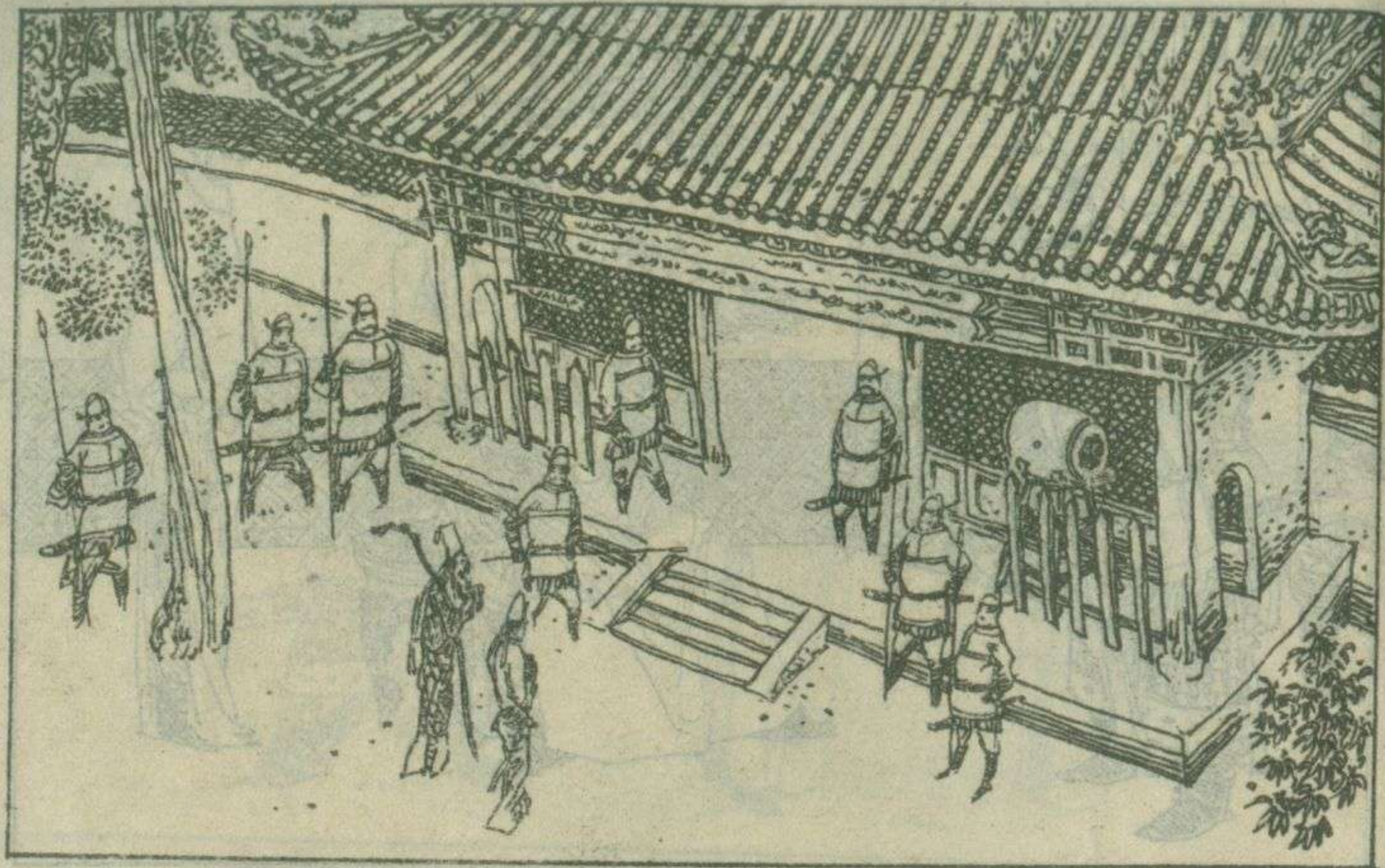
(45) 从案情的进展分析,紫光寺中恐是藏匿了不少宝物,再从案犯来看,恐是劫宝者突然天亡或潜逃,其余知情者不清楚宝藏的确切地点,互相争夺,所以出现这一幕幕惨剧。据此,狄公判断:凶手和两个被杀的人均未寻着宝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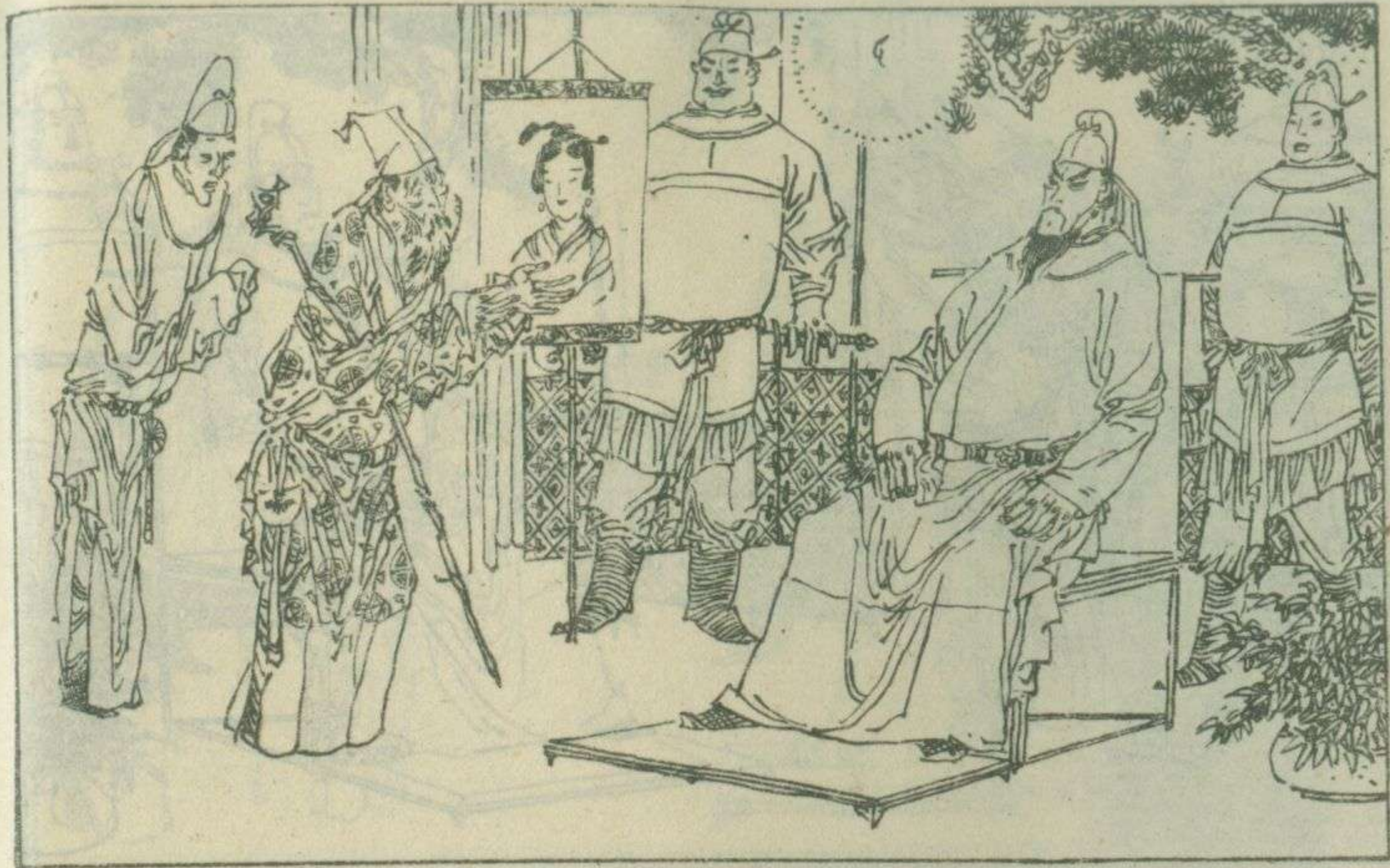
(46) 如果宝物果真被盗，恐怕凶手早已逃之夭夭，决不致倒换尸首，更不会守留不走，静候官府擒拿。马荣在井中遇险正说明凶手仍在寺内搅腾，并未歇手。目前，应与凶手同步寻找宝物，与此同时，伺机擒拿凶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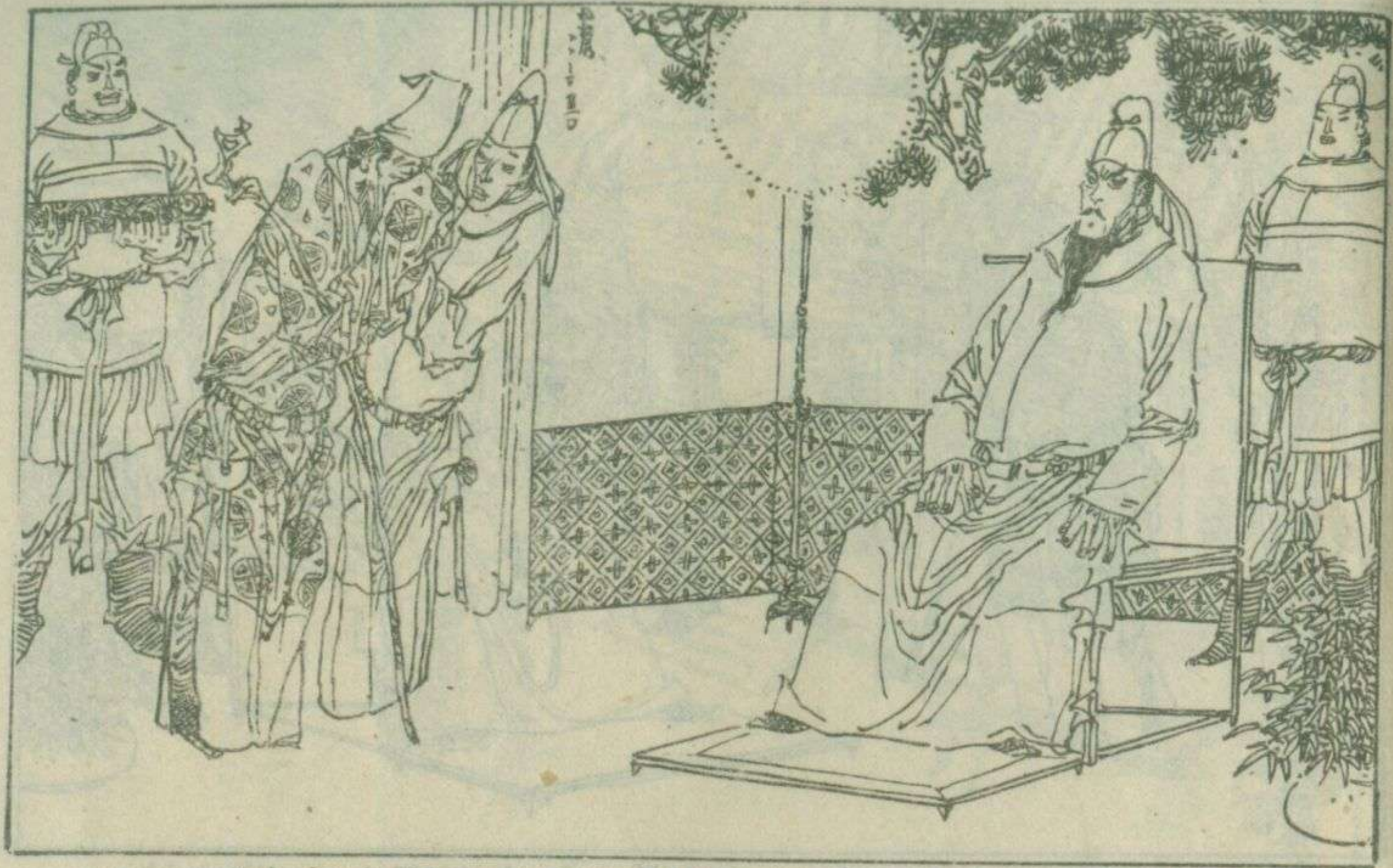
(47) 狄公又想起，那白玉女子遇害失踪案，至今仍无一点消息，是否与紫光寺案有什么关系？现在必须找出白玉是何家女子，便吩咐马荣在各处张贴告示，寻找白玉亲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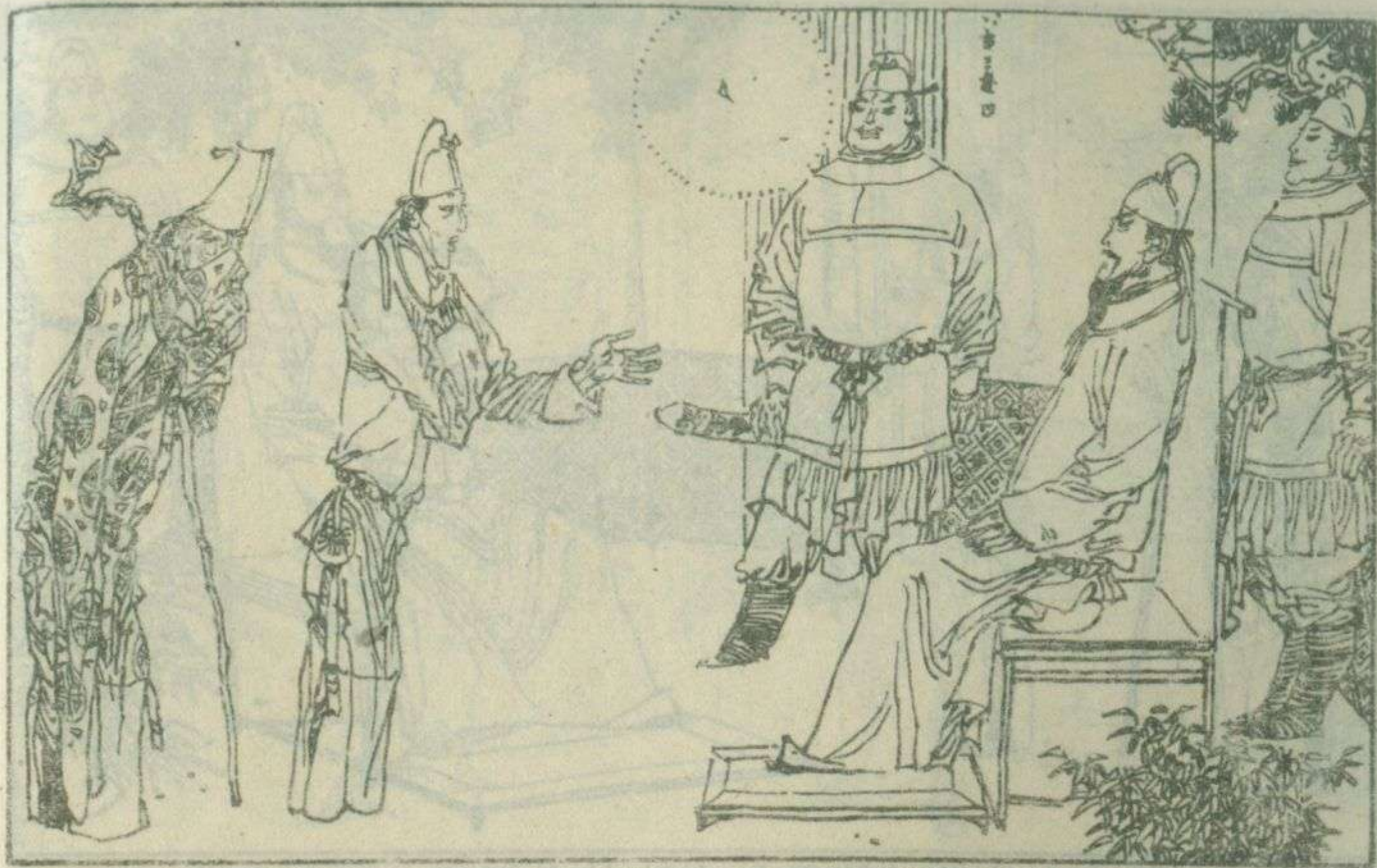
(48) 次日，兰坊城里四处张贴告示，寻找白玉亲属。不一会，吴宗仁、李玫两人来县衙报案。吴宗仁是白玉父亲，先前做过官，后因贪赃枉法被革职，闲居家中；德大金号掌柜李玫是白玉的未婚夫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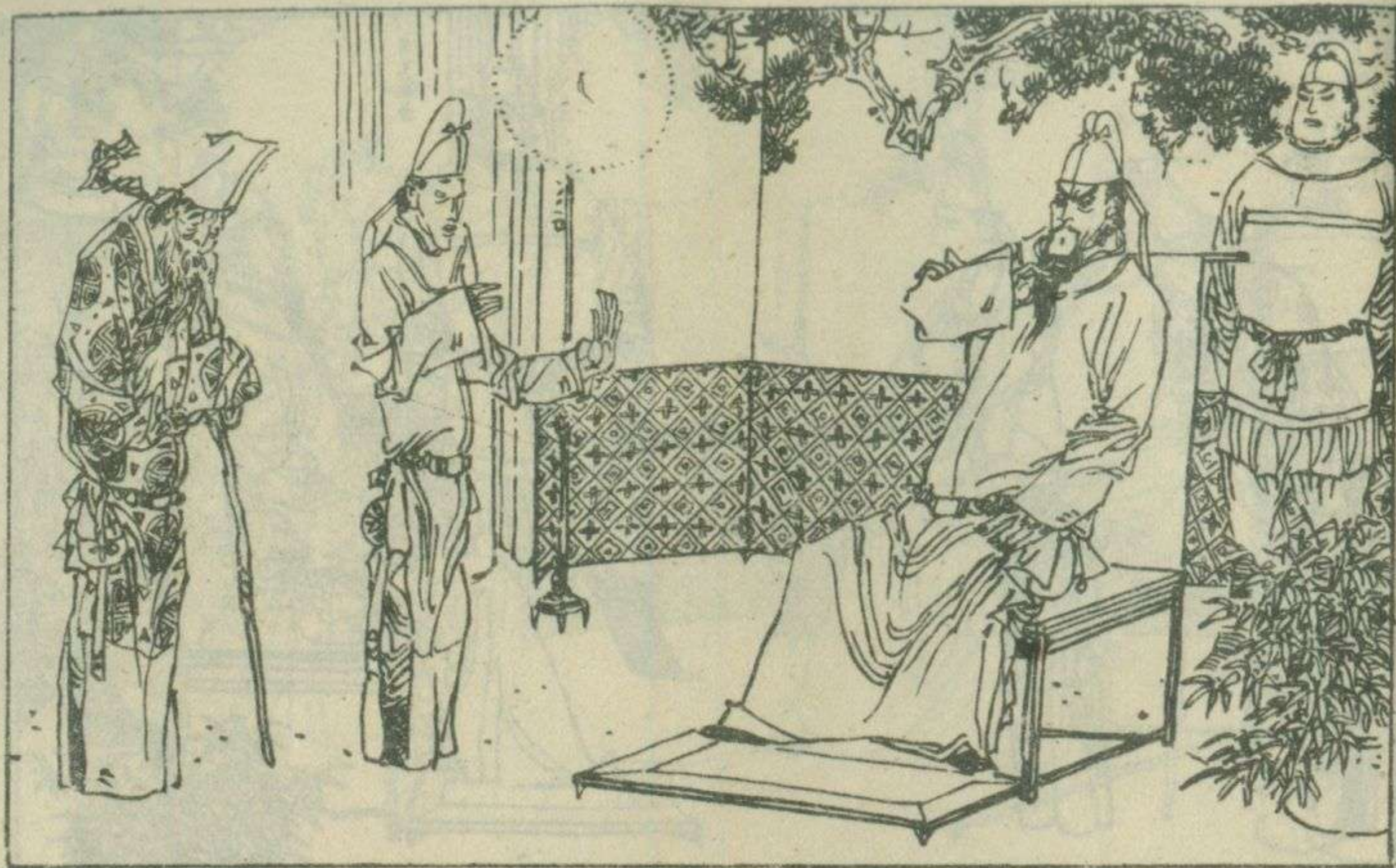
(49) 狄公请吴宗仁简约地说说，他女儿是如何失踪的。吴宗仁道：“白玉是我独生女儿，一向视为掌上明珠。十八岁上由老朽作主许配与李玫先生，小女却不愿嫁与经商的人。”



(50) “去年九月初十那一日，老朽欲将小女早日与李先生完婚，谁知小女执意拒婚。当天，小女潜匿而去，至今再没踪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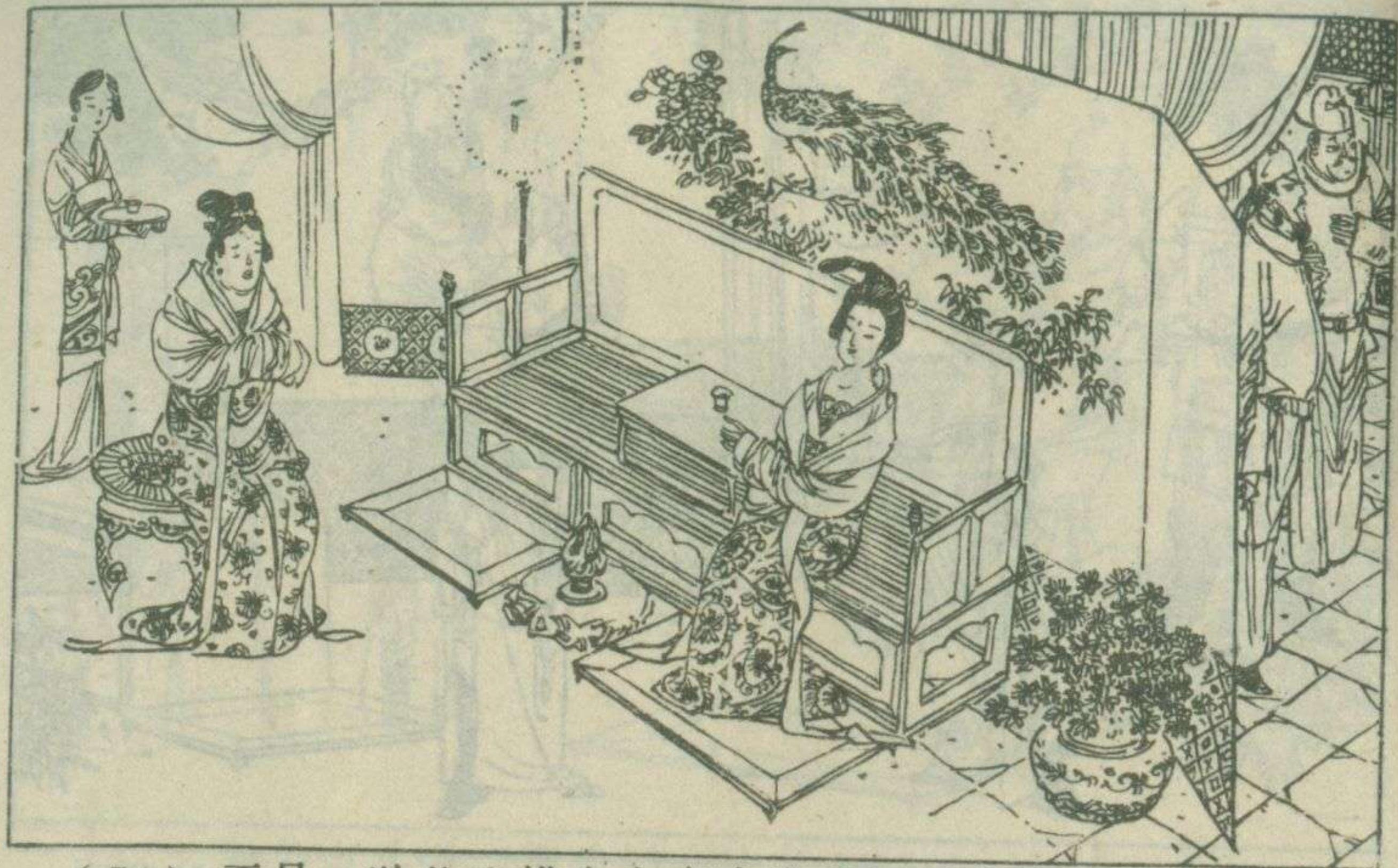
(51) 当时，吴宗仁怕丑事外扬，不便报官。如今既已张扬，才被迫前来。李玫一旁开口道：“小人志诚一心，无论白玉小姐遭遇如何，只要她人还在世，愿与她仍做夫妻，偕百年之好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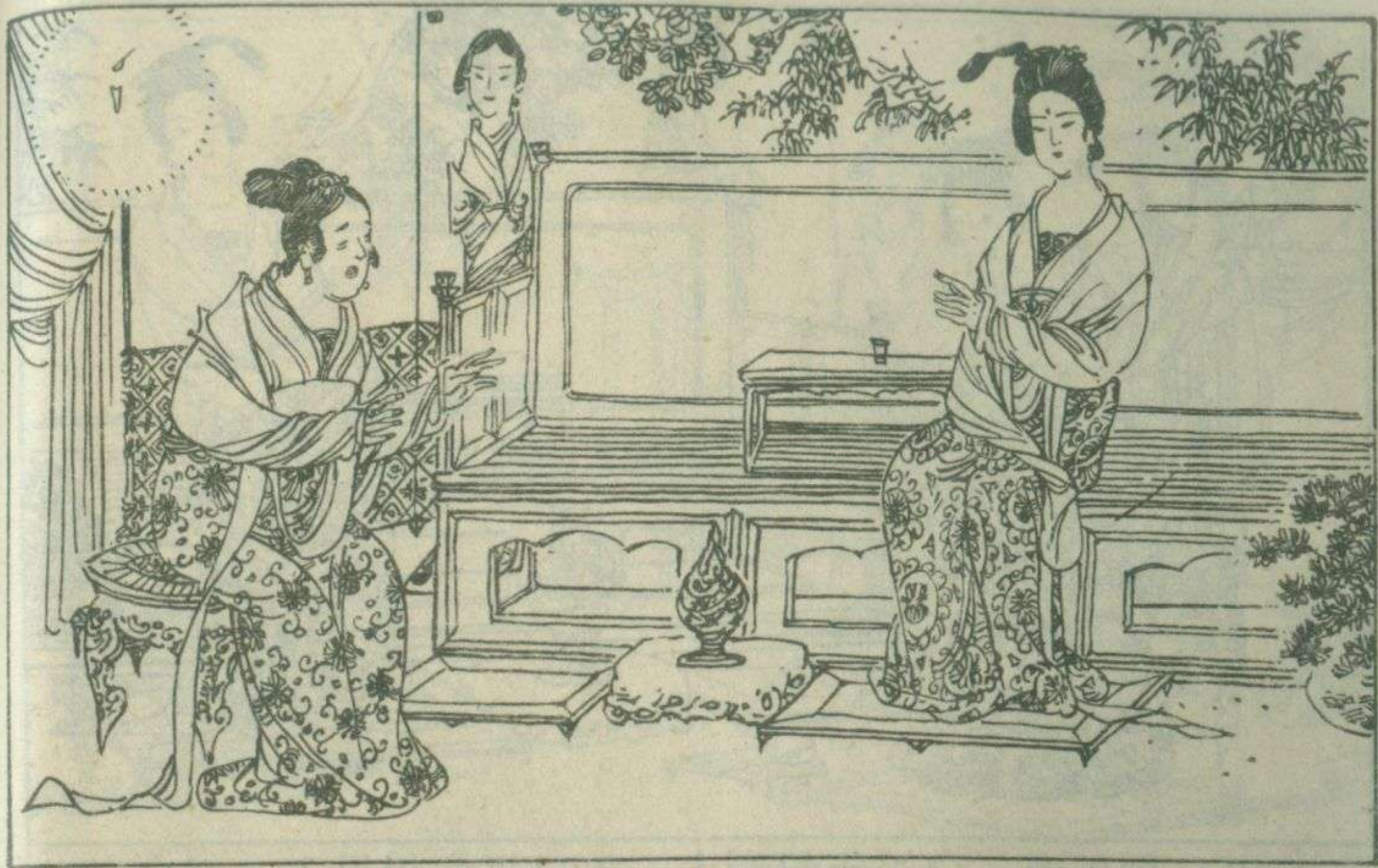
(52) 狄公点头道：“等我们查访稍有眉目，即行相告。”狄公又上下看了李玫数眼，对他道：“李掌柜，令弟李珂体格魁梧，且画得一手好画。”李玫似有些不解，答道：“胞弟个子并不高。小人对画一窍不通，不识好坏。”狄公微微颌首。



(53) 翁婿俩刚走，洪亮匆匆赶来禀报，吴宗仁的续弦夫人周氏恳求太太赐见。太太一向不问衙署公务，慌了手脚，故请狄公回府邸计议。狄公心想，他夫妇两个同时来求见，可见白玉失踪，内里多有蹊跷。



(54) 于是，狄公安排夫人在内房接见，自己则躲在屏风后静听。狄夫人让过座，端上茶，笑道：“吴太太，这里没有旁人，有话尽管说，不必有所顾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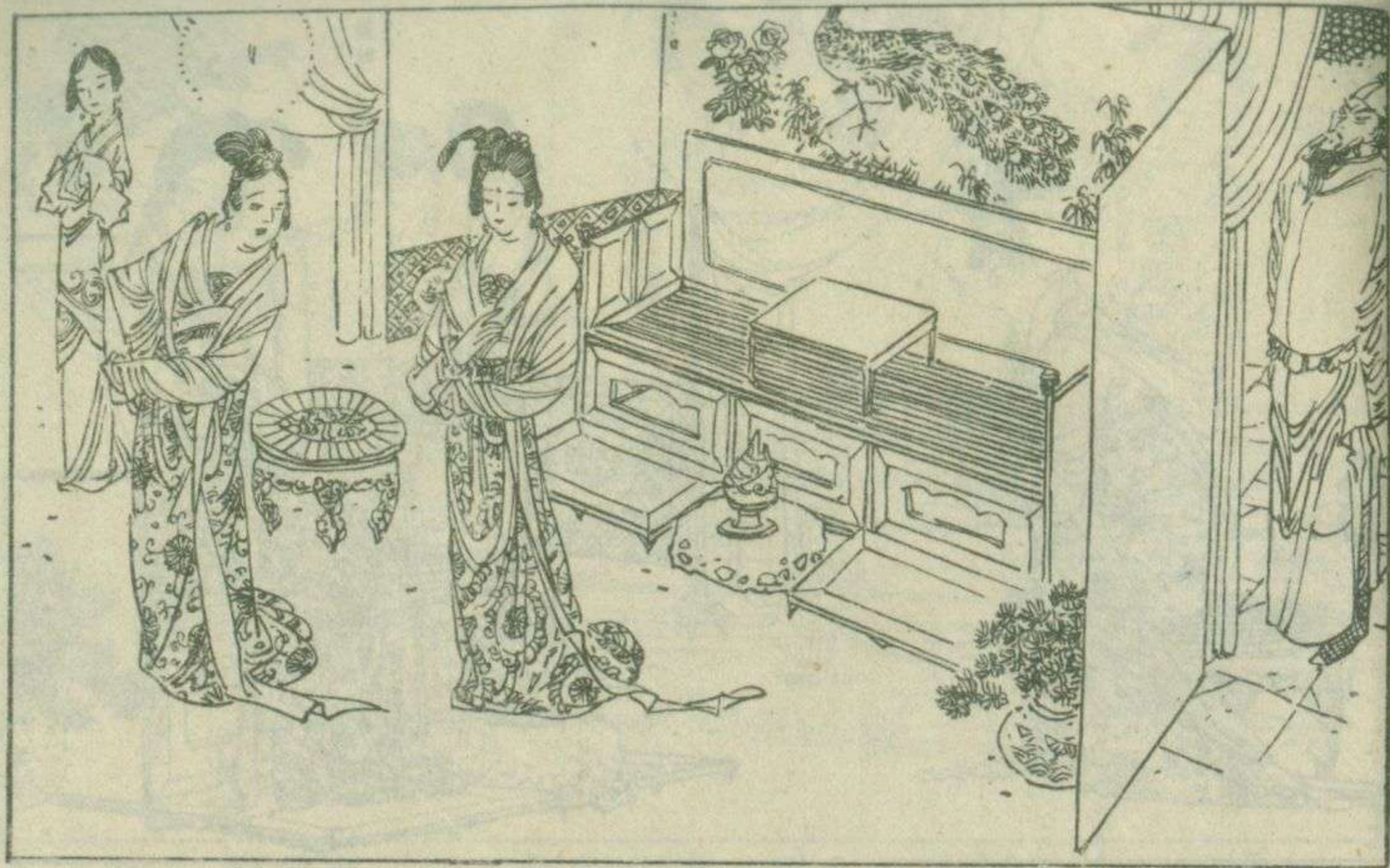
(55) 周氏表示了谢忱，乃道：“本不该困扰太太，只因今日一早我的丈夫吴宗仁来见狄老爷，想是为了他的宝贝女儿白玉……”狄夫人请她定定神，委婉问道：“府上究竟发生了何事，望太太原原本本仔细说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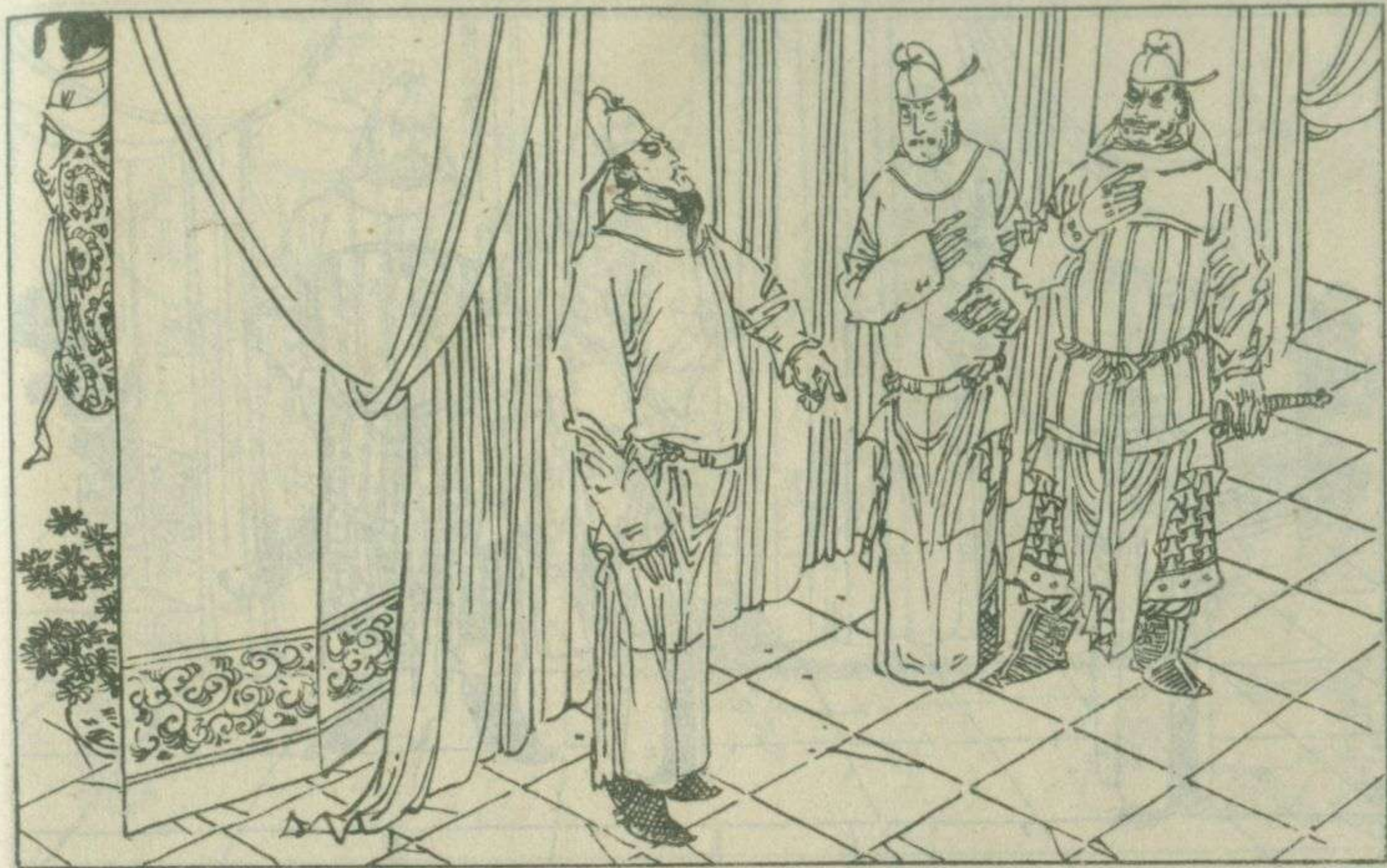
(56) 周氏道，白玉年纪渐大，整日里痴想男子，后来竟与野汉私奔了，吴宗仁反诬她与白玉不和，逼走了白玉。狄夫人追问那野汉子的姓名，周氏无奈地摇摇头，说是虽捕捉了形迹，终未拿实，不敢乱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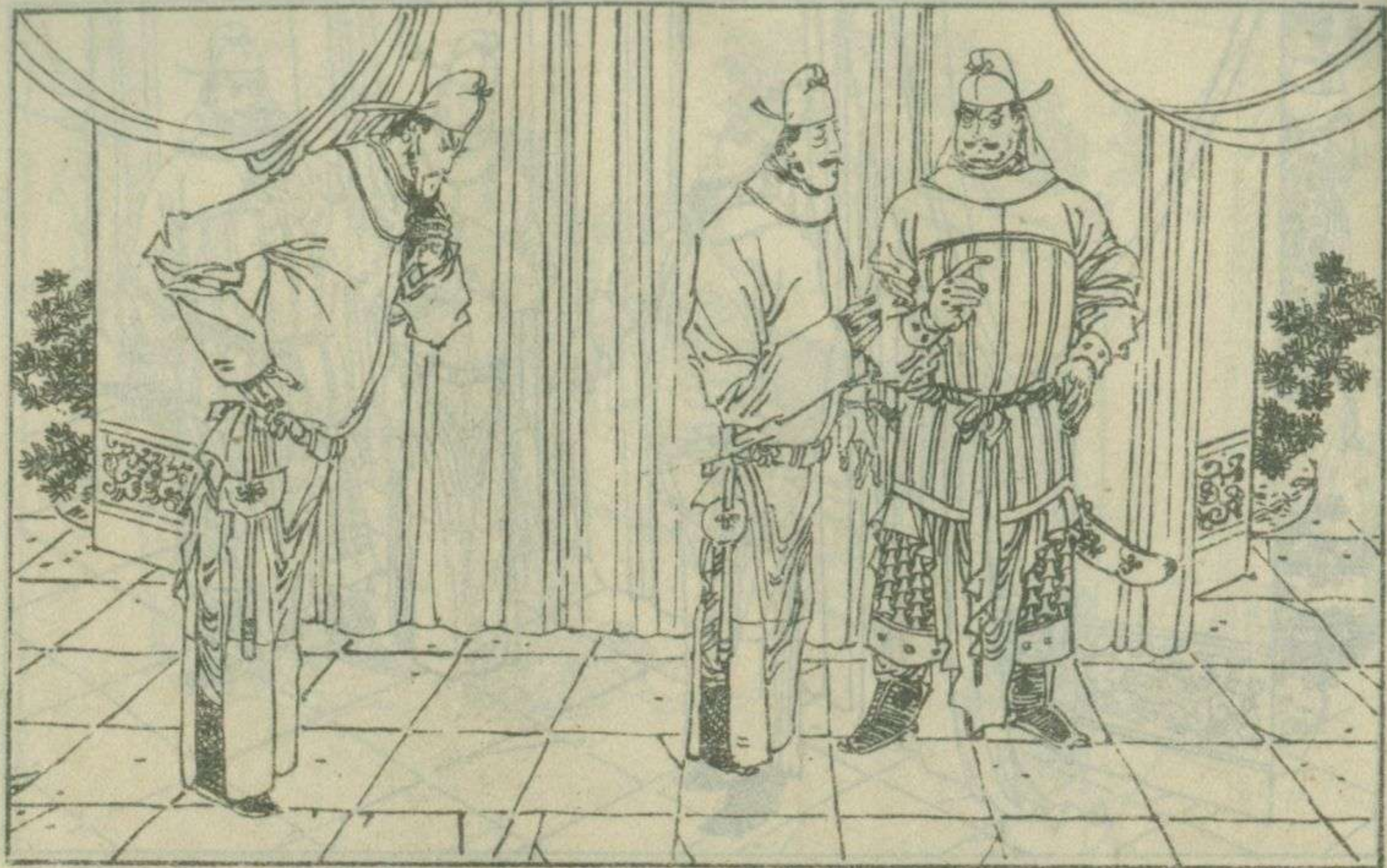
(57) 据周氏回忆，白玉私奔那夜她正去看望一个亲眷，并有家仆杨茂德作证，可是吴宗仁自那天以后就辞退了他。周氏祈望狄夫人在狄公面前进一言，将这许多委屈告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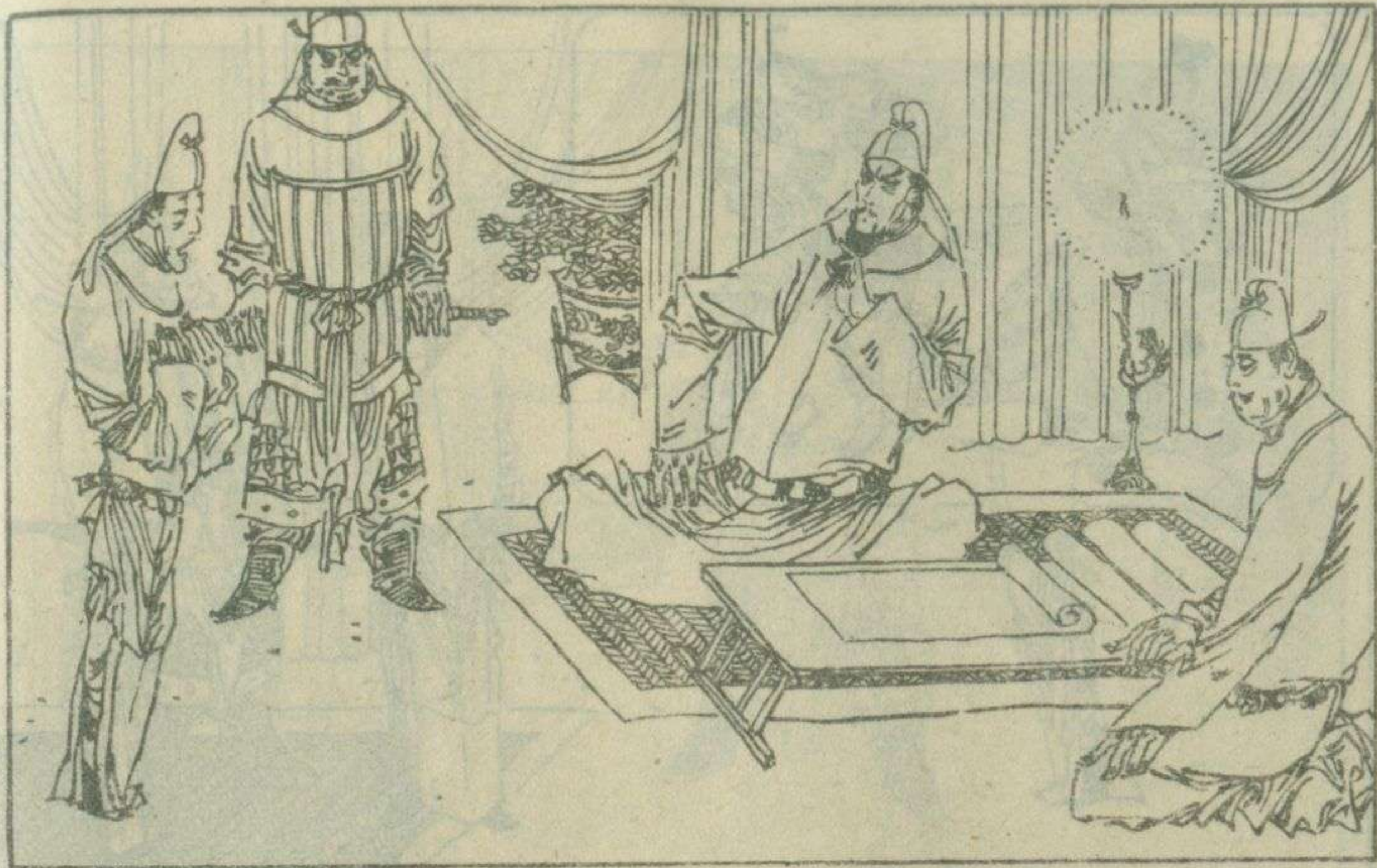
(58) 狄夫人正色道：“吴太太之言差矣，狄府祖训内闱不许过问衙政。”周氏堆起笑道：“这个极是。我是想，有你太太面上作主，我亦有个庇护之人。”说罢敛容，站起告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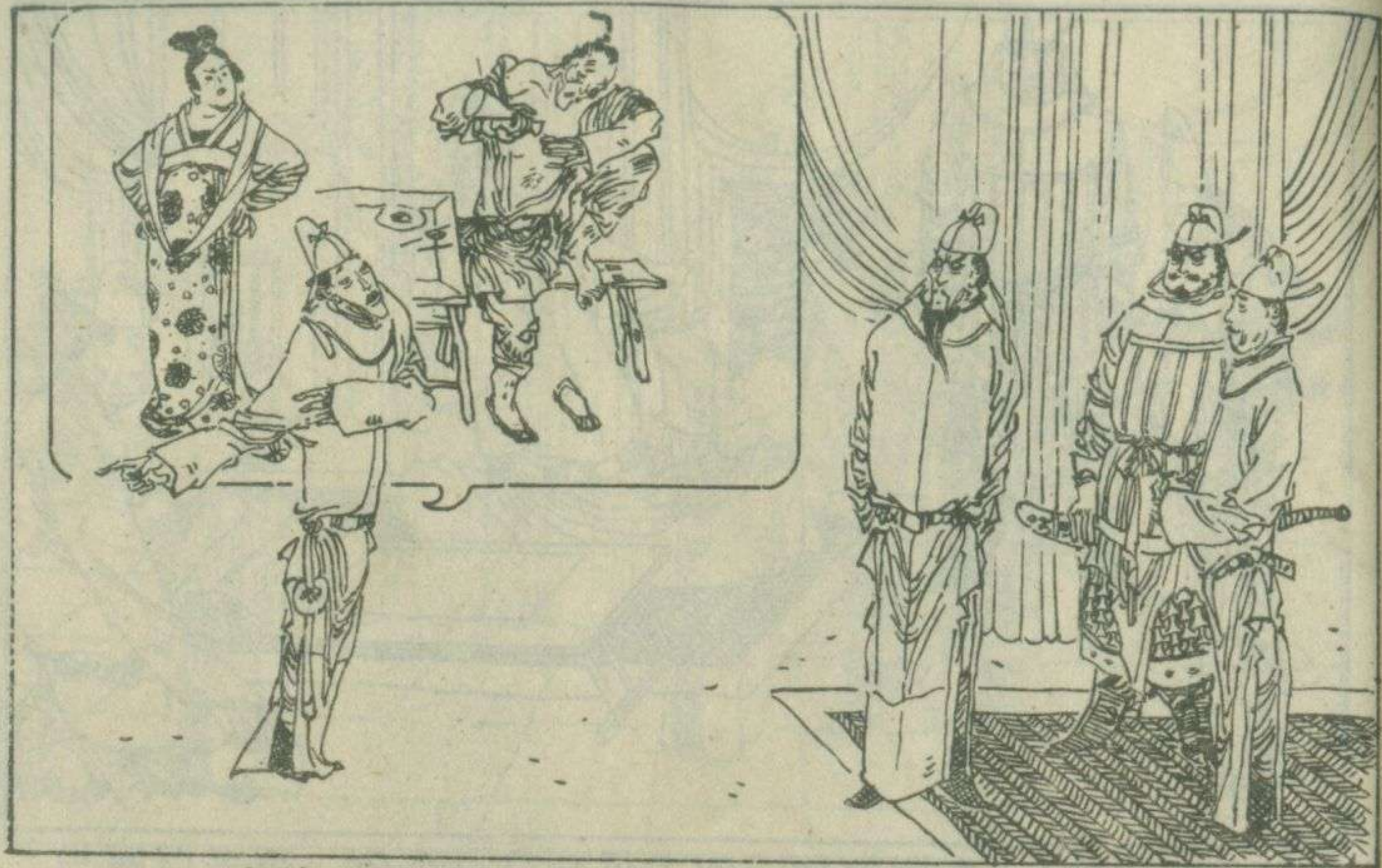
(59) 少顷，狄公将周氏的话与洪亮、马荣细说一遍。两人觉得，周氏言词恍惚，躲躲闪闪，很觉可疑。更稀奇的是，原来杨茂德竟是吴宗仁家仆，为何李珂便接着聘雇。李珂自己贫困，多添一个吃饭的，却是为何？



(60) 去年白玉失踪一案，眼下紫光寺凶案，看来都与杨茂德关连。若能将此人的来龙去脉摸清，这前后两起案子便洞若观火。



(61) 这时，李玫匆匆返回求见狄公。李玫一再表白愿与白玉完婚，同时着重谈了周氏的为人。因周氏与白玉感情不合，致使白玉无辜受了许多委屈。狄公问道：“周氏嫁与吴先生之前，原是什么营生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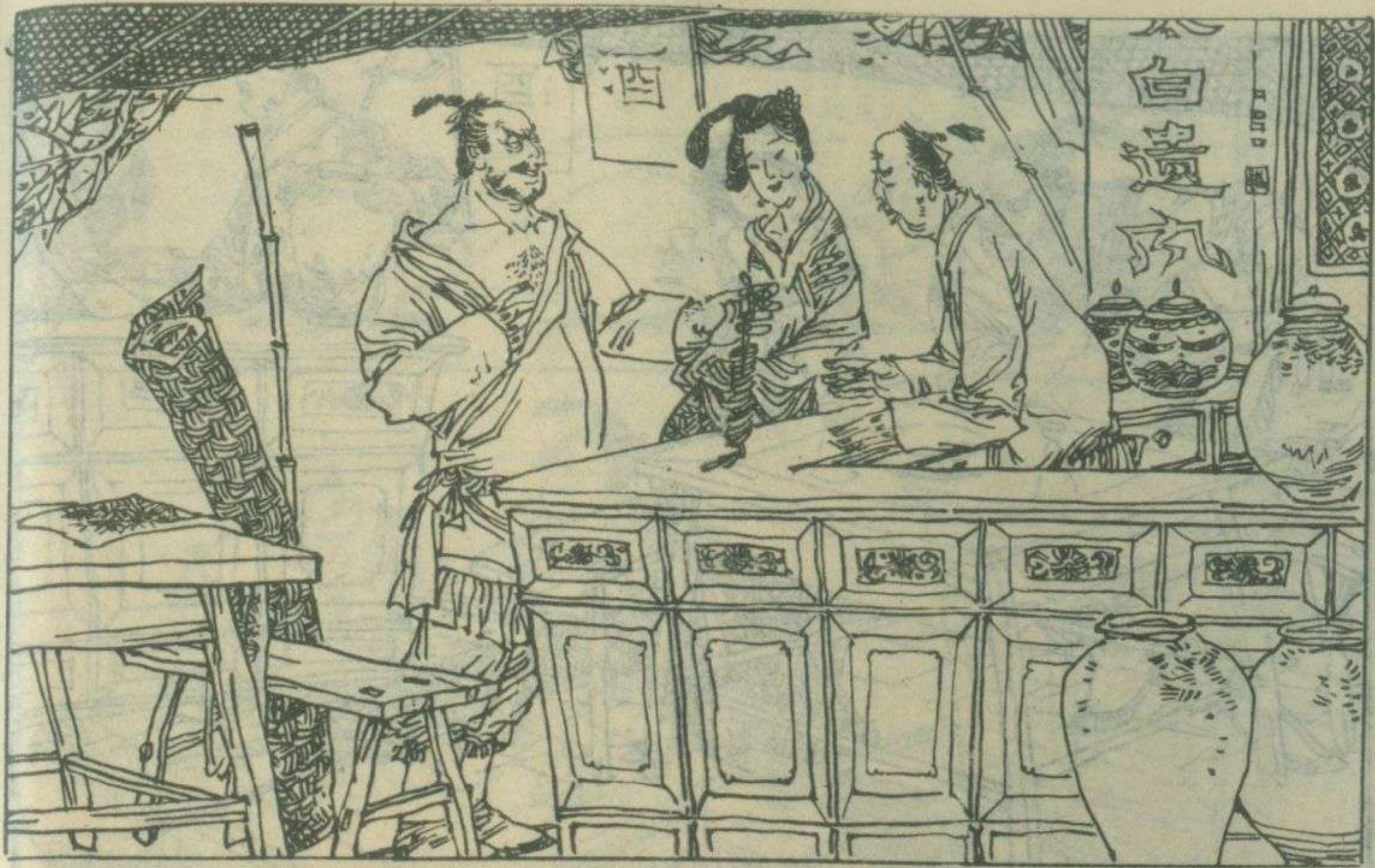
(62) 李玫道，周氏是去年才嫁与吴宗仁的。她的前夫是金匠米大郎，吃喝嫖赌样样精，周氏熏染日久，养成了势利习性，白玉小姐总是看不入眼。“啊！原来周氏前夫就是失踪的米大郎！”狄公不由暗暗吃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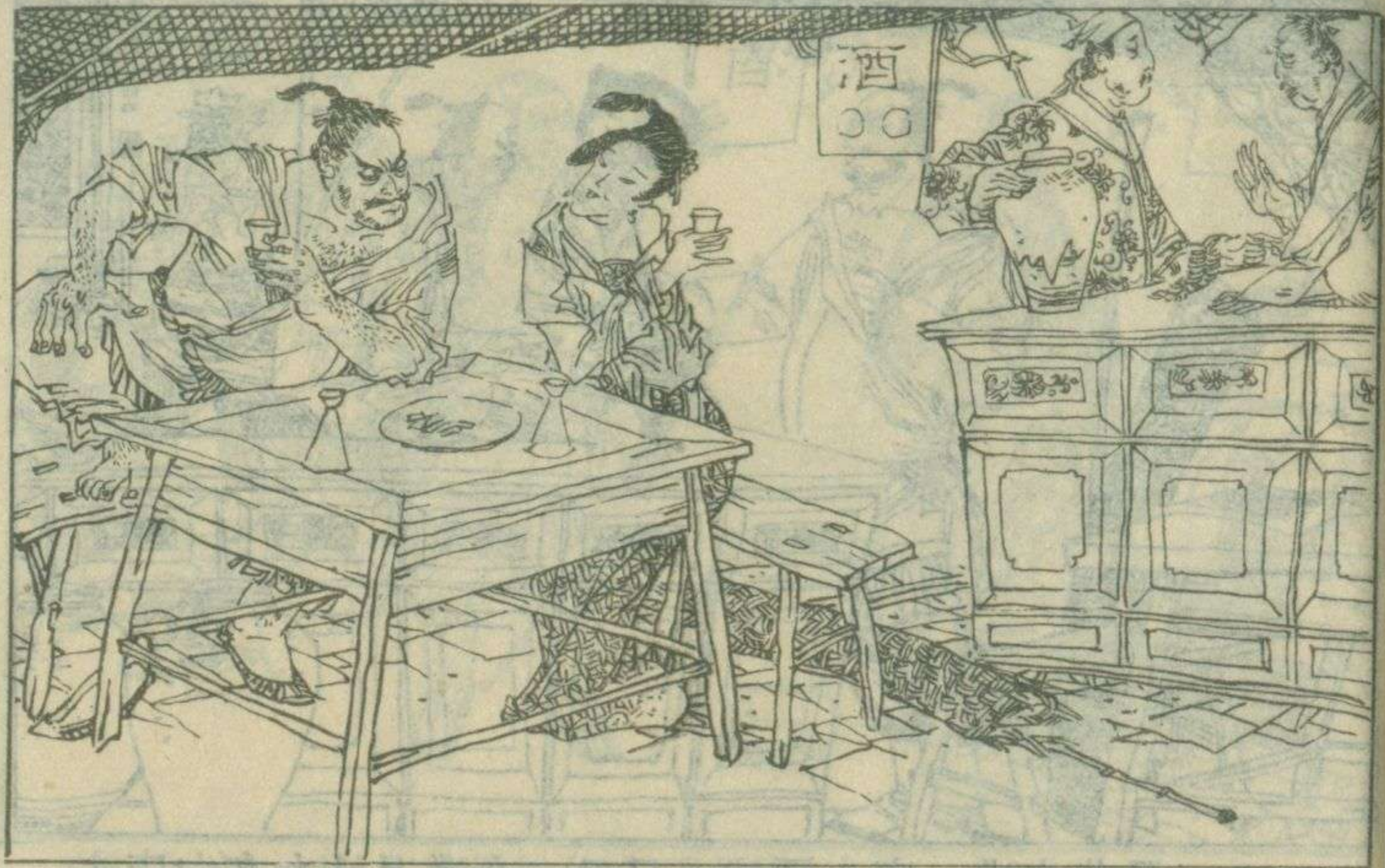
(63) 李玫走后，马荣总感觉他形迹可疑，心怀鬼胎，多半是诬周氏来的。狄公点头频频：“马荣，你不妨再去城里各处转转，最好能把乞丐团头找到，摸清沈三、阿牛的情况，顺便打听白玉、米太郎失踪之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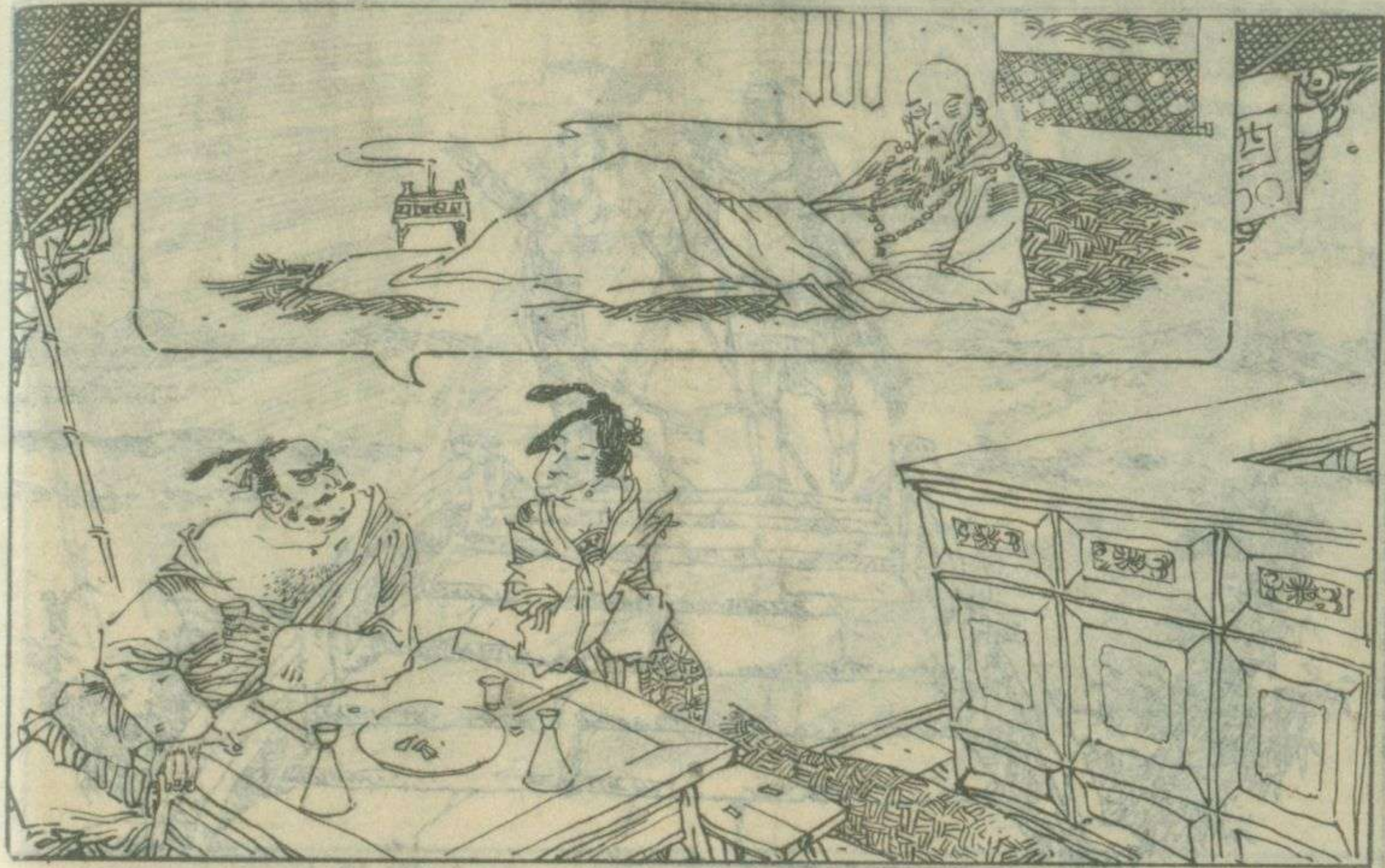
(64) 这一日，马荣扮作乞丐模样，专一往那乞丐众处摇摆，有意与人搭讪。无奈这城中的乞丐日日照面，个个稔熟，今日冷不防来了个陌生汉子，都有意提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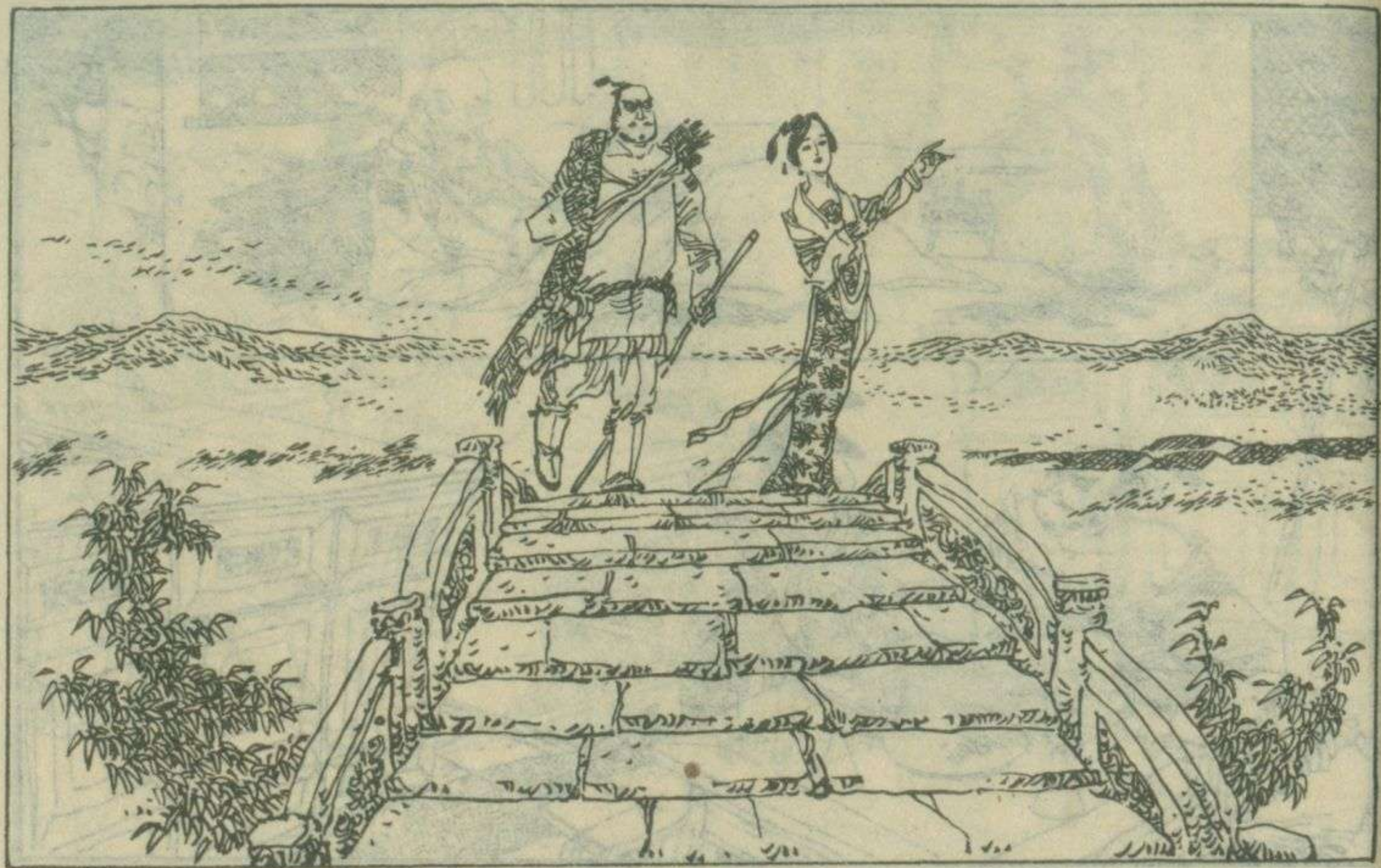
(65) 马荣走进一家小酒栈，只见一个邈邈妓女在向店主赊酒。马荣凑到柜台，掏出一串二十个铜钱，往店主面前一扔：“这酒钱我给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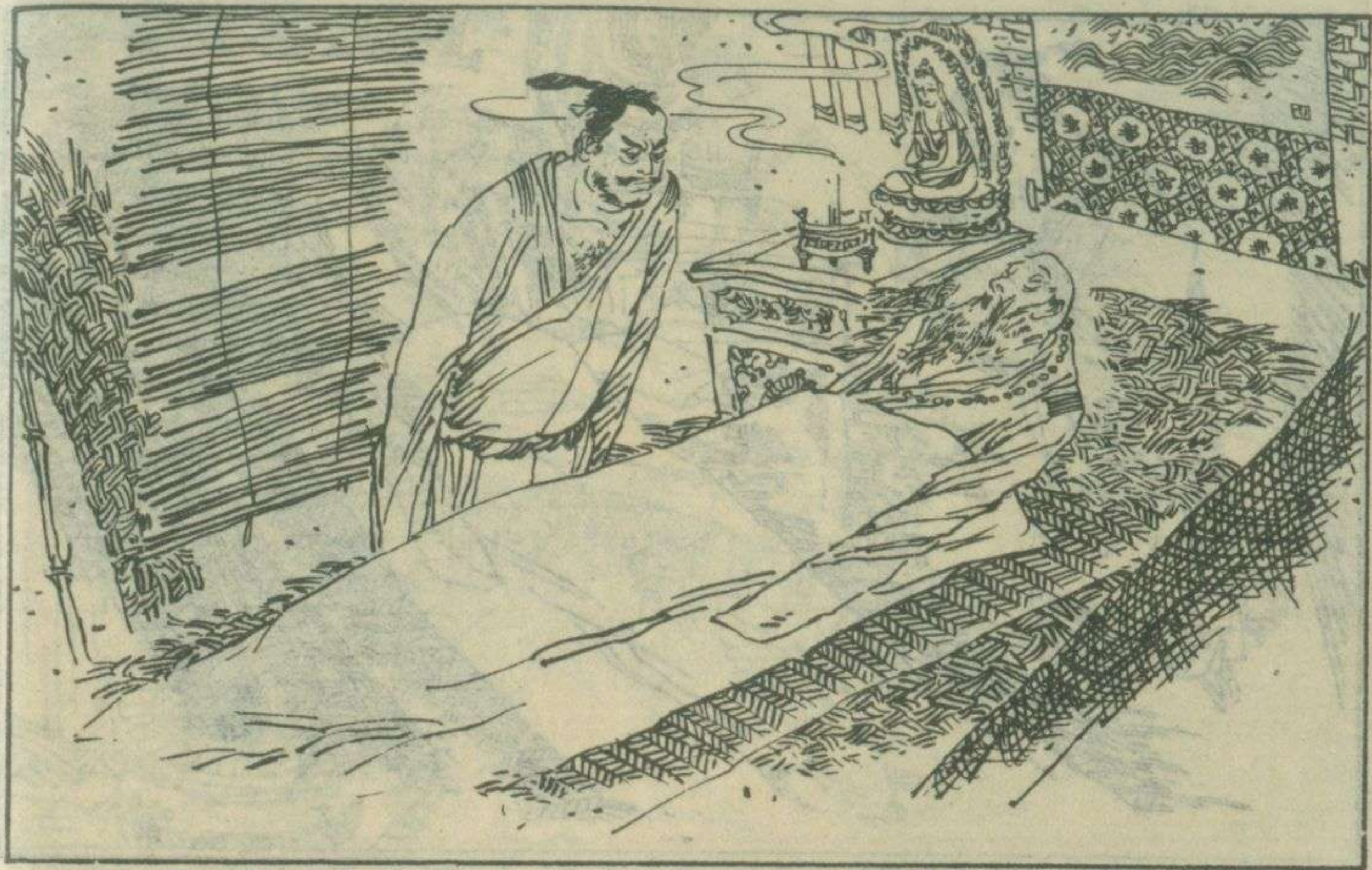
(66) 那妓女感激不过，启问马荣名姓。马荣道：“俺从且末镇上来，单为俺兄弟沈三报仇的。小娘子可知道这里兰坊的丐户团头‘和尚’现住何处，俺正想去访他一访。”



(67) 妓女告诉他，和尚身家败落，门庭崩塌，近来动弹不得，恐怕是只身躺在床上等死哩。她见马荣英雄仗义，愿立刻引他去见和尚，或许能知晓杀死沈三的凶手。



(68) 妓女引着马荣东窜西拐，七转八折，在一个桥堍下停住，指指道：“到了，和尚就住在前面那个土窑里，你自个儿去吧！”说着又道个万福，拜辞而去。



(69) 马荣钻进土窑，见一张毡席床上躺着一人，光头，双目紧闭，身躯十分衰弱。马荣作了揖，自称是沈三的兄弟，来料理沈三善后的。



(70) 和尚问道：“你是如何想到来这里找我的？”马荣脱口道：“你是兰坊城的土地爷，见了你必能寻到杀死沈三哥的真凶。故尔冒昧叩谒老丈，恳求救助。”



(71) “沈三是谁所杀,我并不知道。但我知道沈三为什么被杀。”“望老丈明灯指亮,点破机关。”马荣说着,恭敬递上一封银子。和尚摇摇头,没接银子。



(72) 马荣灵机一动，冒问一句：“老丈不要银子，定是要金子了。老丈若能指点紫光寺藏金所在，寻得着时，对半分，决不食言。”和尚淡淡一笑：“我早已不中用了，要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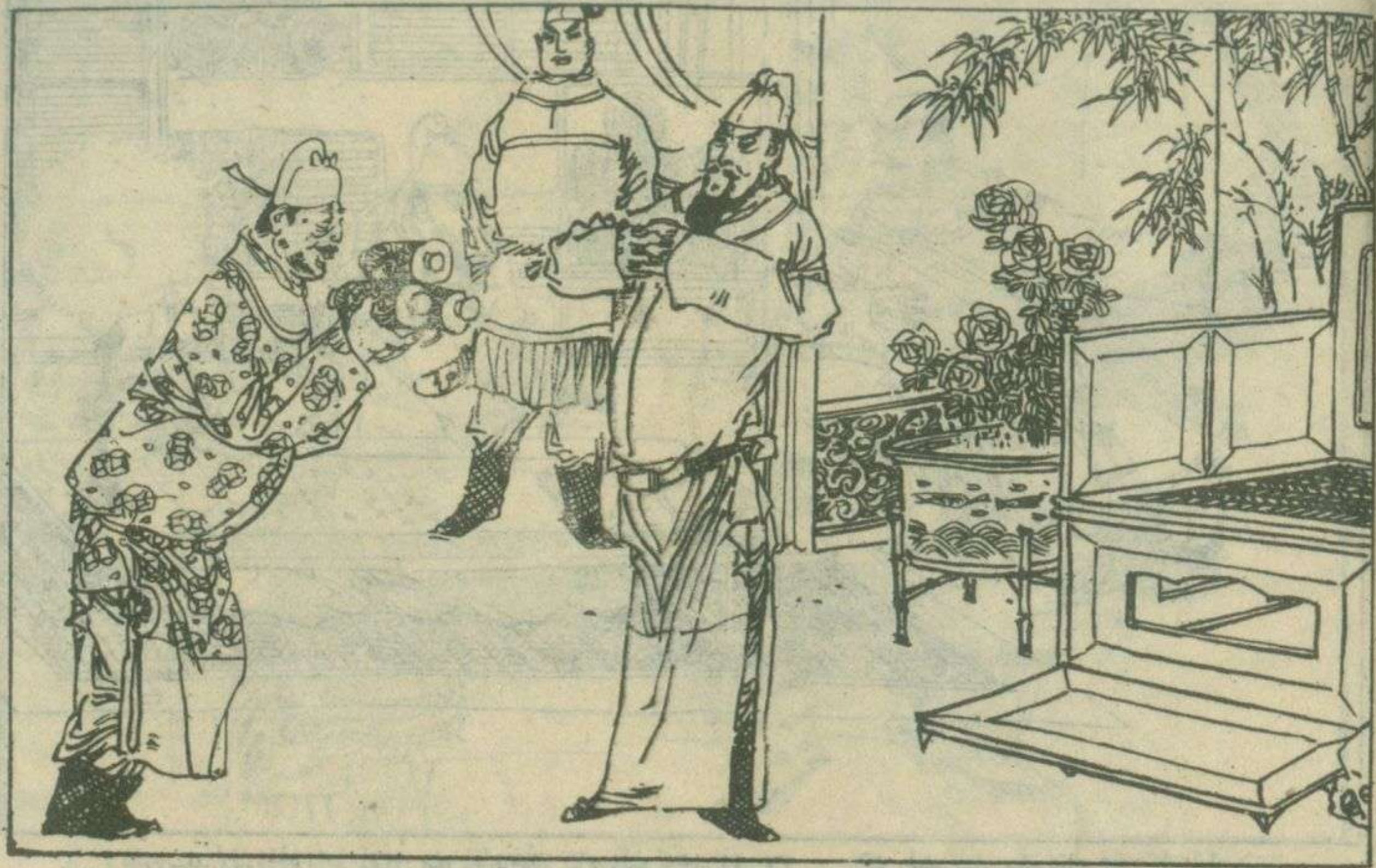
(73) 说着，从枕下抽出一个木牌递与马荣，叫他今夜拿着这木牌去清风庵找春云，她会相助寻着金子的。和尚还忠告马荣，牢记金子弄到手时，将凶手忘记。



(74) 趁此时机，马荣又问起白玉、米大郎、杨茂德的行踪。和尚喟然叹道：“喔，喔，……沈三是前车之鉴，如果你稍一忘形，恐也是一个白玉、米大郎、杨茂德……”马荣待要细问，和尚已掩面而卧，不再答理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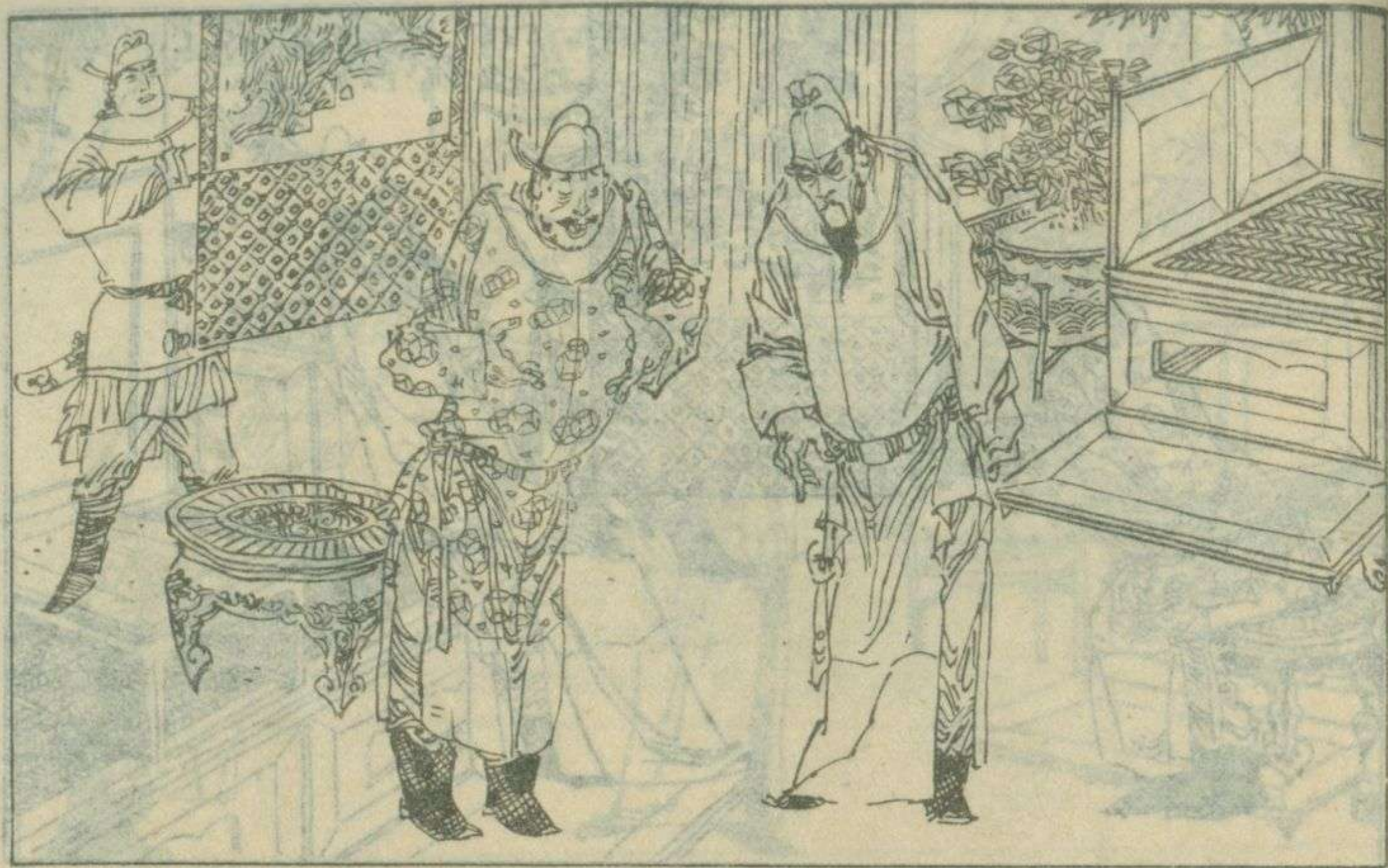
(75) 回到内衙书斋，马荣向狄公详情禀报了与和尚的一番谈话。狄公大喜有此收获，深感和尚似非寻常人物，命马荣从春云那里打听清楚和尚的经历。



(76) 就在此时，李珂送来三幅旧画，并向狄公致歉道：“小人近日来神气淹滞，无心作画。特送上旧作三幅，聊表心意。待日后心境趋佳时，一定献丑。”狄公笑道：“只望李先生一诺千金，切勿惜墨如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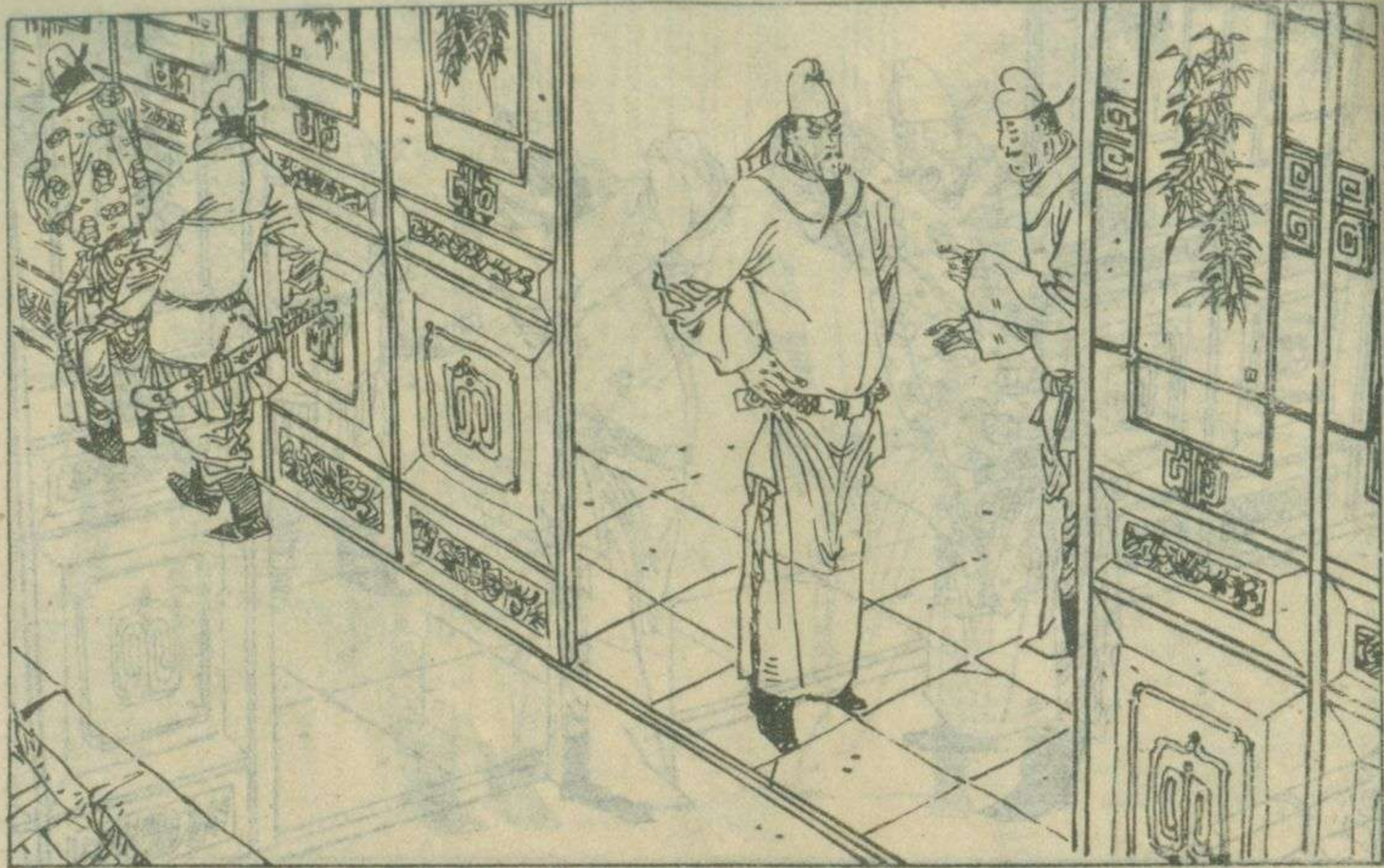
(77) 狄公对这三幅画赞赏不已。闲谈中，李珂担心杨茂德会不会卷入紫光寺案中，狄公莞尔一笑：“李先生不必挂虑，这杀人凶案哪能不破？倘若杨茂德果真卷入这案中，也是可以勘查清楚的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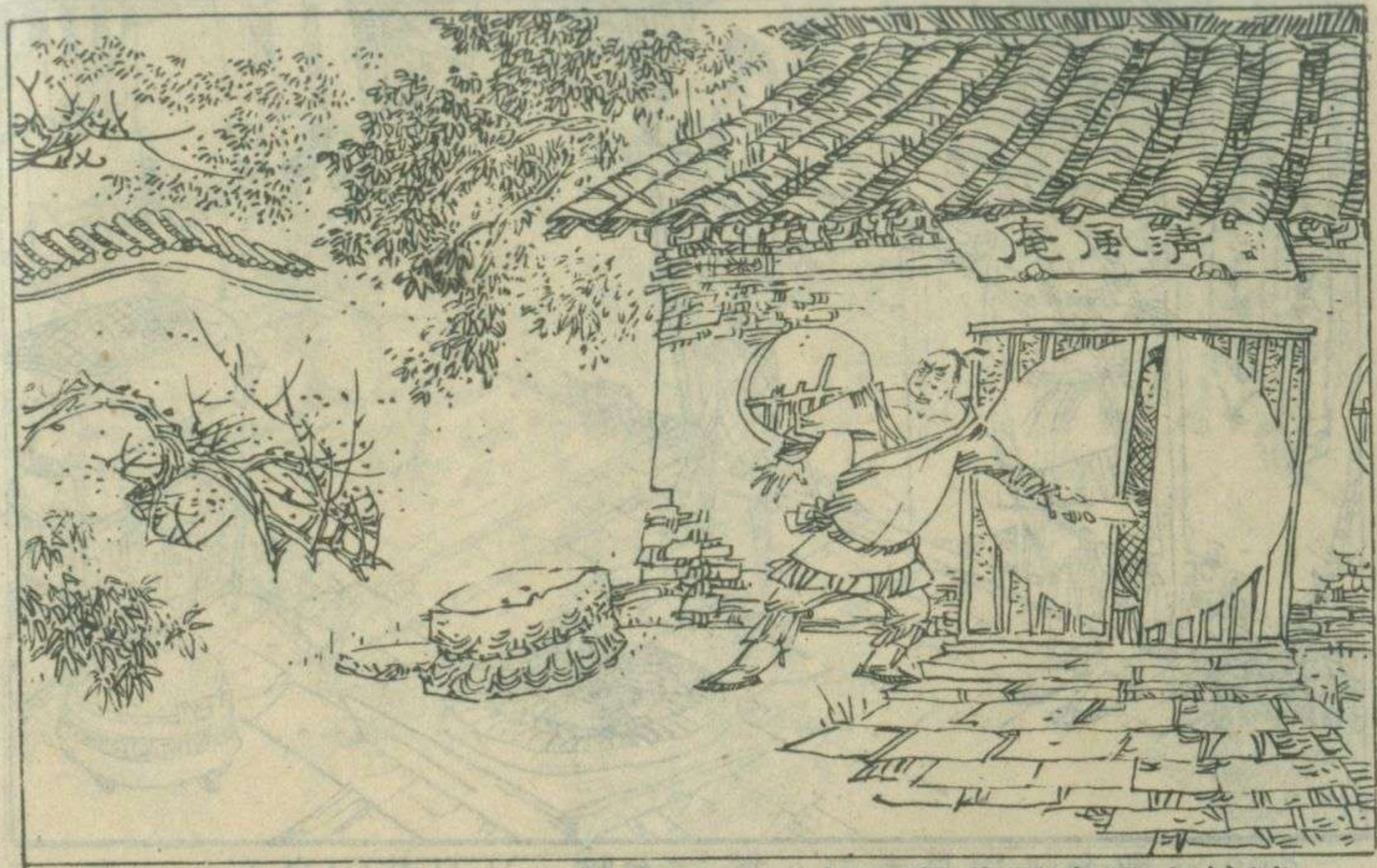
(78) 李珂正待告辞，忽地对狄公说，约在半年前，有个老乞丐将一个紫檀木盒强卖给他，以后也就忘了，兴许是卖与古董铺了。狄公问他，老乞丐可曾说过何处弄得这木盒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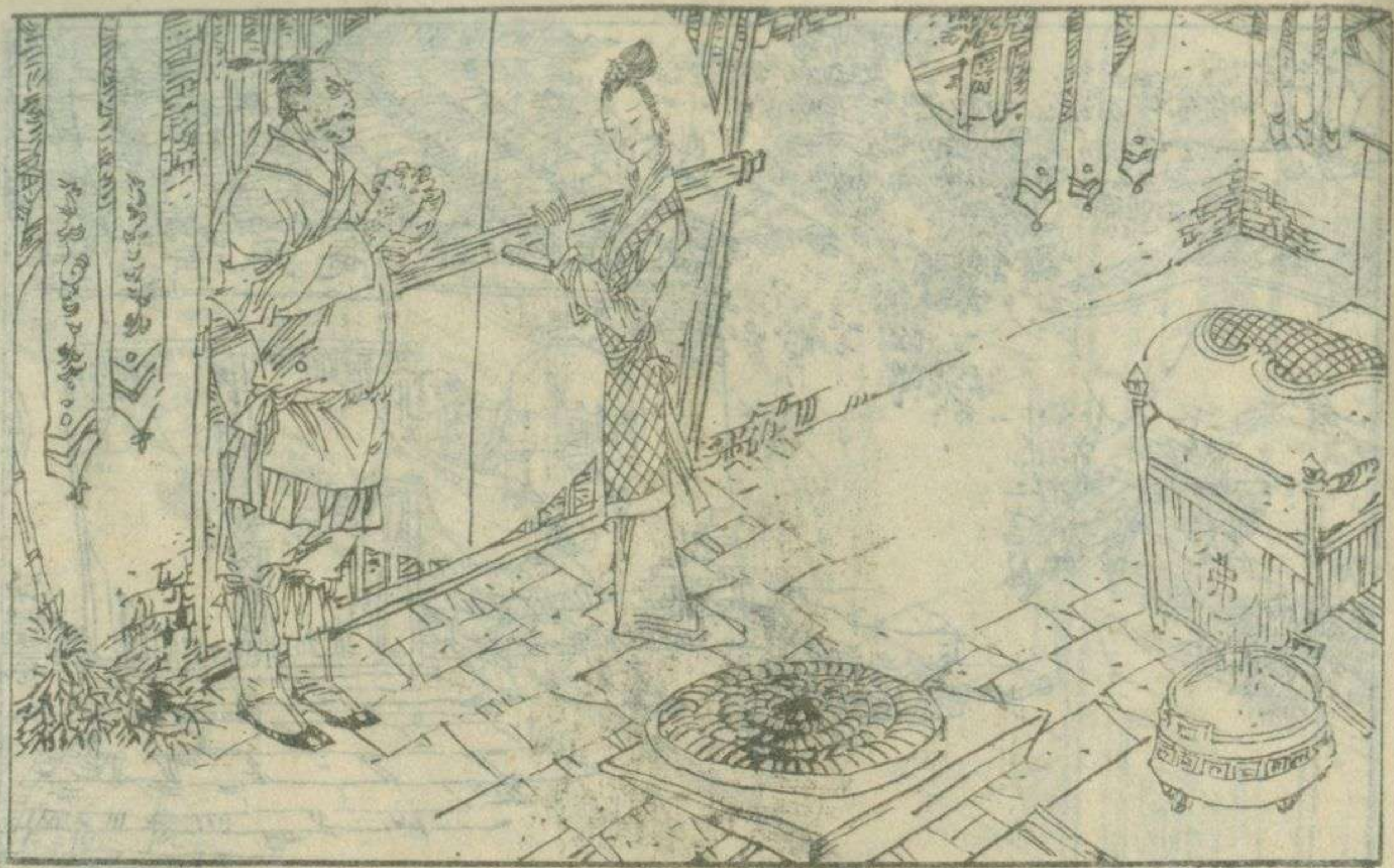
(79) 李珂道：“那老乞丐说是在紫光寺后背的荒坡拾得，是一个兔穴旁。”狄公点头道：“谢谢李先生告知这木盒的来历。”



(80) 送走了李珂，狄公暗道：“好一个‘李珂’，竟敢欺骗本官！”不过他心里也稍稍宽松。因李珂的话听来不象是胡编，那木盒倘真是紫光寺后荒坡上捡得，那么白玉小姐的死因也与紫光寺密切相关了。



(81) 再说，马荣赶到紫光寺，利索地翻进了清风庵外墙，摸索到春云住处，往门上轻轻敲了三下。待等屋门微开，马荣递上那块木牌，轻声道：“我是和尚遣来的，名唤邵霸。”



(82) 那女子果是春云，接过木牌，让马荣闪身而入。春云见马荣年轻英武，却是从未见过，问道：“你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么？”原来，和尚就是春云的父亲，春云在清风庵做使女，紫光寺的动静她都知情，和尚要她暗里窥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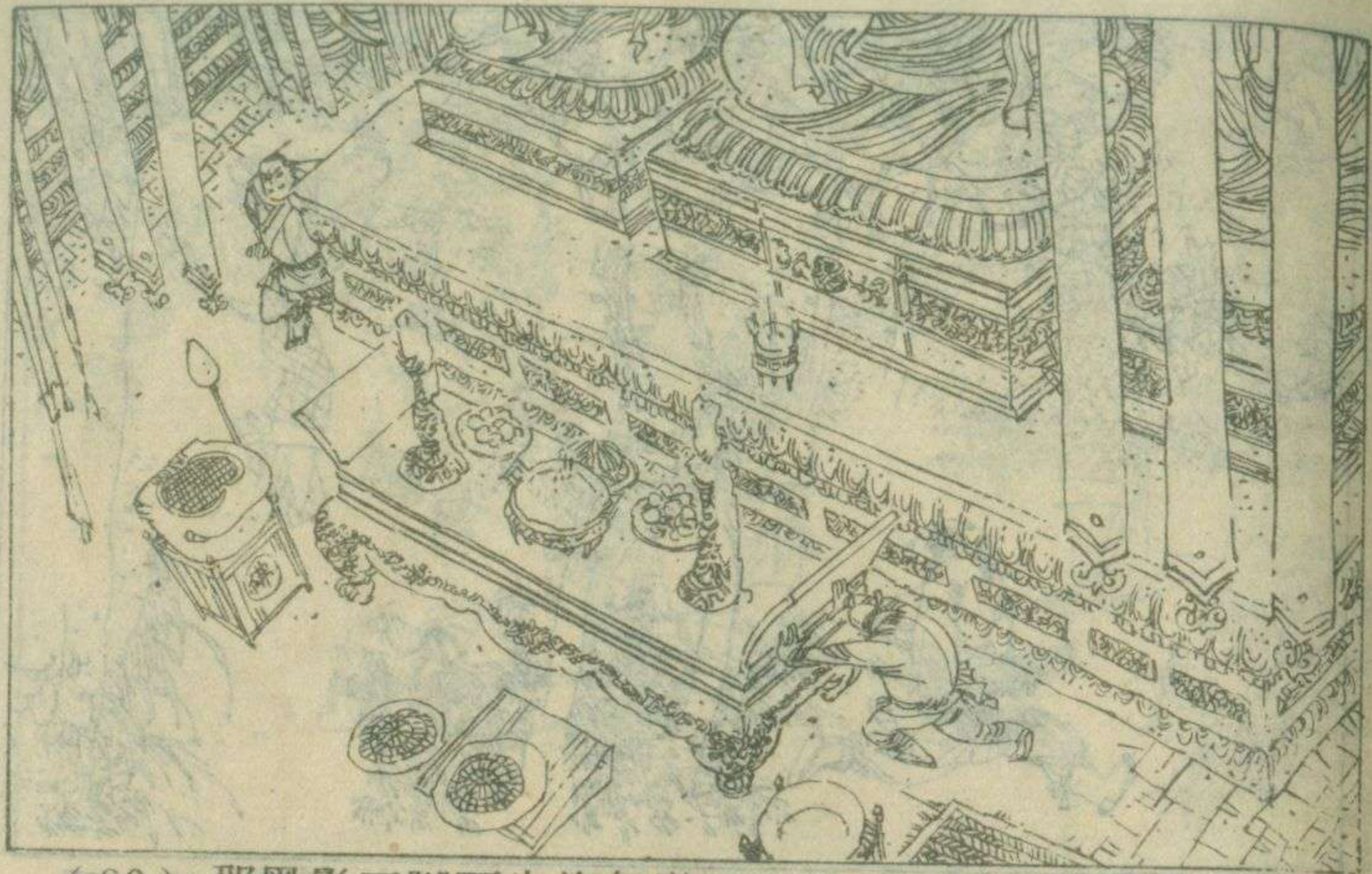
(83) 说着，春云取出一张纸展开在桌上。那是紫光寺殿阁花园平面图。据推测，金子八成是藏在大雄殿内。春云叮嘱马荣须将图形熟记在心，莫要临时抱佛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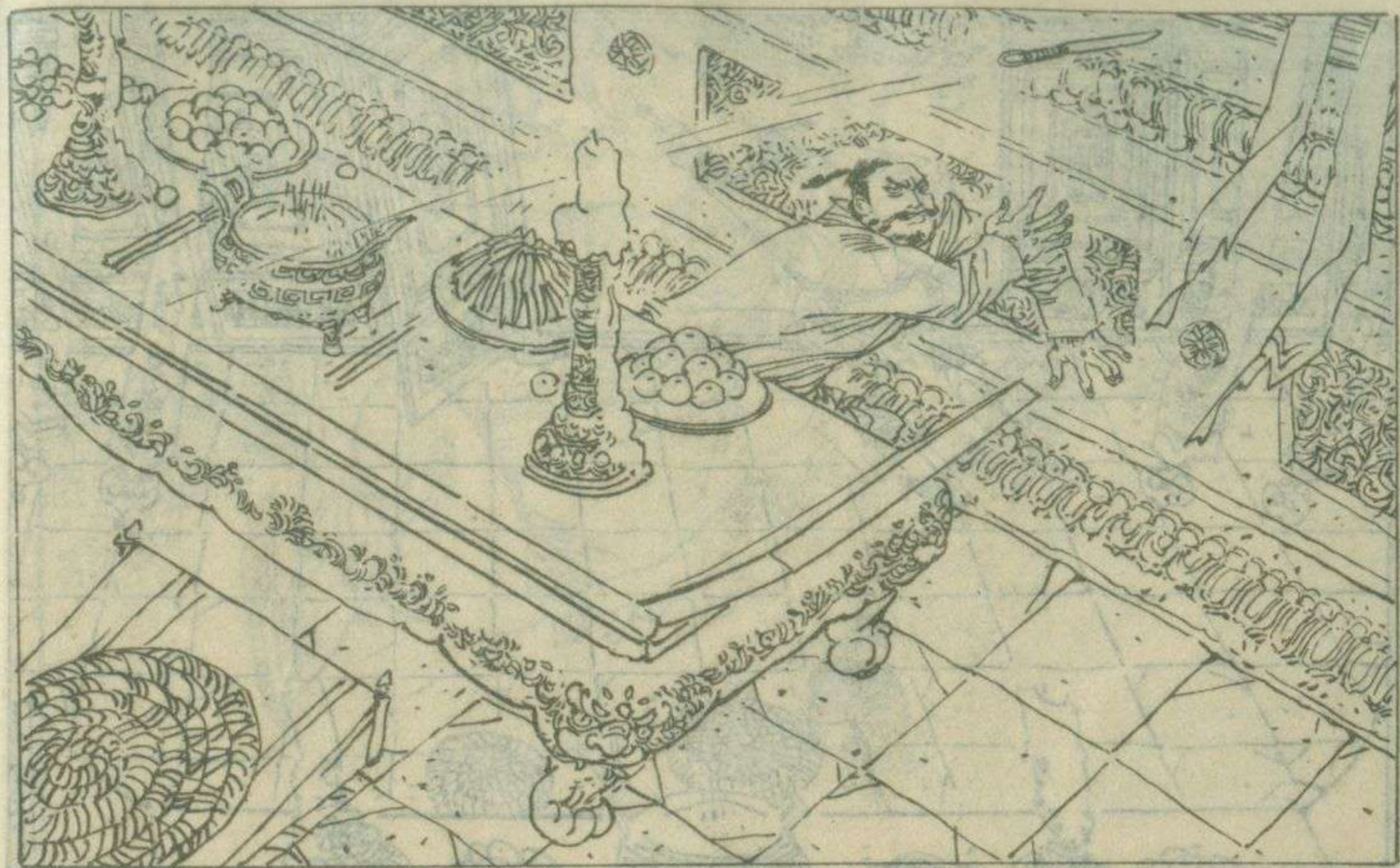
(84) 马荣、春云两个赶紧摘了一盏羊角灯，溜出了屋子。刚要穿出小树林时，却见一名衙役躺在地上酣睡。马荣走近细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，那衙役早已僵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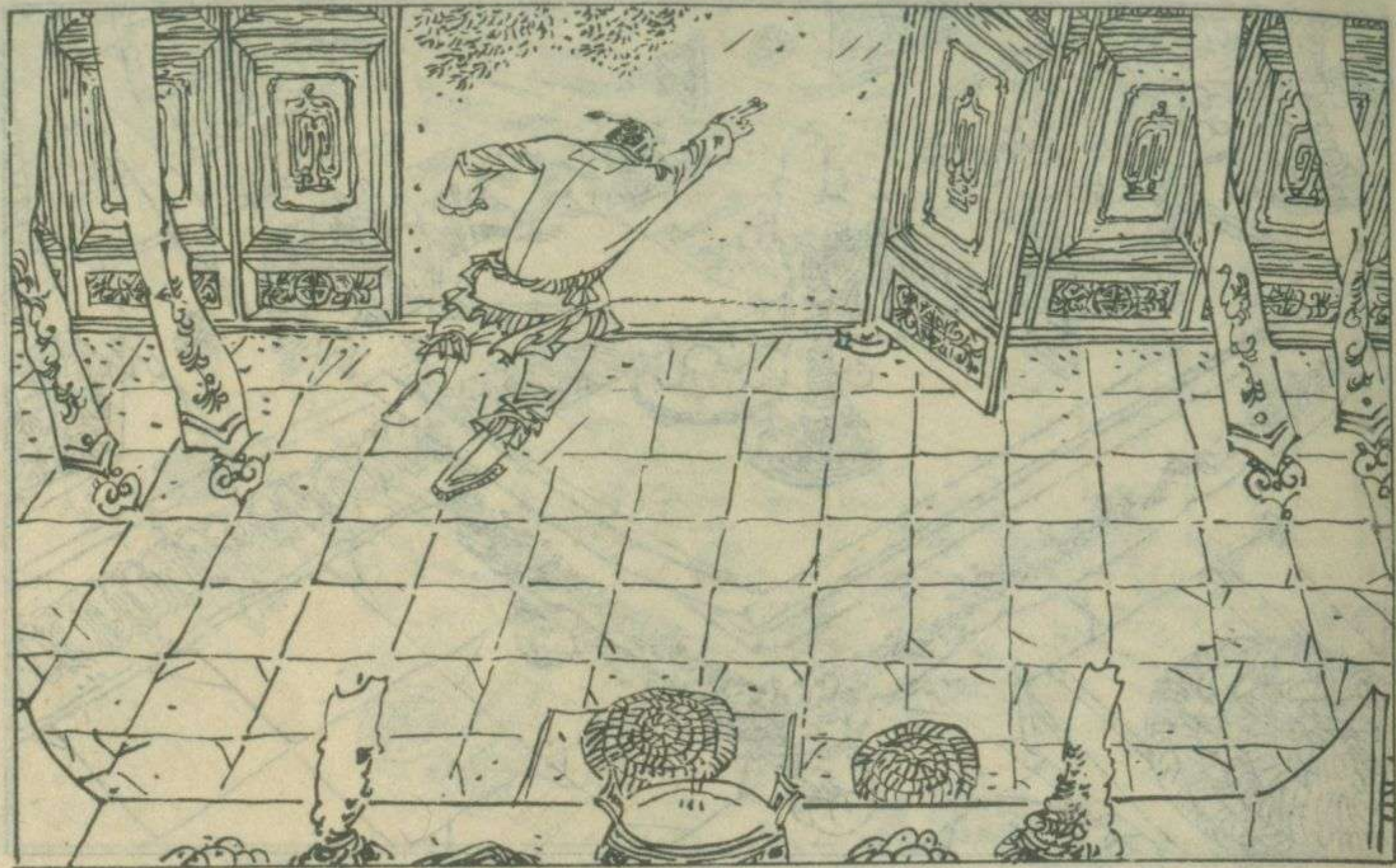
(85) “好啊!凶手竟又杀了衙役!”马荣暗暗恨道。遂一手
挽定春云,翻越进了后墙。忽见瓦砾堆后一个黑影闪进西
偏殿,马荣立即拔步紧追。



(86) 那黑影三脚两步倏忽潜入大雄殿。马荣熟记了大雄殿平面图，一下躲入壁龛，监视那黑影行动。突然，神坛前吱吱格格有声，似有人在转移供桌。



(87) 马荣轻步蹑出壁龛，摸向正中佛像。忽地一道白光左右飞来，马荣眼尖，急忙闪避，只听得“啞啞”一声，竟是一柄匕首。



(88) 马荣探头再看，那黑影已迅步穿出大殿前门。“贼徒往哪里跑！”马荣大喝一声，起步便追。刚到殿门边，被一根绳索绊倒，扑跌在地。待挣扎站起再追时，那黑影早已奔越出山门，不知去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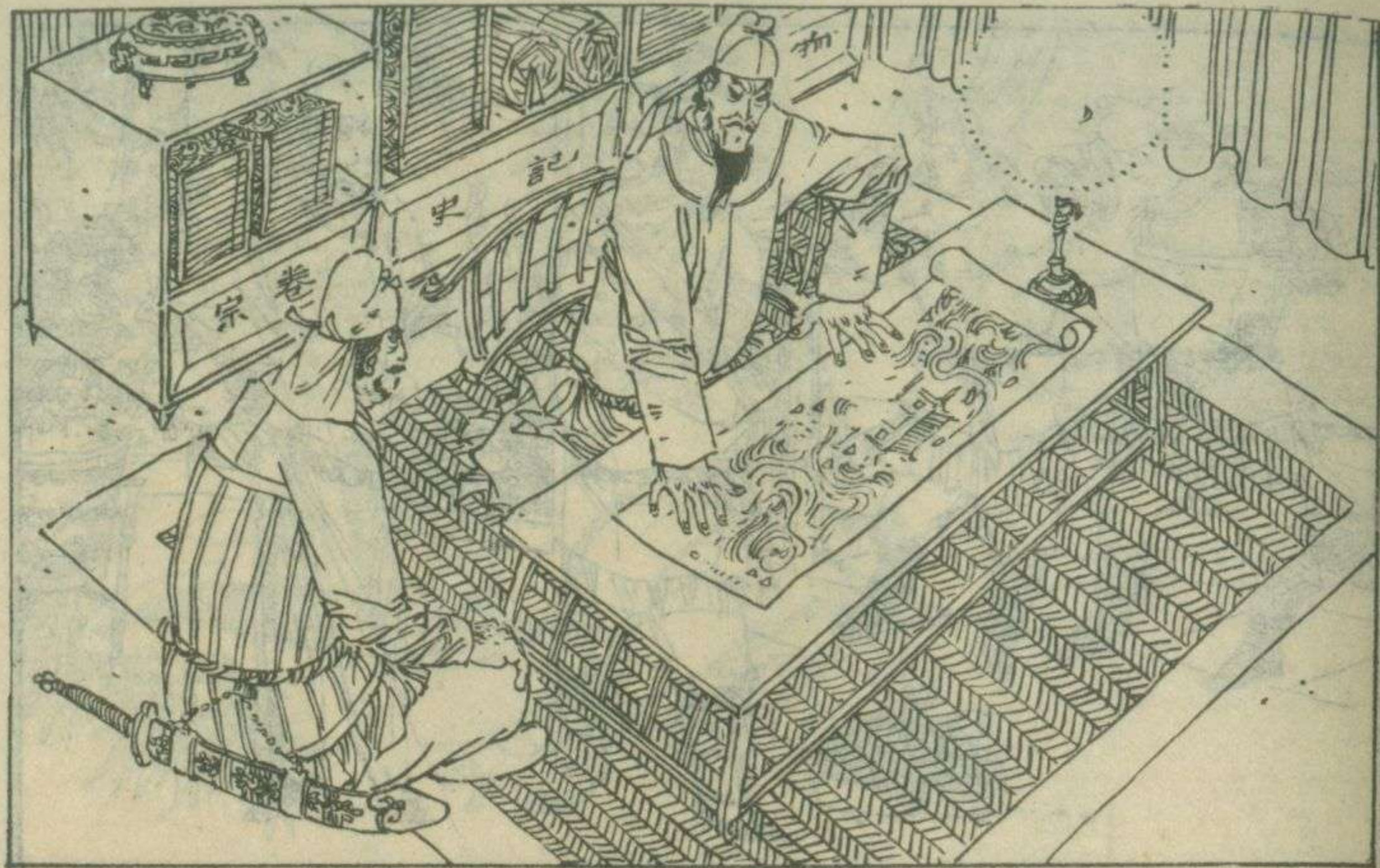
(89) 马荣只得循原路返回偏殿，看那供桌，似还未移动，便将春云送回清风庵。马荣飞速来到紫光寺山门外，摸进树林深处寻找黑影。不料一脚踩空，身子趔趄倒地，睁眼一看，身边竟滚动着一颗血污满面的人头。



(90) 再四下细看，约十来步外正躺着一个人，还在微微呻吟。马荣走近一看，是方校尉。据他说，在巡查时被人在背上砍了一刀，险些儿丧了性命。



(91) 马荣带了人头，护送方校尉回到县衙，狄公闻报，露出喜悦：这头必是另一受害者的了。案情看来有了转机，凶手正在绝望挣扎，疯狂杀人，时辰紧迫，藏金就要出露，决不可再被凶手牵着鼻子疲于奔命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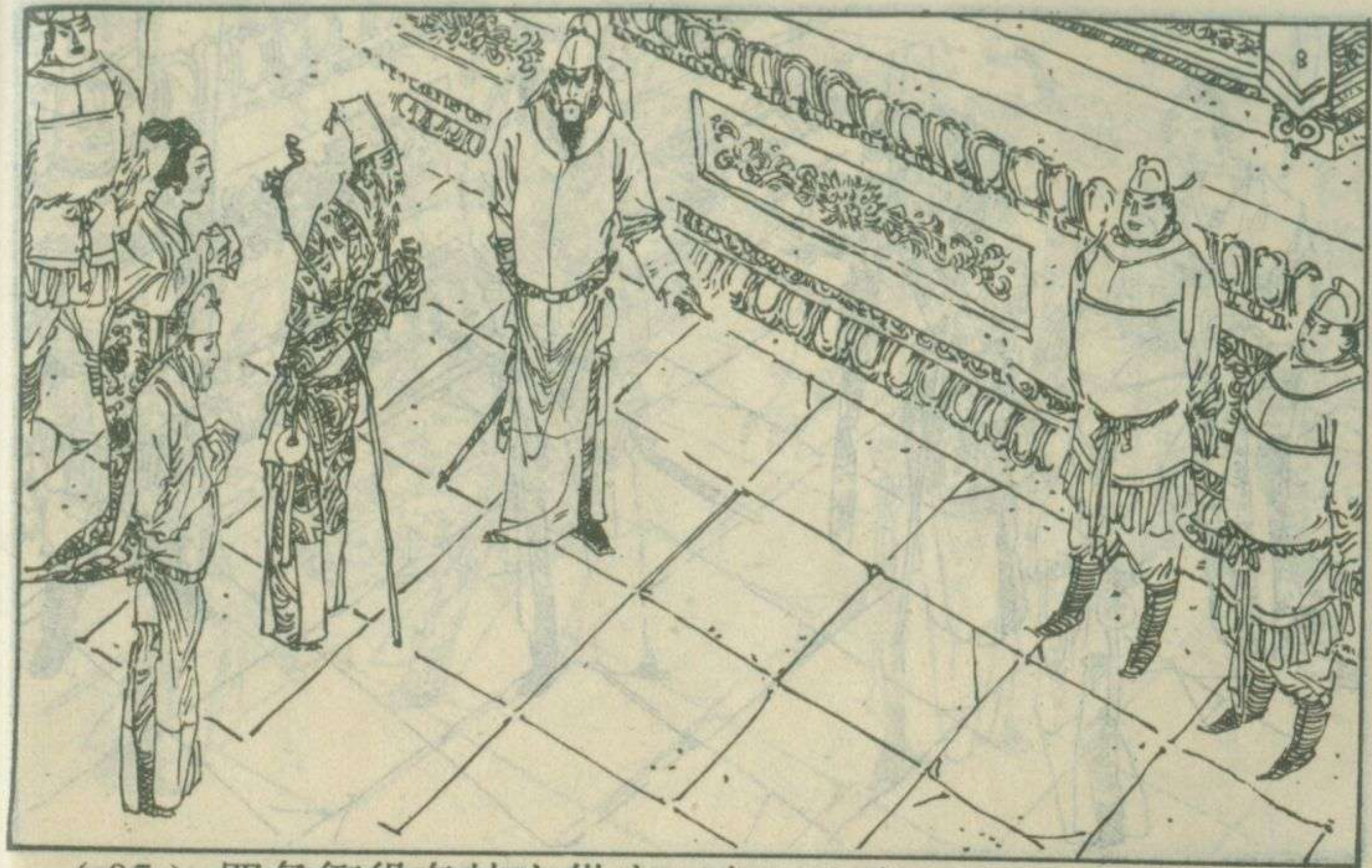
(92) 这一夜，狄公将案子细细理了一遍，又将马荣带回的那幅图琢磨琢磨，突然眼前一亮，拍案叫道：“原来机关正在这里！上次去寺中，我便觉那供桌有些异乎寻常，却原来大有一番讲究哩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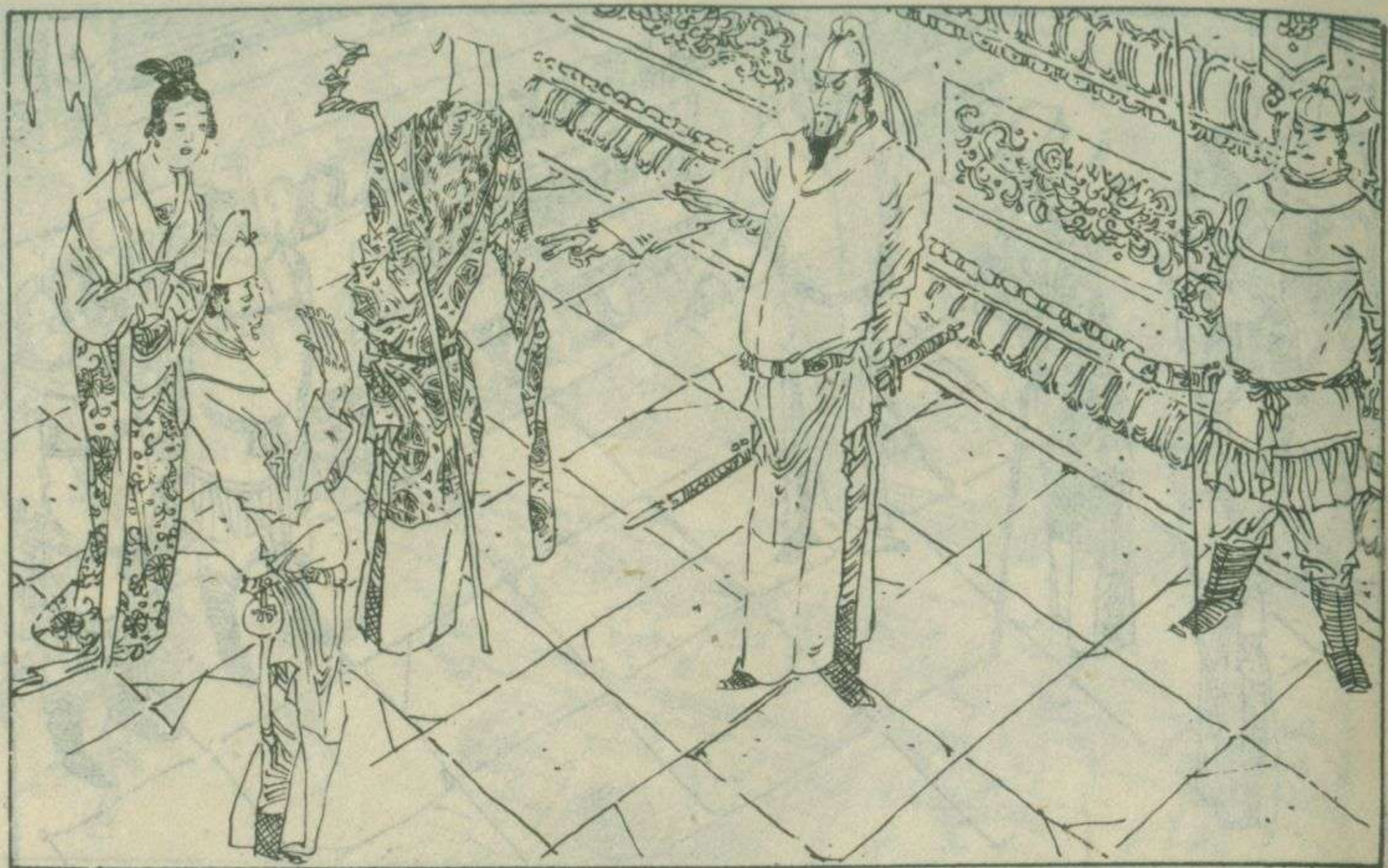
(93) 情况已明，狄公就决定了破案的对策。一面约请吴宗仁夫妇、李玫到紫光寺大雄殿，听述白玉小姐的访查结果；一面去请李珂到紫光寺观看壁画，但不能让李珂发现寺内还有别人。狄公便如此这般布置给马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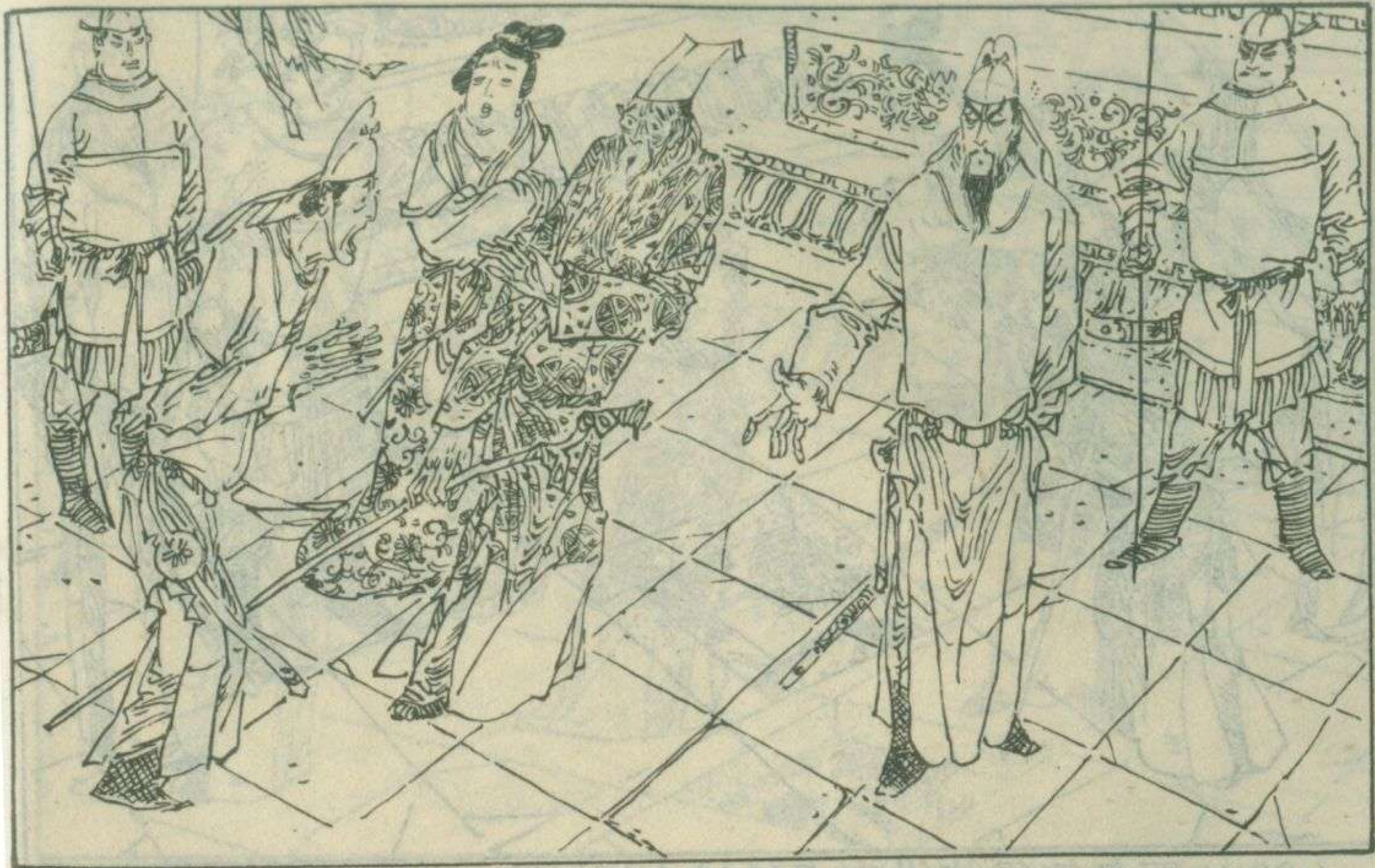
(94) 天近暮黑，狄公率一队衙役赶到紫光寺，吴宗仁、周氏和李玫都已在那里等候了。狄公开言道：“本县今日邀你们来，只是想实地解析一桩案子。来人，将这供桌移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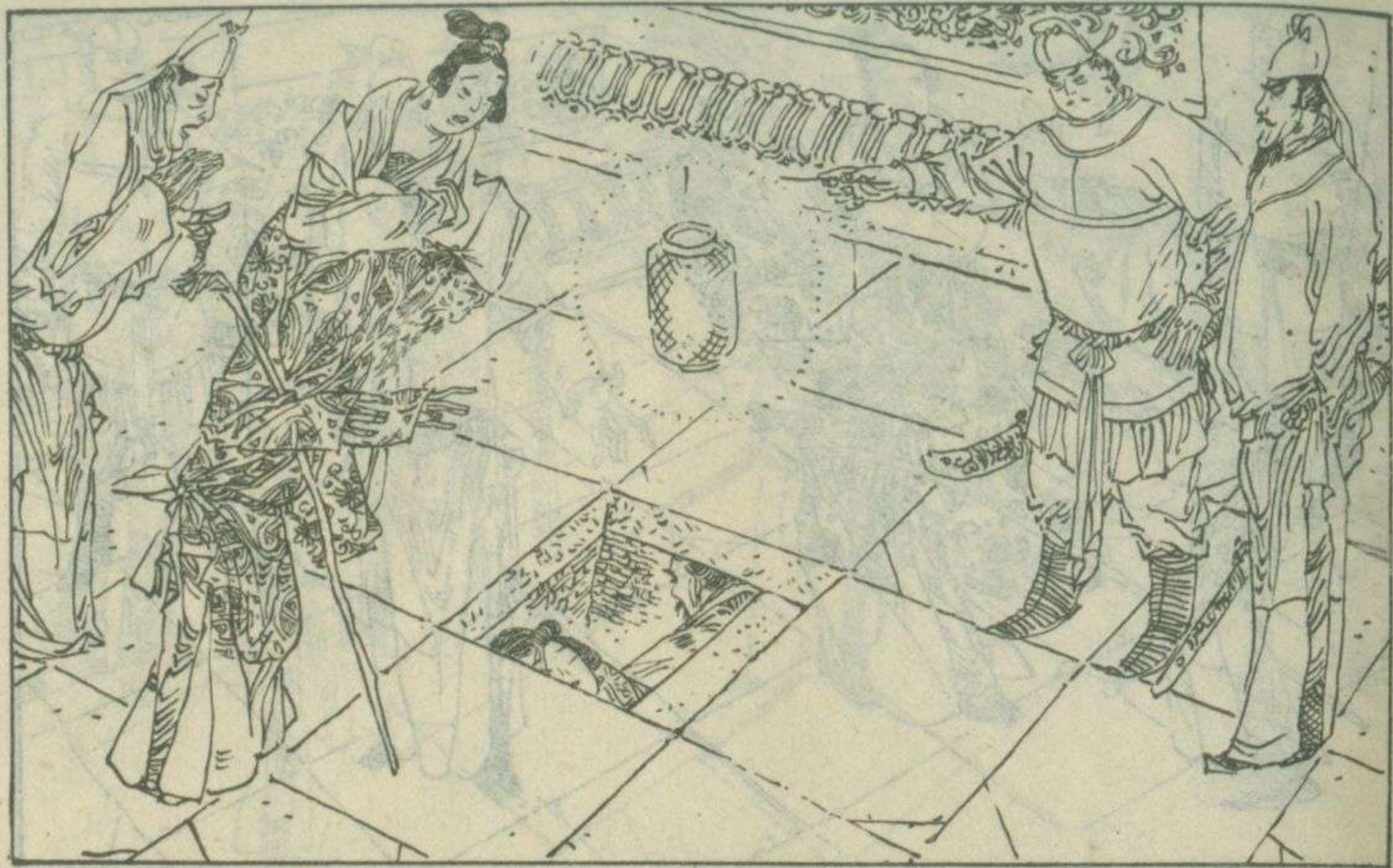
(95) 四名衙役各持定供案一角，由东向西转动起来。待转到一半，狄公喝令停止，道：“吴相公，我先从白玉小姐失踪说起。她逃婚的那一夜，在紫光寺意外地撞上杀她的凶手。这个凶手是策划盗劫五十锭御金的罪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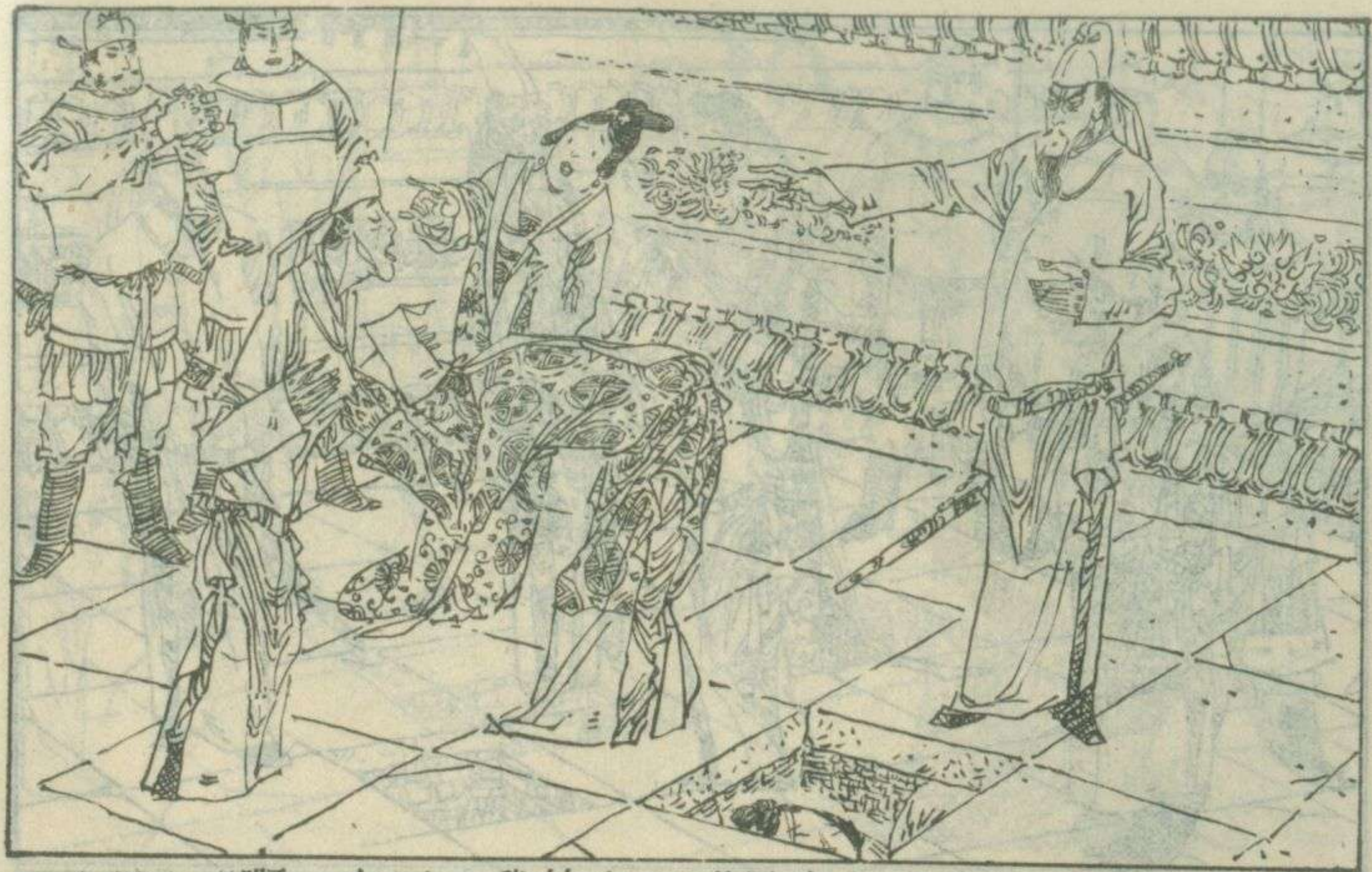
(96) “凶手是谁？是谁？”吴宗仁声嘶力竭叫道。狄公看了一眼李玫，正言道：“凶手正是李掌柜的胞弟李珂！”说得李玫惊叫不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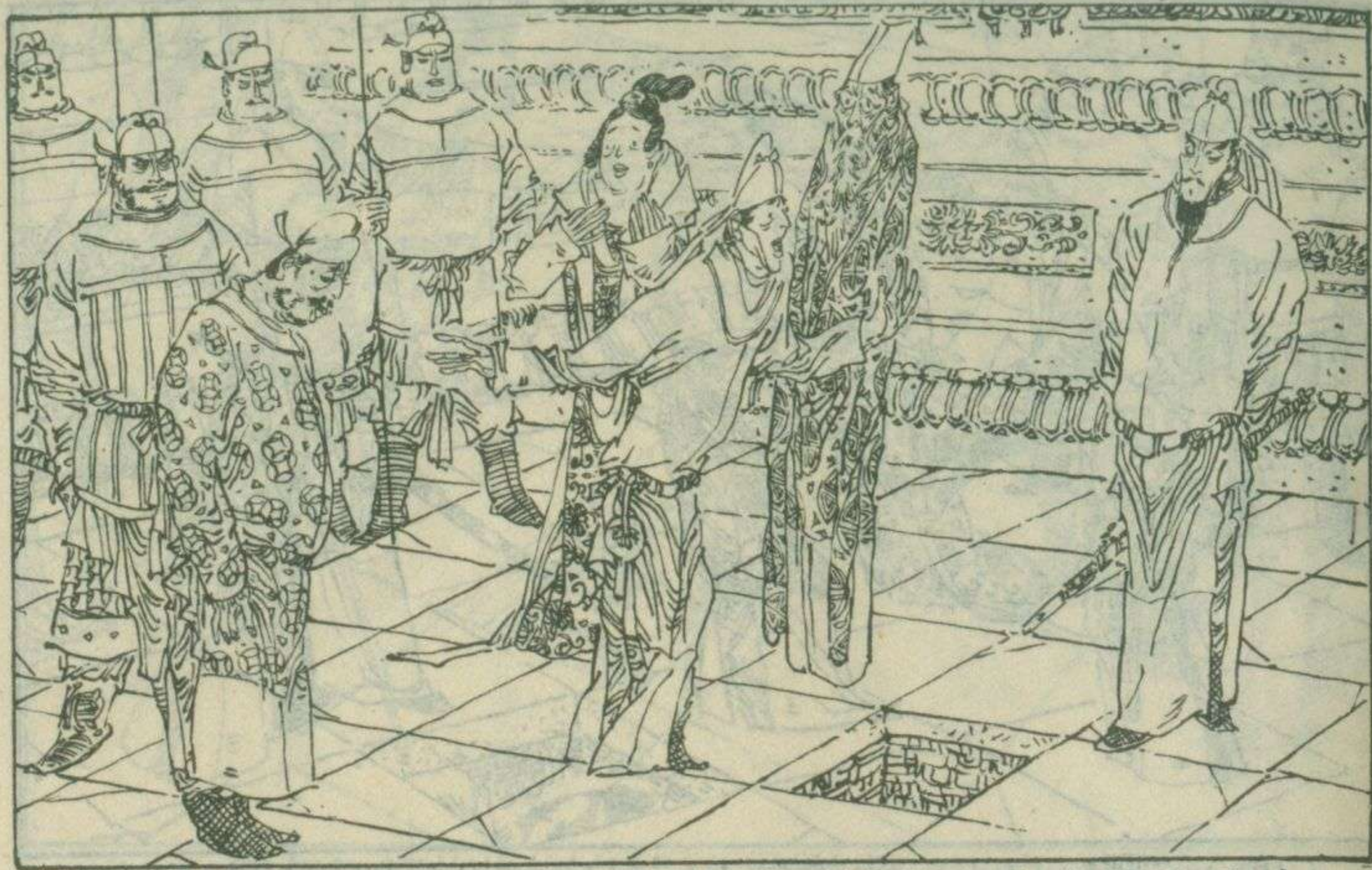
(97) 这使李玟不可思议，胞弟李珂品性歪劣，行止不端，固是事实，但这杀人行凶的勾当，恐是未必敢做出。狄公一挥手，道：“将窖子打开！吴相公你们快快后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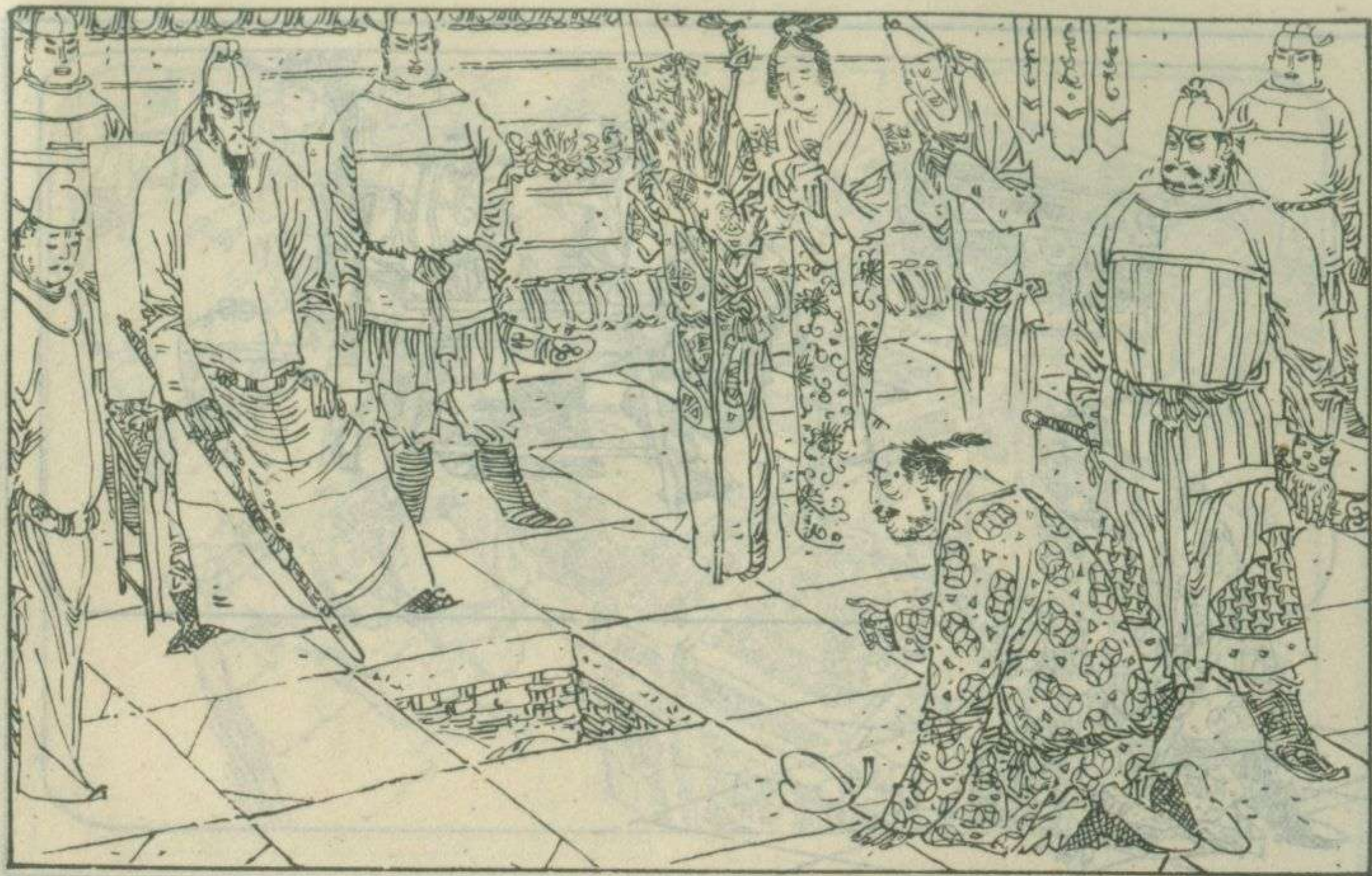
(98) 四名衙役将供案桌转过半周，青砖地果然豁裂出一个小小入口，里面黑洞幽幽。用灯笼一照，窖底左角躺着一具女尸，双目未闭。左角坐定一具男尸，低垂着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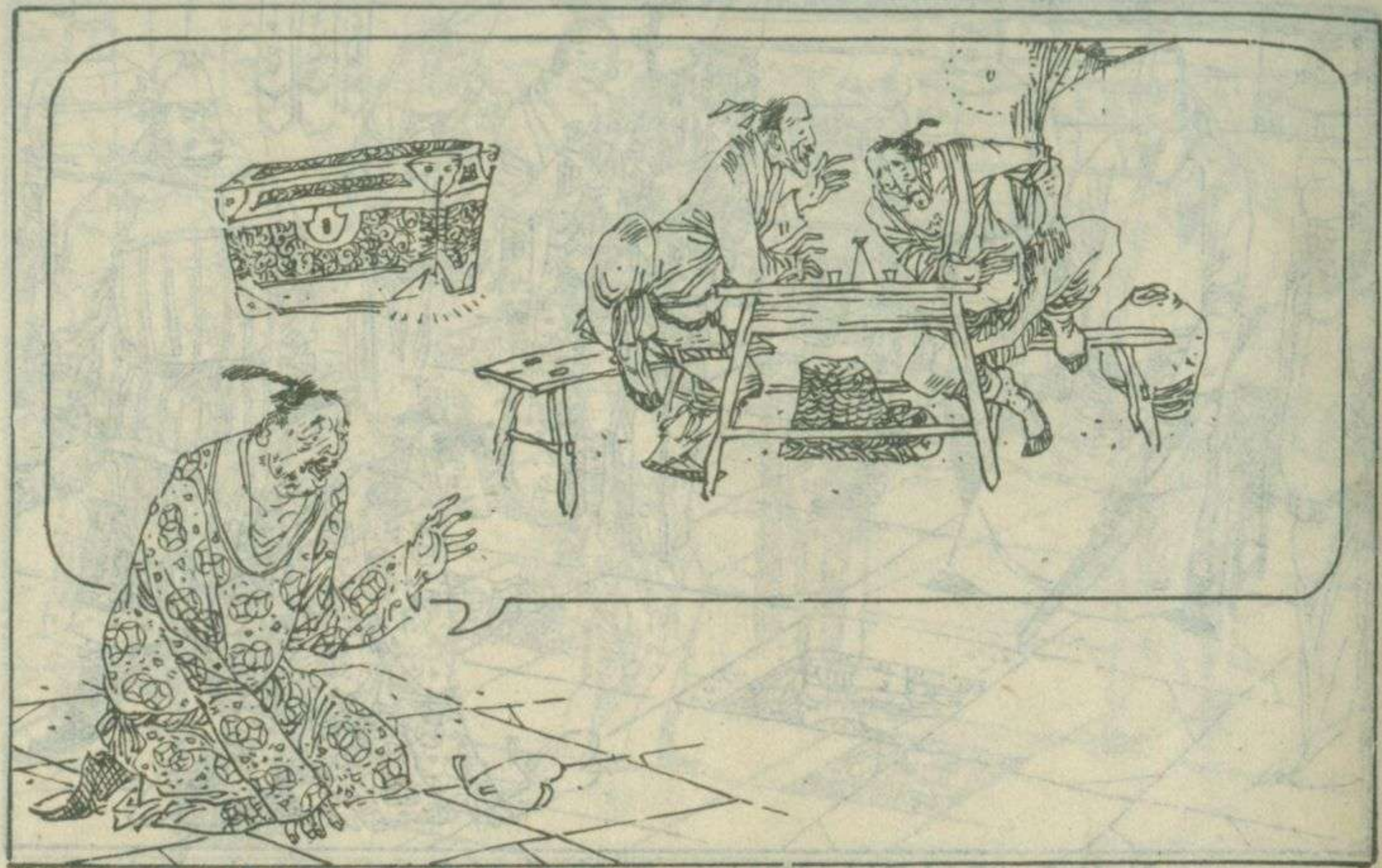
(99) “啊！白玉！我的白玉！”吴宗仁发疯般嚎叫起来，双手扯住李玫衣襟，吼道，“凶手何在？你那个狗兄弟何在？”狄公拍了拍手，大声道：“叫李珂进大殿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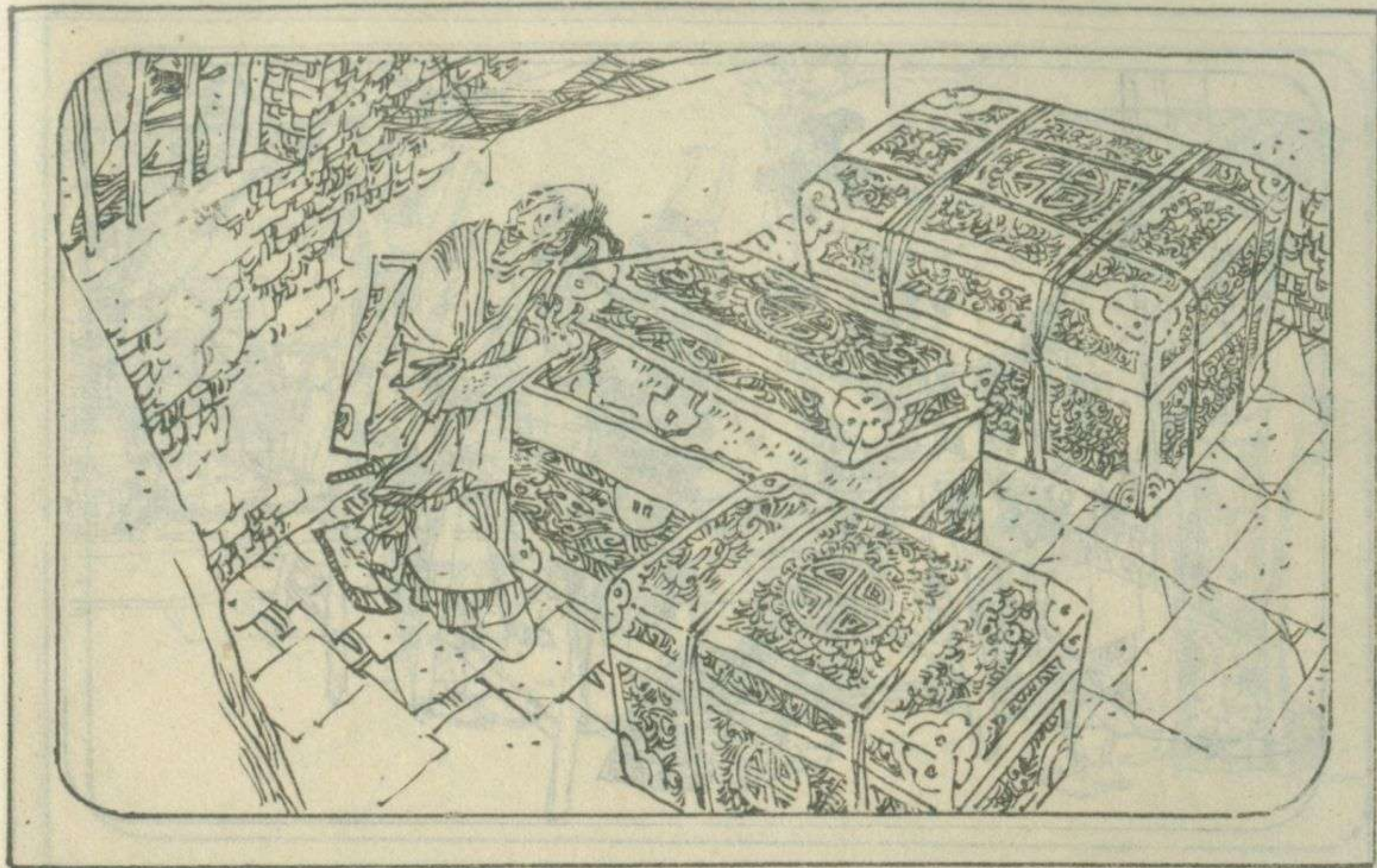
(100) 殿后门楣开了，马荣押着李珂进来。李玫抬头看时，不由惊叫道：“狄老爷，他不是李珂，他是岳丈家雇佣的杨茂德！”“杨茂德！”周氏也惊得目瞪口呆。



(101) 狄公乃请吴宗仁辨认，果然是杨茂德。狄公这才喝道：“大胆杨茂德！你冒名顶替，谋财害命，快快从实招来，免受皮肉之苦！”杨茂德见难以抵赖，只得如实招供……



(102) 原来，且末镇皮革匠刘善龙那一夜没修成皮箱，忍不住将这件事在金银首饰匠间传了开来。很快就传到兰坊城金匠米大郎耳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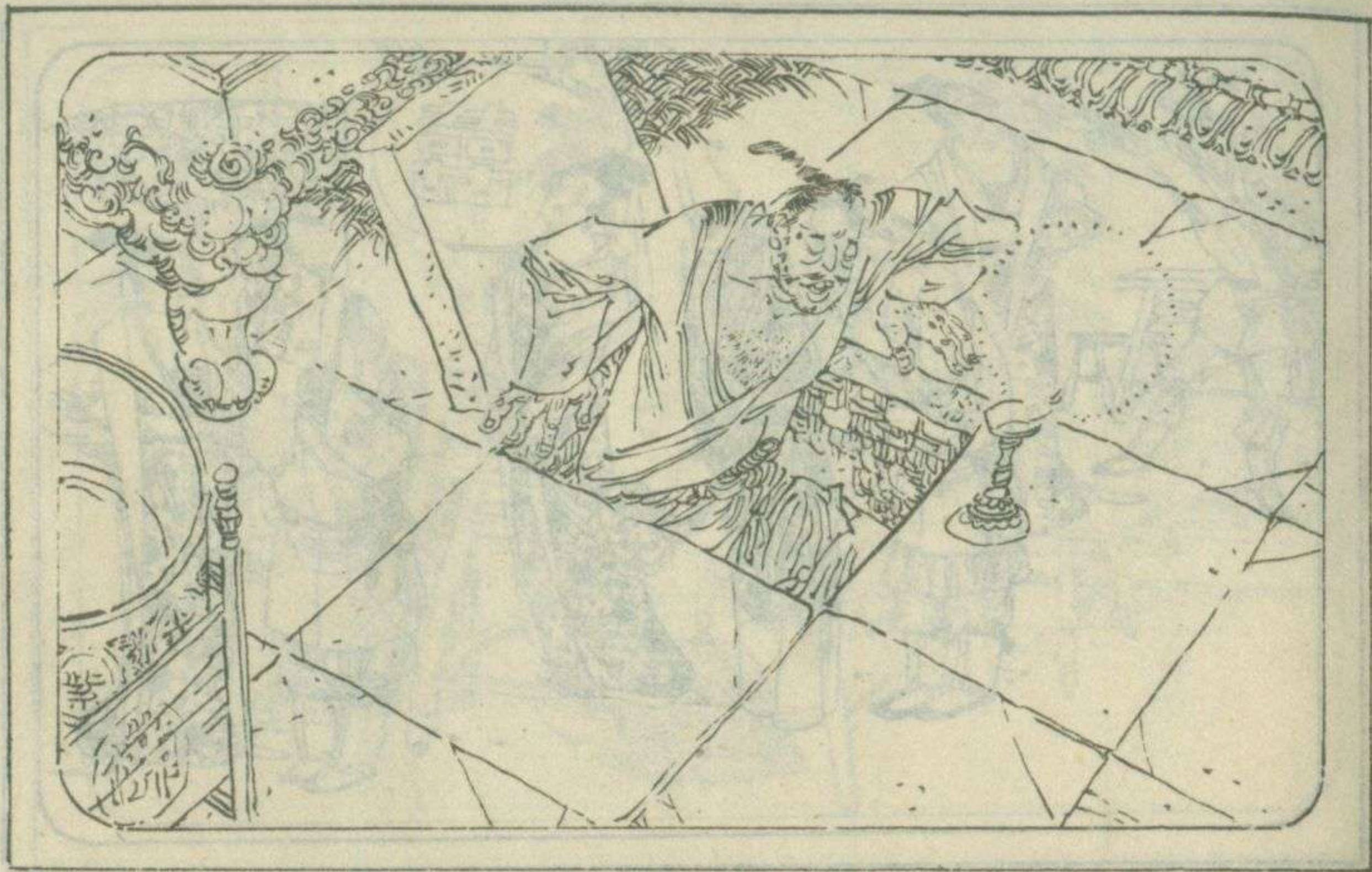
(103) 第二天，邹敬文携带购马金子，来到兰坊城。米大郎财迷心窍，深夜潜入官驿，用铅条换了御金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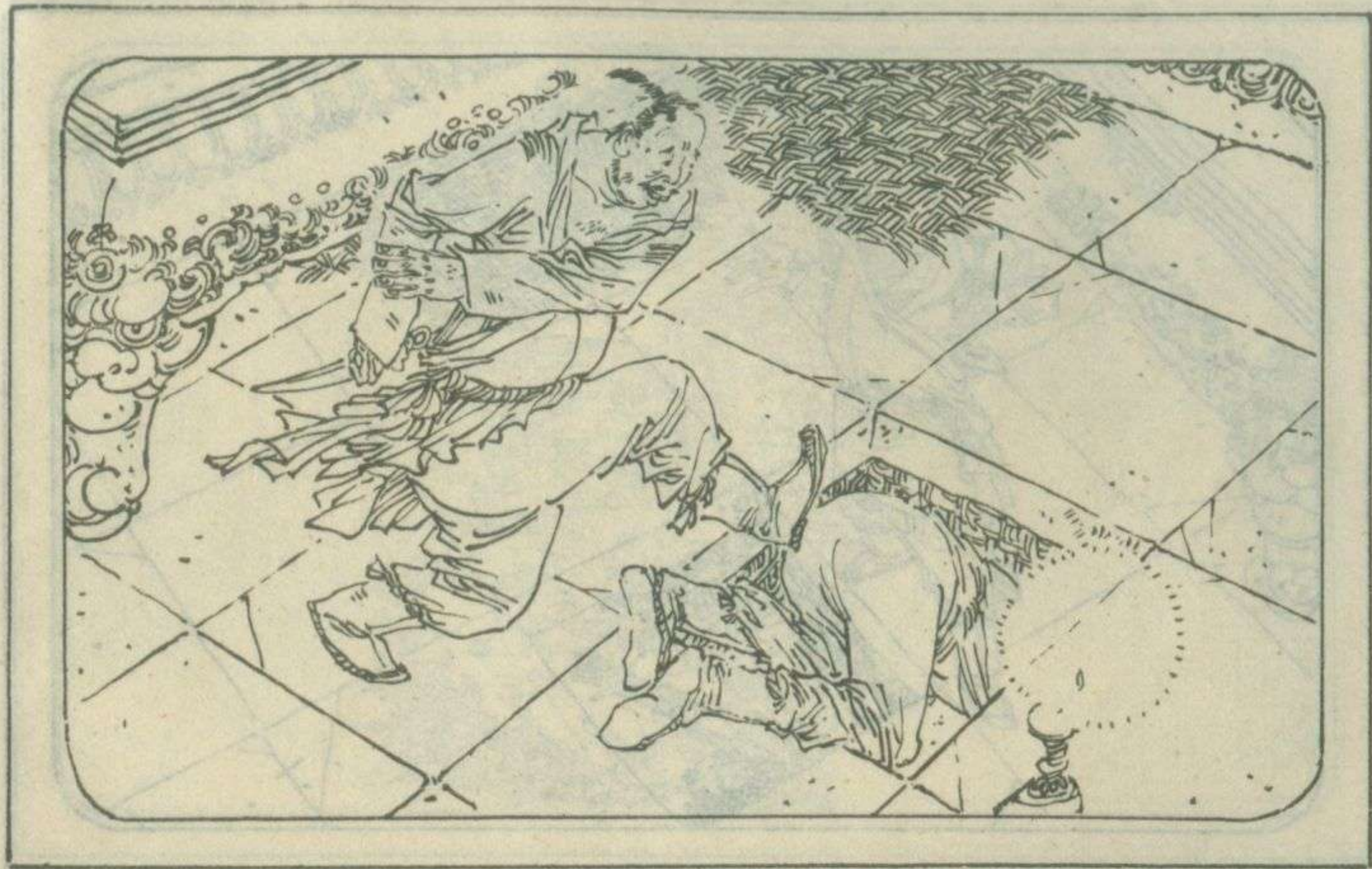
(104) 得手后，米大郎将金锭藏在紫光寺大雄殿窗子的暗橱中。这件事唯有米大郎妻子周氏知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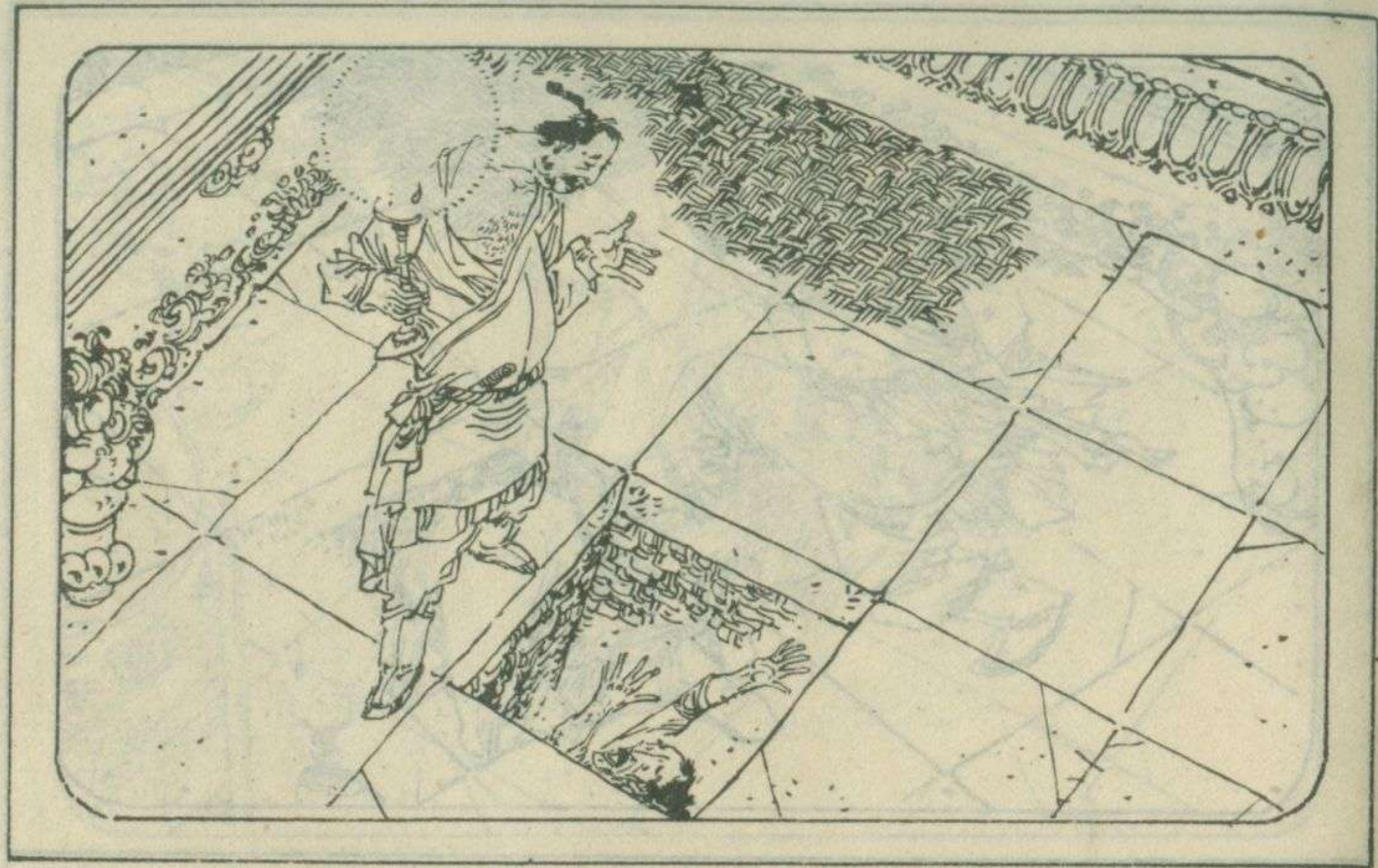
(105) 没隔多久，米大郎与周氏渐渐不和，最后终于各自分手。周氏嫁与吴宗仁，相识了杨茂德。吴宗仁已是年老，杨茂德正值壮年，两人很快勾搭成奸。



(106) 两人打得火热时，杨茂德从周氏那里听到米大郎盗劫金锭之事。杨茂德偷偷下窰子去搜寻，无奈不识窰子中的暗榭机关，一无所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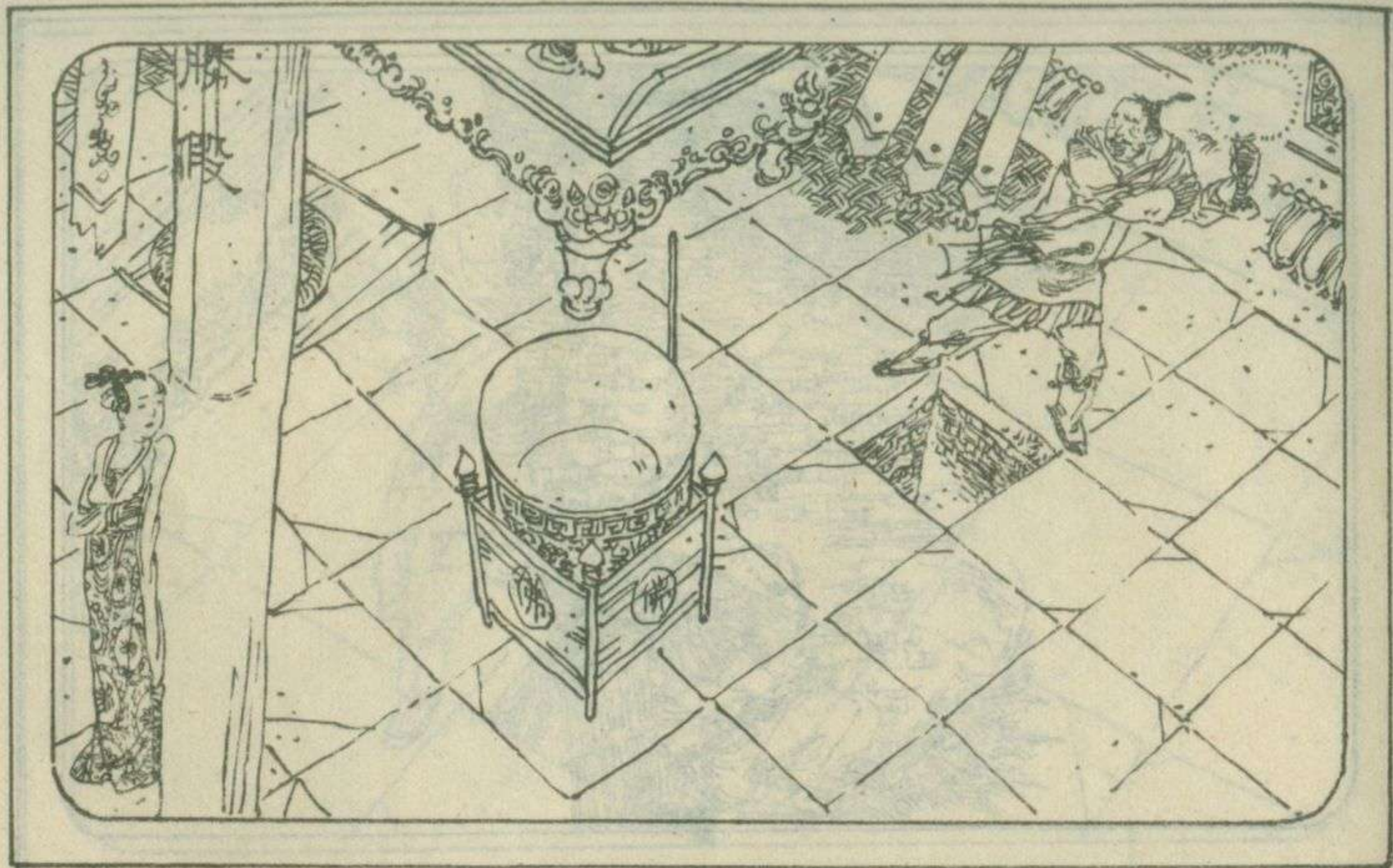
(107) 那一夜，杨茂德将米大郎骗入大殿，推开供桌，逼问他金锭可是藏在这窖子里。米大郎矢口否认他藏金在此，正争辩间，不意杨茂德猛力一推，将米大郎推入窖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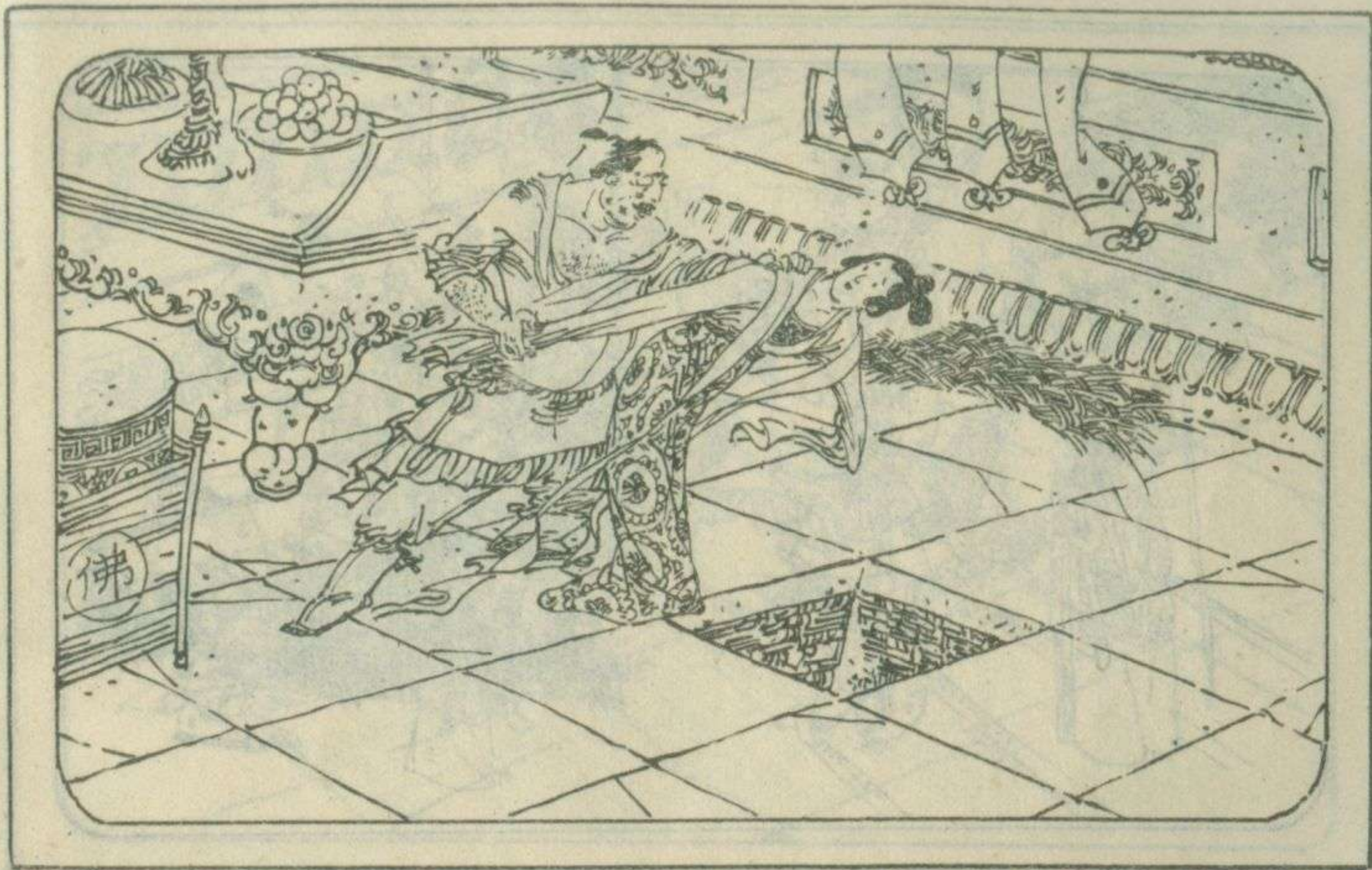
(108) 米大郎跌下窰子，大声呼叫，杨茂德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拿出金锭，我放你出来！”说着，转动机关，将入口闭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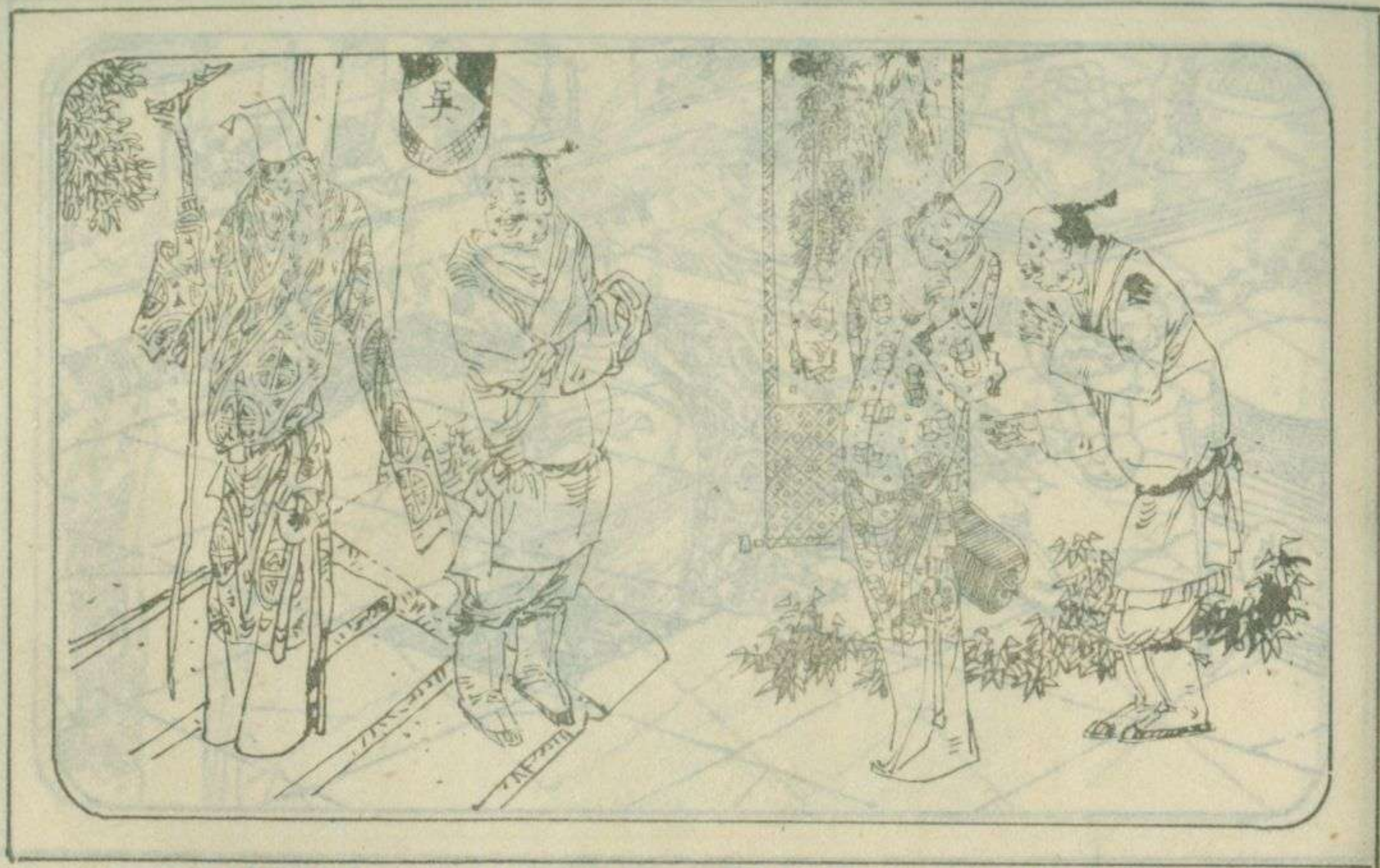
(109) 米大郎被关入窞子时,打开暗橱,将金锭一一取出,塞满自己的怀抱和长袖中,只等杨茂德返回时从长商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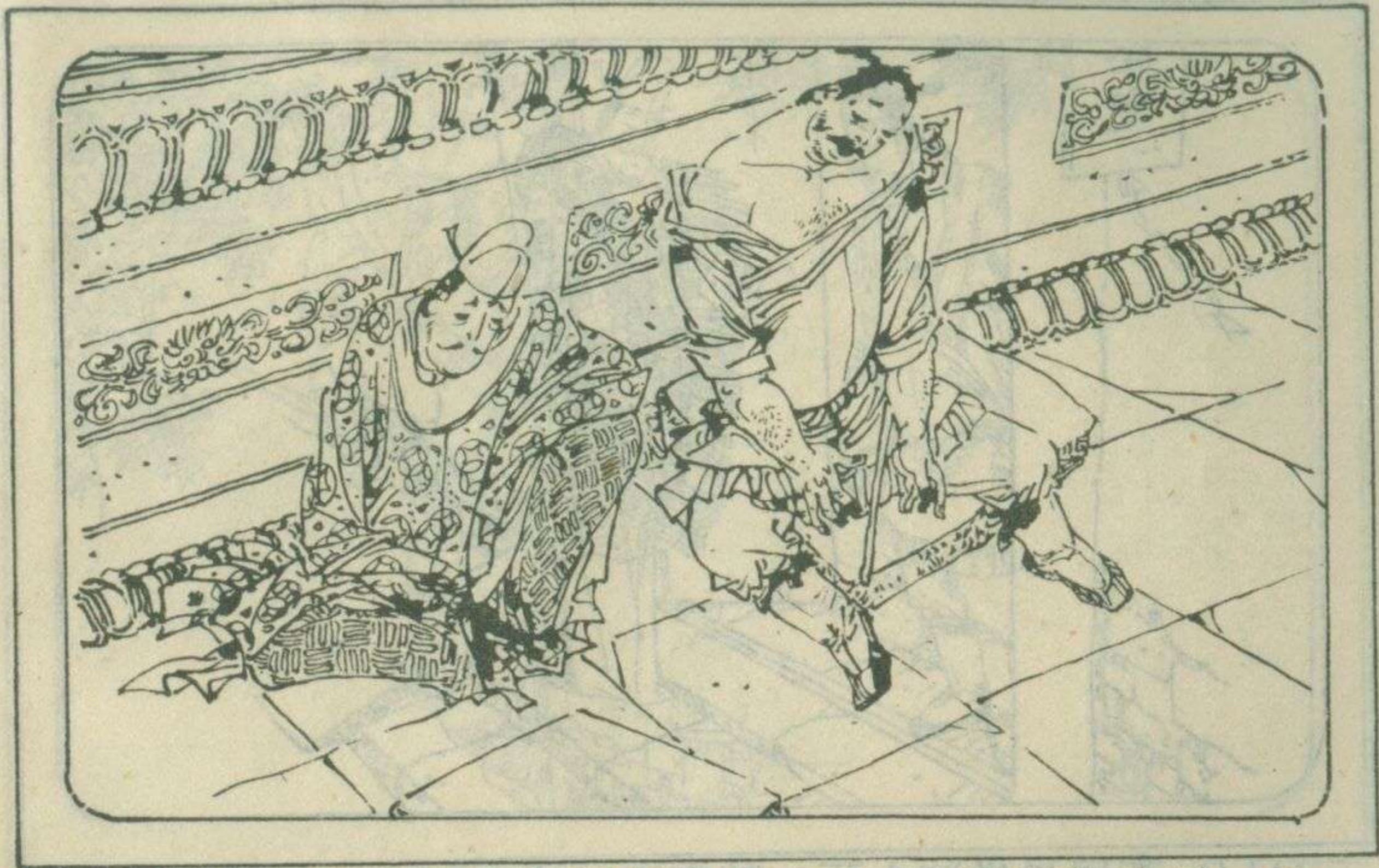
(110) 两天后，杨茂德又去打开窰子，用灯笼一照，不想窰子闭紧，米大郎已经闷死，后悔不迭。正踟蹰间，偏巧白玉小姐为躲大雨闯了进来，识破窰子机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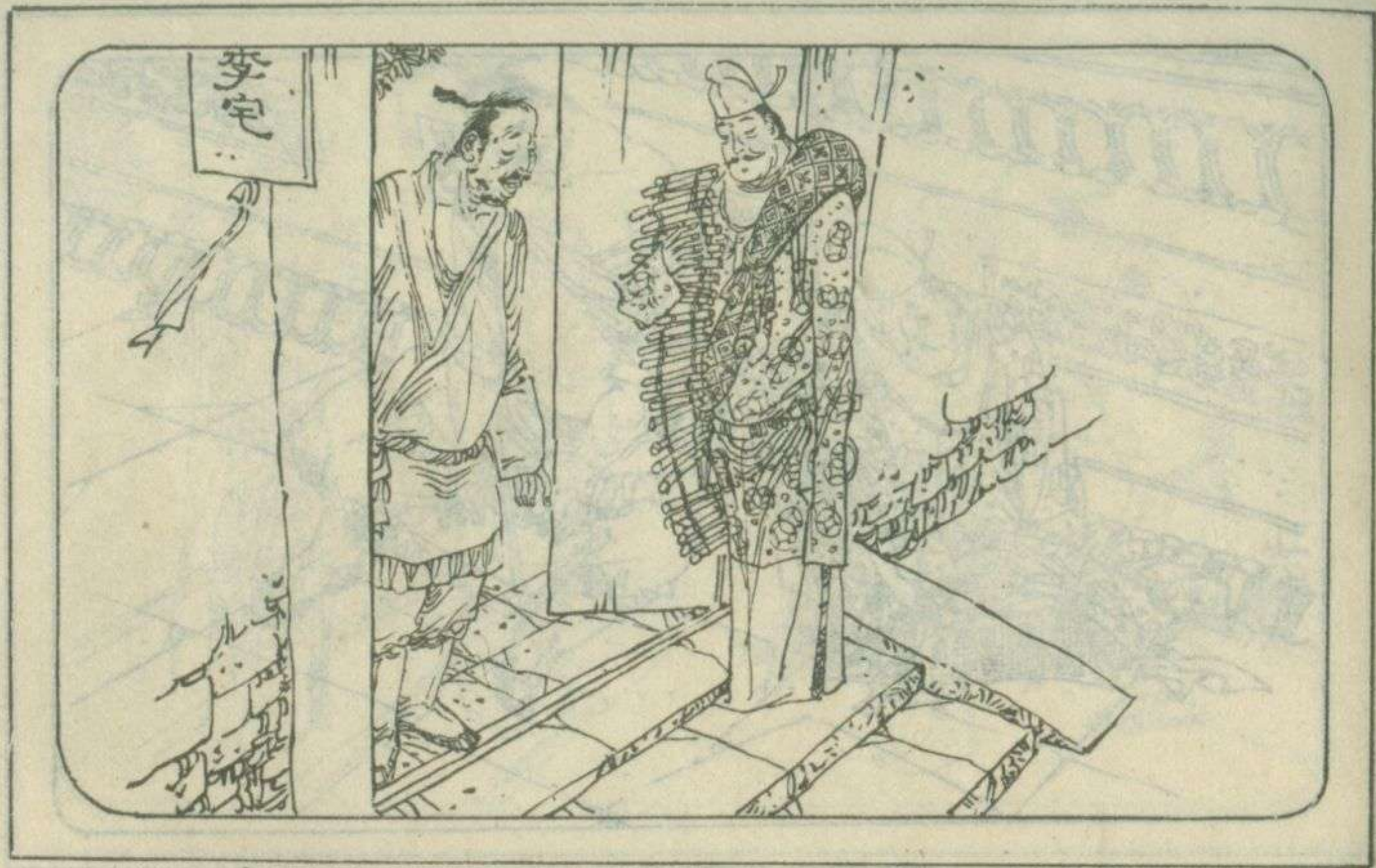
(111) 杨茂德生怕事情败露，杀心陡起，一把抓住白玉，顺手一推，将白玉推入窰子。白玉是个弱女子，立时摔死在窰子里。



(112) 后来，杨茂德与周氏的奸情，吴宗仁有所觉察，立刻将杨茂德赶了出去。杨茂德走投无路，知道李珂与李玫不和，便以御金锭作诱饵，来到李珂家，唆使他一起去紫光寺搜寻。



(113) 两人去紫光寺翻掘了好多日子，仍未见着金子。日长月久，两人也渐渐灰心丧气，将这掘宝发财的美梦撇在脑后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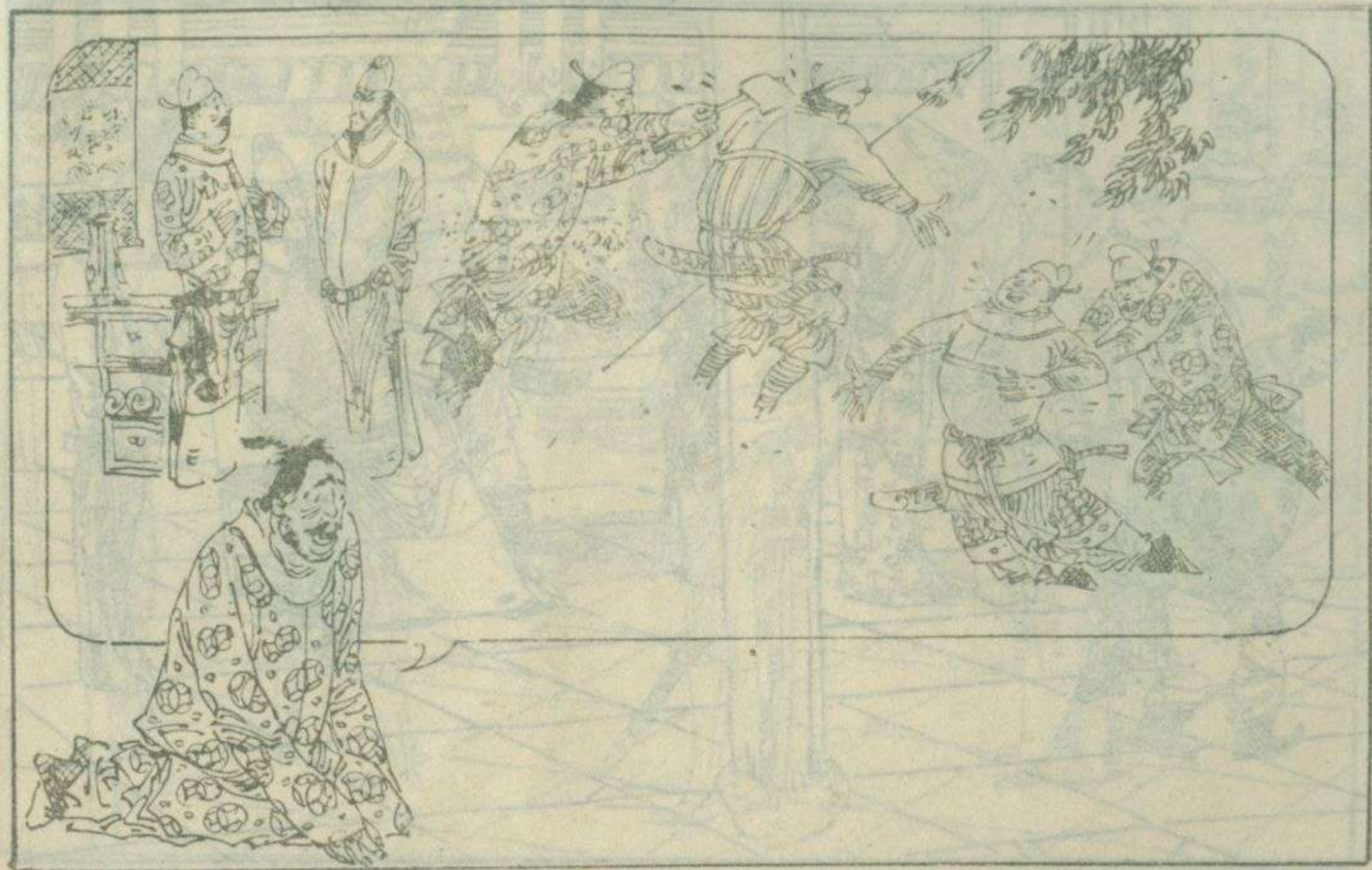
(114) 李珂虽佯装心死，其实不时去书肆查阅文字典籍。那一日，李珂回家时面露喜色，从床底下找出绳梯和风灯，涂画了草图，又备了一口牛皮袋。李珂对杨茂德谎称道要去西山千佛洞画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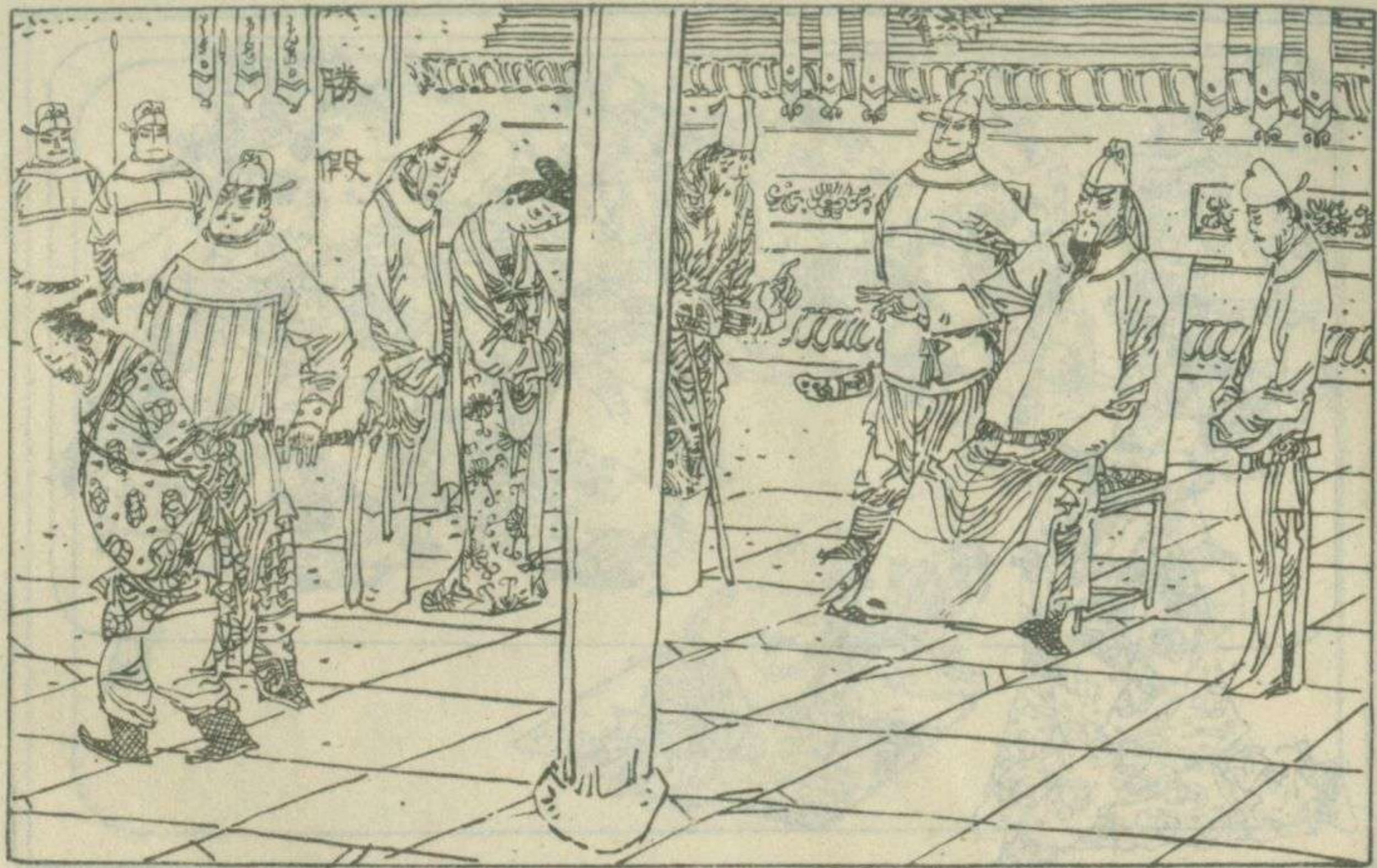
(115) 杨茂德早悟出其中奥妙，约了泼皮沈三一起跟踪。
他跟沈三约定，事成之后分他三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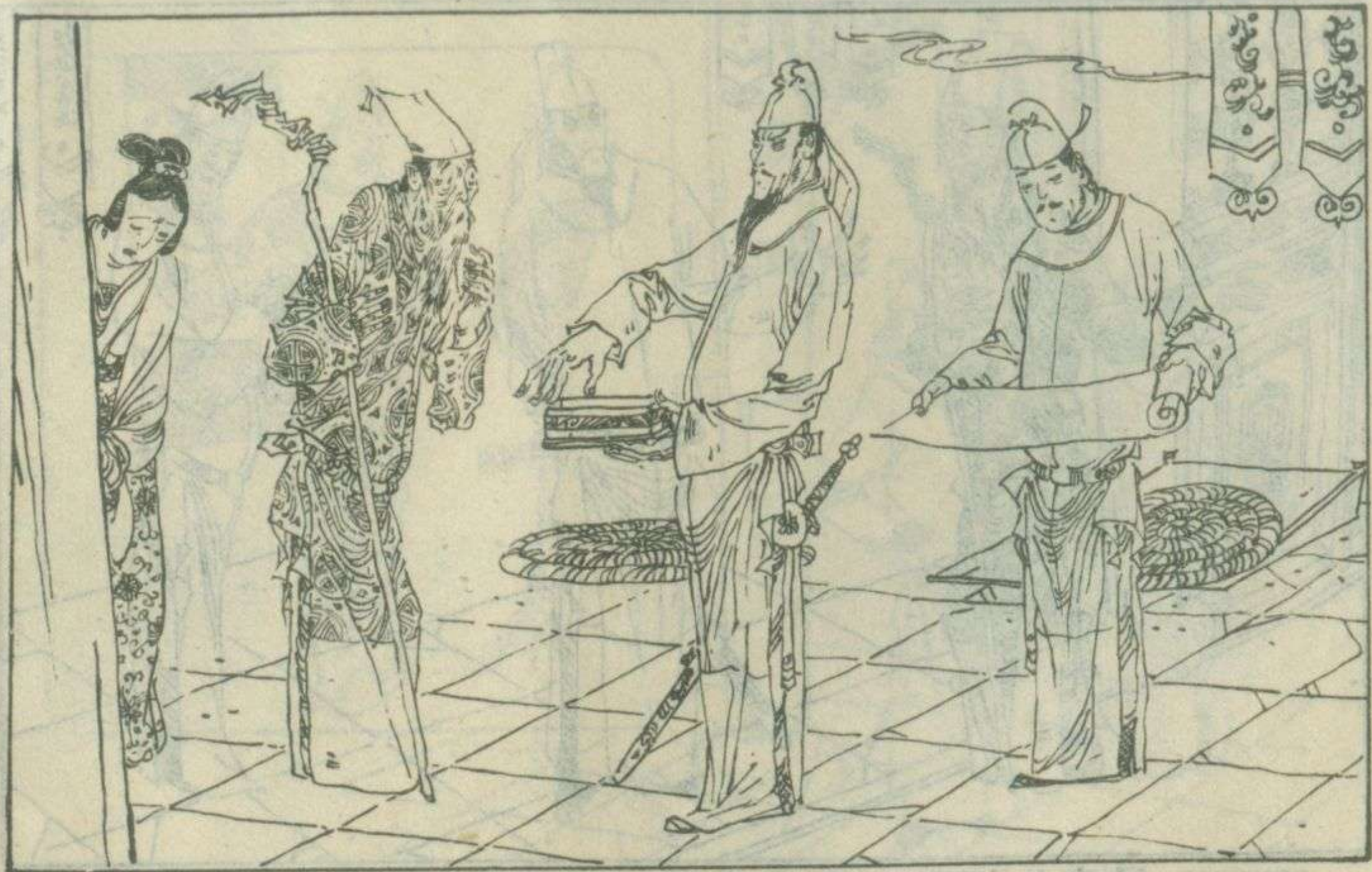
(116) 两人乘李珂不备，将他勒死。杨茂德又乘沈三大意，一刀戳死了沈三。为了不使李珂让人认出，杨茂德便将两个身首调换。偏巧阿牛醉后来紫光寺找沈三，杨茂德未曾来得及按图索骥，下窰子找暗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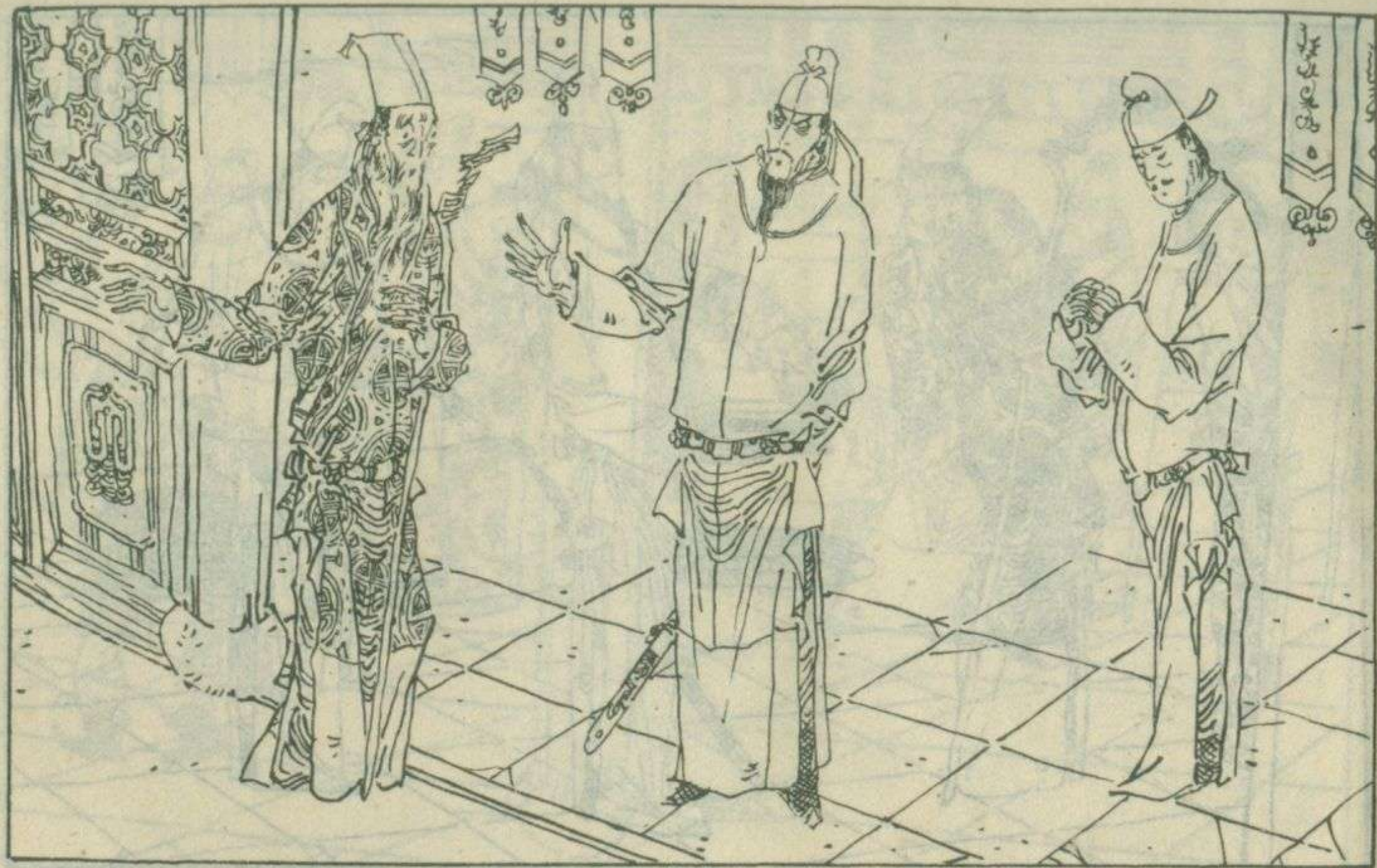
(117) 第二天，又逢狄公来访，他便冒名自称李珂。此后风声越来越紧，又担心自己被人识破，遂铤而走险，在紫光寺杀死看管衙役，刺伤方校尉，几次对马荣下毒手，企图取出金锭，远走高飞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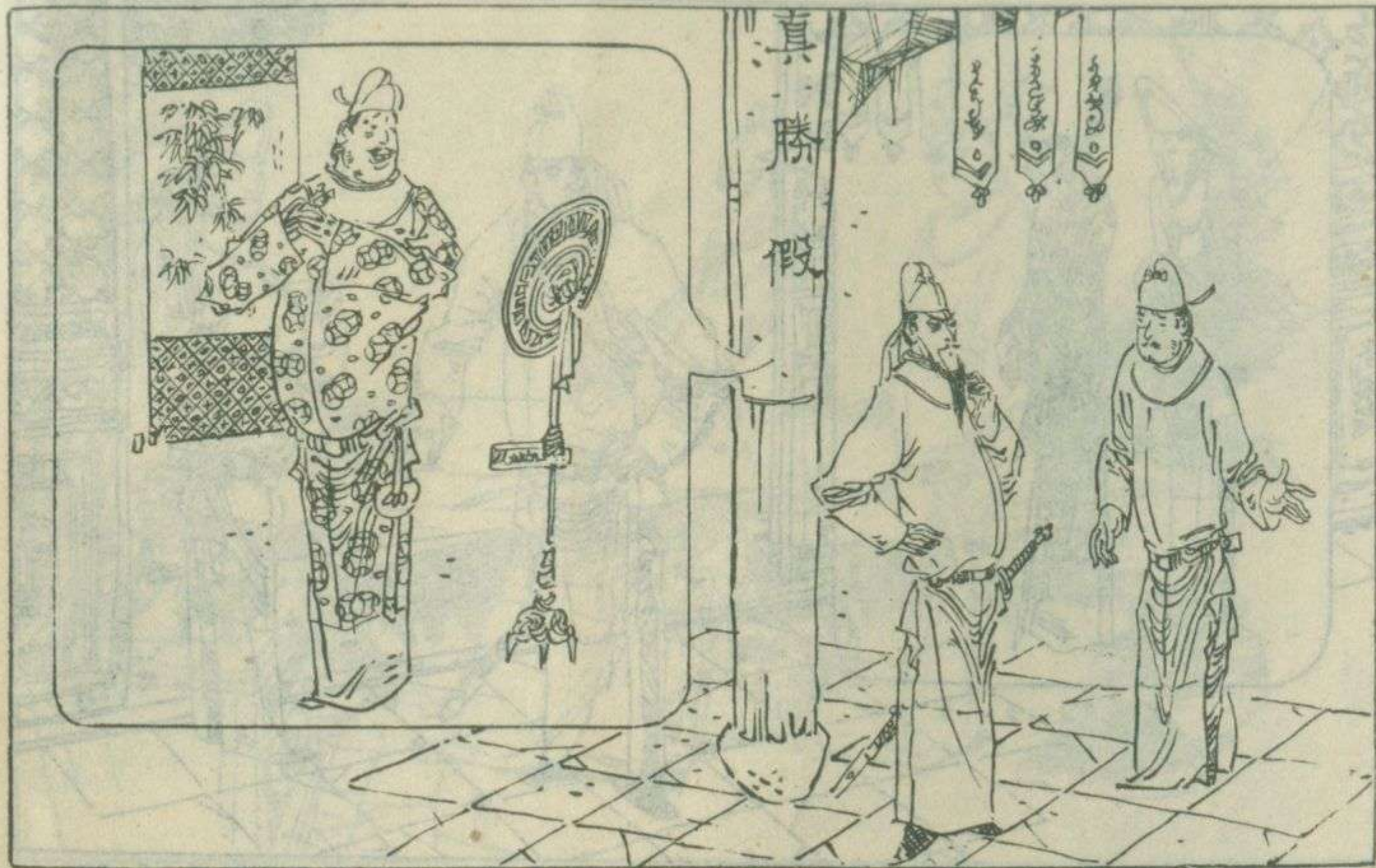
(118) 听完杨茂德这一番供述，狄公觉得主要案情大节已经条脉清楚，便命衙役将杨茂德押出大殿。吴宗仁乃大梦初醒，忙问狄公是如何得知白玉遇害信息的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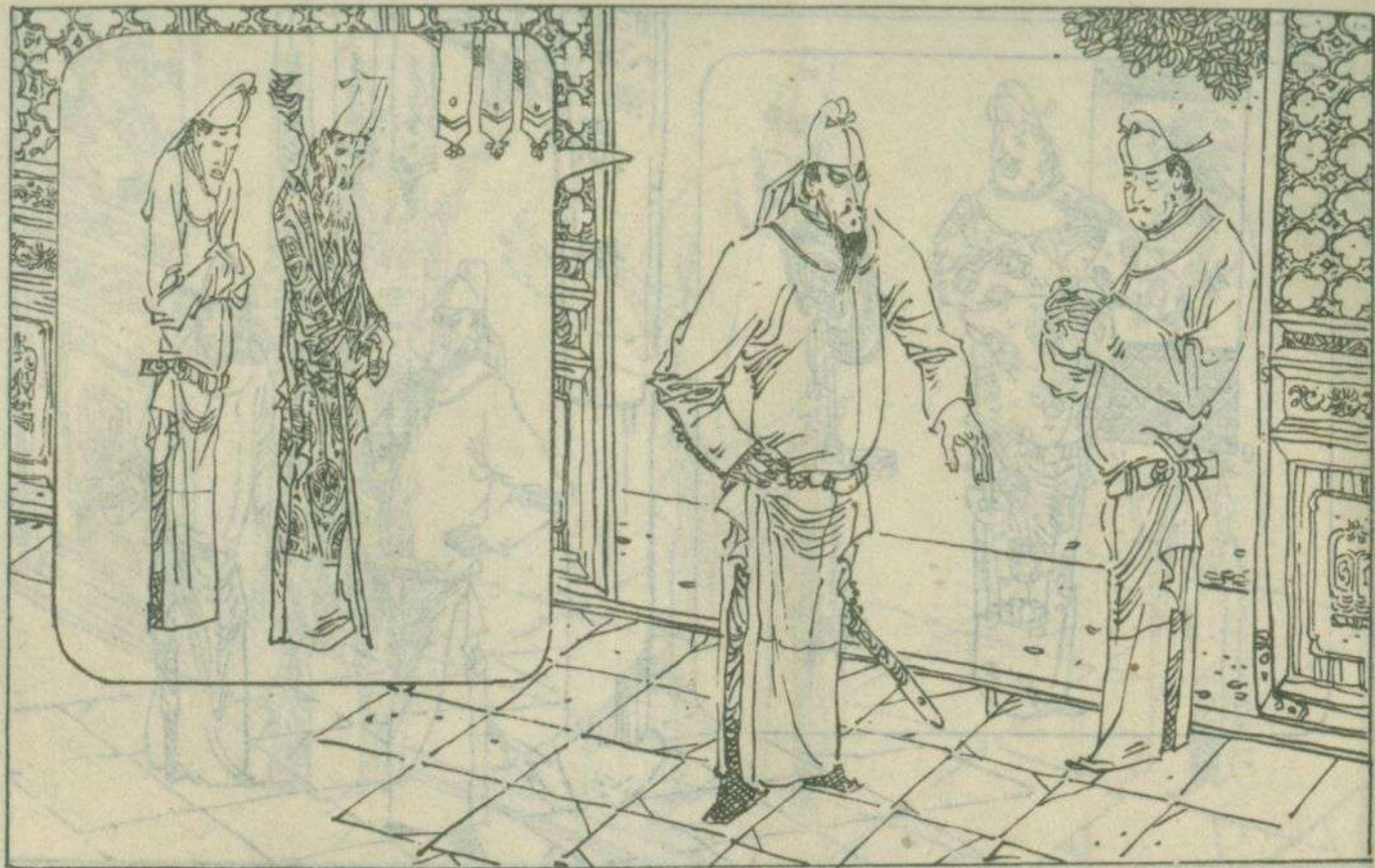
(119) 狄公随即把偶然得到的紫檀木盒之事说了。他正是从盒盖白玉雕成的“寿”字得到启示，再从两边用刀划出“入”、“下”两字，才悟出与大雄殿的平面图完全相同。依凭了这一点，狄公终于弄通了开启这窖子的机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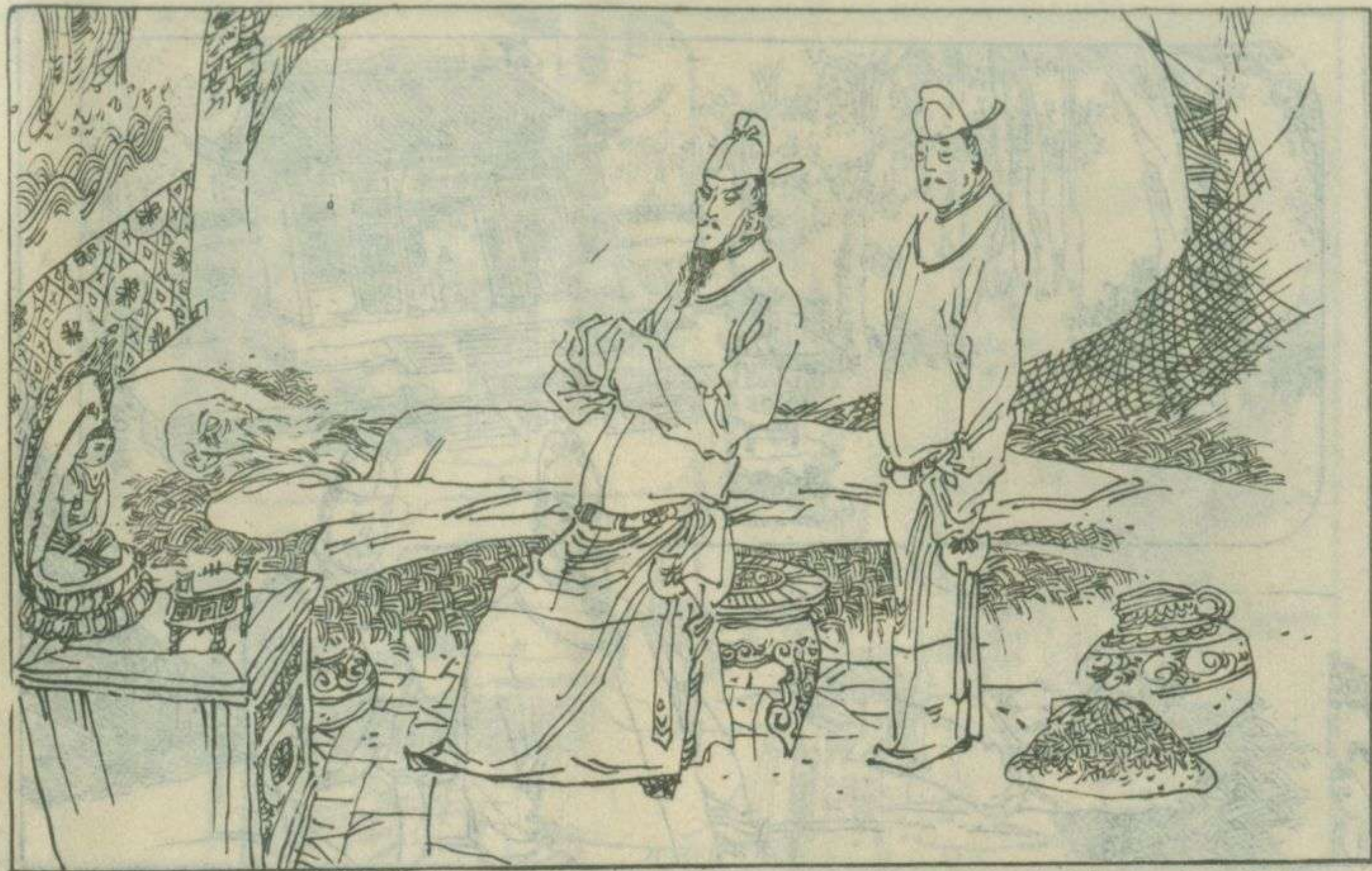
(120) 吴宗仁问道：“那木盒莫非是小女在窰子里扔出？”狄公道：“据本县断来，盒内白玉的字条，不是她亲笔所署。那木盒应是某人精心构划的骗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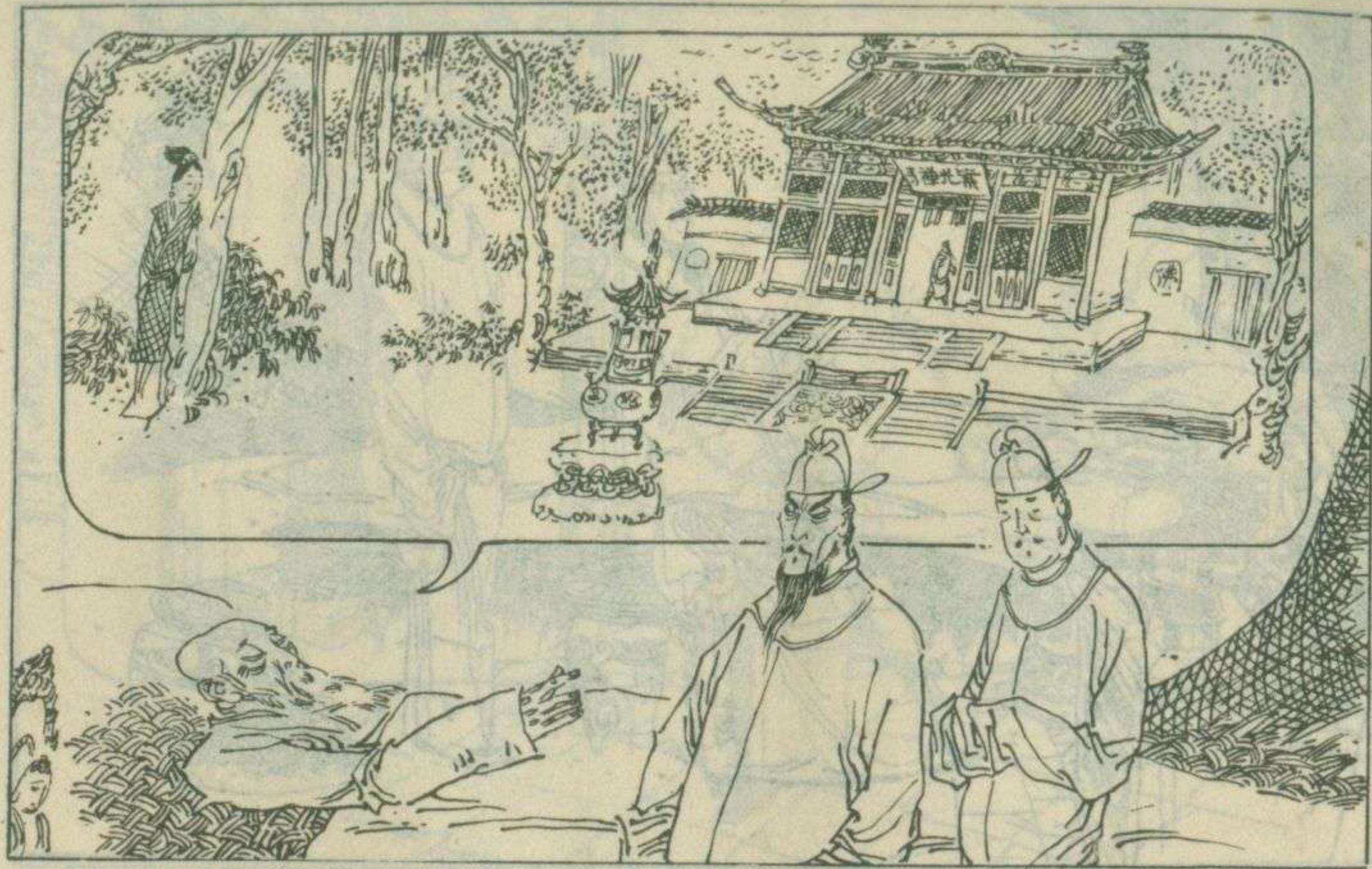
(121) 之后，洪亮好奇地向狄公探问，是如何看出李珂系杨茂德假充的。狄公道：“我初见他体格魁梧，不似一般画师。我悬以高价要买他的画，他不会画，便用三幅旧画充数。杨茂德与李玫相貌迥异，这也是更证实我的怀疑。”



(122) 再有，大雄殿开启窰子时，吴宗仁、李玫两人木然不察，未见惊恐躲闪之状，可见他们与劫金杀人无关。这样，剩下只有假冒李珂的杨茂德了。洪亮听了这番分析，心悦诚服，不住点头。



(123) 次日一早，狄公扮作经纪人模样，随带洪亮去西市垂虹桥访乞丐团头和尚。狄公开门见山道：“本县有一桩小事请教，一个坠入深窖、濒临死亡的弱女子，怎么能从容写字？怎么能将木盒从穴口扔出来？”



(124) 和尚蓦地一惊：“狄老爷果然睿智过人。白玉摔下窰子时被春云发现了，后来紫光寺中发生的事，她都暗中窥得。她将这事告诉我，我便精心布置了一口紫檀木盒去找杨茂德。他倘然明白知趣，便会乖乖捧出钱银来孝敬我。”



(125) “可是杨茂德懵懂，也没细看那木盒，随后与一篮破烂卖给古董铺掌柜。我图谋讹诈落了空，也因而败露了形迹。”和尚说着不禁长叹一声。



丁卯年桂月秋續繪

(126) 狄公见和尚已奄奄待毙，便不再追问，退了出来。他对洪亮苦笑道：“世上金子固然好，却是害人不浅啊！”

